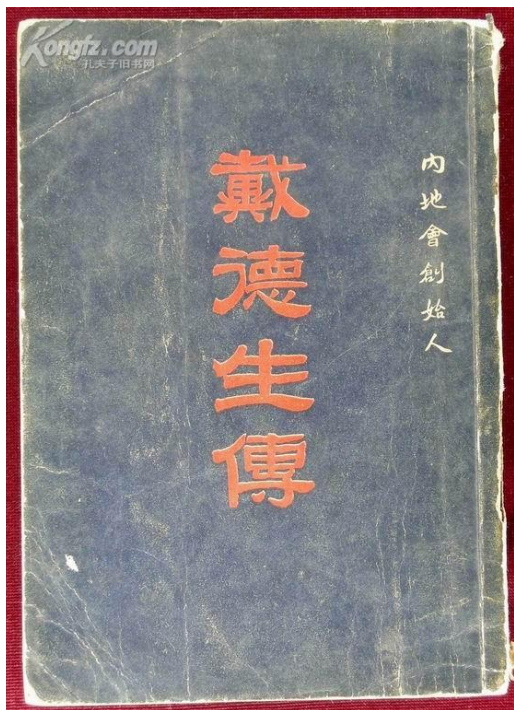
内地会

戴德生传

「有一位永活的主，他借着道向我们说话，他所说的，必定成就，也不会背乎他所应许的」

作者：戴存义夫妇
译者：胡宣明节译
1832 年-1905 年
内地会出版
1950 年



[戴 德 生 传]

[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愿意舍弃一切。我们为神所作的，一点也不会多]

目录

目录 2
华序 5
译者序 7
上卷 9
第一章“至于我和我家”戴先生的曾祖父母 9
第二章 恩及子孙戴先生的祖父母 10
第三章凭信心奉献长子 11
第四章幼年的家庭一至七岁 14
第五章基督作成的工十一至十七岁 19
第六章“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22
第七章新生活的开始十七岁 26
第八章“祂未尝留下一样好外”十七岁半至十九岁 28
第九章“为要得着基督”十九岁 30
第十章“本于信以致于信”十九岁 33
第十一章“如果是你，请叫我履海就你”十九至二十岁 39
第十二章除主以外别无可靠二十岁 41
第十三章“主必预备”二十岁 42
第十四章终见曙光二十至二十一岁 46
第十五章“我总不撇下你”二十一岁 48
第十六章初到上海的经历二十一岁 53
第十七章“祂叫旱地变为水泉”二十一至二十二岁 55
第十八章 烽火下惨淡经营二十二岁 56
第十九章“一条出路”二十二岁 57
第二十章 第一次旅行布道 二十二岁 59
第二十一章 第二第三第四次旅行布道 二十二岁 60
第二十二章第五次旅行布道二十二岁 62
第二十三章第六次旅行布道二十三岁 67
第二十四章第七次旅行布道倒空一切合乎主用二十三岁 68
第二十五章海盐第八次旅行布道二十三岁 70
第二十六章第九次旅行布道：百万人口教区再到崇明二十三岁 72
第二十七章第十次旅行布道南浔旱地河流二十三岁 75

第二十八章“在全能者的荫下”......77
第二十九章坚定不移汕头二十三岁......78
第三十章最后一月的同工二十四岁......80
第三十一章「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二十四岁......82
第三十二章「祂关了无人能开」二十四岁......87
第三十三章「我要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廿四至廿五岁......88
第三十四章敬畏祂的一无所缺二十五岁......90
第三十五章「以便以谢」「耶和华以勒」廿五岁......91
第三十六章「早晨便必欢呼」二十五岁......92
第三十七章完全合一二十五岁......94
第三十八章「我们的,,,,喜乐并所夸的冠冕」廿六岁......96
第三十九章「得人如得鱼」二十六岁......97
第四十章「神为他们行了何等的大事」廿六至廿七岁......98
第四十一章「到丰富之地」二十七岁......99
第四十二章「超过你们所求所想的」二十八岁......101
下卷......104
第一章四年埋头苦干二十八至三十二岁......104
第二章「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三十三岁......105
第三章「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三十三岁......107
第四章不可不有的差会三十三岁......110
第五章「照祂的大能」三十四岁......113
第六章「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三十四岁......115
第七章寻觅安息的地方三十四岁......116
第八章「甚愿你赐福与我」三十四至三十五岁......118
第九章「扩张我的境界」三十五至三十六岁......120
第十章一个敞开的门户一点微小的力量......123
第十一章最黑暗的时候三十六至三十七岁......125
第十二章更换的生命三十七岁......127
第十三章耶稣真能满足我心三十七至三十八岁......131
第十四章「永远不渴」三十八至三十九岁......134
第十五章你（神）存到永远......136
第十六章逢春花木欣欣向荣四十至四十一岁......138
第十七章「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四十一至四十二岁......140
第十八章「软弱变为刚强」四十二至四十三岁......142

第十九章神的信实四十三至四十四岁......144
第二十章华西门户四十四至四十五岁......145
第二十一章为爱耶稣的缘故四十五至四十七岁......147
第二十二章「祂在前头走」四十七至四十八岁......148
第二十三章为福音劳苦的妇女们四十八至四十九岁......150
第二十四章七十个基督精兵四十九岁......152
第二十五章更深处五十岁......153
第二十六章「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五十至五十二岁......155
第二十七章进步的代价五十三至五十四岁......156
第二十八章福乐之日五十四岁......157
第二十九章求神年内再遣百员教士五十四至五十五岁......160
第三十章基督与我之间知者能有几人五十五至五十六岁......161
第三十一章十字架并不轻省五十六至五十七岁......162
第三十二章「如鹰展翅上腾」五十七岁......163
第三十三章「给凡有血气者」五十七至五十八岁......165
第三十四章络绎来华的一千教士五十八至五十九岁......166
第三十五章掘深水道五十九至六十岁......168
第三十六章前进六十一至六十二岁......170
第三十七章「我的杯你们能喝麽？」六十三岁......171
第三十八章再前进六十四至六十七岁......172
第三十九章「父啊！是的,,,,」六十六至六十八岁......174
第四十章风浪中的休息六十八至七十二岁......175
第四十一章「祂的道是完全的」七十二至七十三岁......176
第四十二章「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178

华序

戴德生（Hudson Taylor）先生传，已经译成许多国文字，因此，在全世界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的所在地，他的名字已是家喻户晓了。他事主之热诚，和对神的伟大信心，常常被人引证为光明灿烂的模范。三十年前，我自己读过戴先生传，深受感动，遂奉献自己，在中国为主服役。看到内地会同仁都能遵照戴先生遗风，凡事和神直接作亲密的交通与具体的解决，就欣然加入这个团体。

戴先生终身所费心血，全为中国。他为中国人，把他的爱完全倾倒出来。虽然他是英国人，却不为英国人民或其他国人效劳，而独为中国人民尽最大的努力。但是直到如今，却还没有一本堪称为好的戴德生中文传，真是一件奇事，也是一件憾事。所以我一听到主感动胡宣明博士，将戴先生之令郎令媳所著的戴德生传，译成中文，觉得非常快乐。胡博士已将这工作迅速有效的完成了。现在我恳切祷告，求神藉着这本书，赐福给东亚亿兆人士，正如他在其他各大洲，已经赐福了一样。

这本书，在一九五〇年出版，非常适当，因为正在一百年前，戴先生得到永生的生命。他在一八三二年出世，在一八四九年重生。这年是戴先生属灵经历上最重要的一年。所以我迫切祷告，愿一九五〇年成为中国许多青年男女同样重要之年，并愿他们从阅读这位挚爱中国者的传记，先经历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然后靠圣灵的大能大力，将自己献给神，而为祖国人民造福。愿神藉着本书的读者，赐福与中国及其人民！主後一九四九年六月华福兰序於上海内地会。

原著者序这本书别无特长，只是一本关於神如何对付我们所敬爱的父亲的真实记载，也就是他在爱神和认识神的经过与进步的写真。所用的材料，大部份取自他的书信和他的回忆录。我们对这些文献，细读慎恩，不断祷告，直到他一生的大事活现在我们的心目中。多次，在内外阻力之下，藉着神的大能，得以克服困难，卒告成功。当此之时，我们深切感觉我们“所站之地是圣地”。

我们满心感谢各位忍耐等候看这本书的读者。深知道这书终得出版，

实因他们的赞助与代祷。

但愿他们从这本书得到他们所敬爱者的香气，而藉此香气，和神更加亲近，并在荣神爱人的工作上，能力大增。

我们将此书交托给那位变水为酒的主，并求他的宝血洗净尚未接受他为救主的读者。

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日 戴存义夫妇序於英国马儿芬。

译者序

去年夏天，译者往苏州圣光中学小住，得细读戴德生先生英文传，看见戴先生远涉重洋，十次来华，为中国历尽千辛万苦，屡经危险疾病，备受地痞流氓的欺凌，废清官府之驱逐，欧美侨民之讥笑，而不但毫无灰心怨言，爱中国之心且日益加深，不禁心悦诚服，肃然起敬。

他从中国写给妹妹和妹夫的信有下面几句话：「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长女恩惠八岁夭殇，戴先生至为悲恸，写信给柏迦先生说：「明知中国气候与环境的危险，我仍将我的爱妻，子女，和自己放在祭坛上。这决不是因为愚昧和虚妄的缘故。」

我看到戴先生这样爱中国，大受感动，自觉惭愧，因为我爱中国，远不如这位英国人。

还有一点给我很深的印象，就是戴先生伟大的信心。他深信圣经里面神的应许，句句可以兑现，而且屡经试验，万无一失。所以无论处境怎么危险，经费如何困难，局势何等窘迫，他必藉着祷告祈求，向神直接呼吁，决不开口求人。他认为神是绝对信实，充满智慧与爱心，人若奉主耶稣的名，在神的旨意内求，就必得着。他只求照神的旨意行事，绝不强求神照他的私意，因为知道，自己的知识与爱心有限，神的智慧和仁爱无穷。倘若神不照他所求的时候与方法，将所求的赐给他，必有比他所求的更好更大的恩典给他。他求恩赐，神给他更大的恩赐，这是神的爱。他误求似吉而凶的後果，神不准他所求的，这也出乎神的爱。所以戴先生信神的心，始终不能动摇。庚子年，内地会的教士和信徒多人被拳匪惨杀，戴先生之悲恸，可想而知。他怎麼说呢？「我不能看书，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能信靠他。」

大哉，深哉，戴先生的信心！戴先生的传既能感动我，也必能感动其他的中国人。因此，我有意把它节译出来，以饷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大学生。所以就在去年年底，把这志愿告诉内地会华福兰总主任。他经过祷告并和同仁商量之后，表示同意，让我翻译，但因种种关系，篇幅必须缩小。

于是就从今年一月开始工作。因着内地会许多朋友的代祷，得蒙主的恩助，终于五月十八日译完四十一章交与内地会校正，并请华总主任另外请人编著第四十二章及编後略述戴先生去世之後内地会工作的进展。愿主藉戴先生的传，呼召许多中国青年，深入内地为基督为中国尽忠，并请国内外同道，为此祷告。

一九四九年五月廿一日胡宣明识於上海。

上卷

第一章“至于我和我家”戴先生的曾祖父母

戴德生的曾祖戴雅各，少年时住在英国北部的约克郡。他天性潇洒活泼，最爱歌舞。虽名为基督徒，实则虚有其表，毫无属灵生命。他看热心的循道会教徒，如同怪人一般，不愿和他们来往。

一七七六年二月一日是他和强生氏以利沙伯小姐结婚的佳日。他清早起来，到田里去收取禾捆，忽然想到约书亚廿四章十五节的话：“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他素来不愿想宗教的问题，尤其是在结婚佳日，哪有工夫去想他？但是他已被这句话抓住，欲罢不能。他想了又想，这句话在他的脑中旋转不已。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新娘等得心焦，而他竟把结婚大事完全忘记了。他一个人跪在麦蒿上，面对面的和神交涉。“至于我”三个字发出了新的亮光，涵着新的意义。他深深的觉得他不能不对这位看不见的活神负责。神永久无穷的爱和性同烈火的公义，以前他漠不关心，现在却变成严重无比。当这时候，他和圣灵相争。结果他投降了，他被耶稣的大爱征服，换一句话说，他得救了。他刚从梦中惊醒，日已晌午了。来宾不见新郎，极其惊讶，哪知戴氏正向礼拜堂直奔，两英里好像千里。他跑到的时候，已是一位新造的人了。

结婚仪式很简单，牧师也没有说什么劝勉的话，最后新郎新妇走入圣衣室签名，戴雅各与强生小姐遂成为夫妇。

百余年后发现了一本牛年犊皮封面的签字簿，内有戴雅各所签的名。簿中其他的签字都模糊不清，惟独这一个名字清楚得很，笔迹和他曾孙的字几乎完全一样。

不但字体相同，性情品格也很相似。例如志向的纯一，爱主的热忱，事主的忠贞，以及对于所抱宗旨的坚定不移，都很相似。三代之后，德性依然，诚可称为丰富的遗传。

戴氏生性刚直豪爽，当仁不让，凡有关大原则的，绝不妥协。婚礼既毕，立将早晨的经过告诉新娘，并声明他已献身事主，今天虽是结婚喜日，决不跳舞，也不作其他不正当的娱乐。新娘听见大惊说："难道我今天嫁给一个循会的教友么？"心中怏怏不乐。虽然知道她的丈夫没有错处，却不愿和他同心事主，致受邻人的耻笑。但是不久之后，受丈夫的感动而归主，欣然事奉主，和他同心宣扬福音，颇受当地恶者的逼迫。她的丈夫更是屡次被人欺压，用石头和粪土打伤他，有时将他倒拖在污泥中。被人救出之后，他又毅然出去传道。

有一次当他从会场回家的时候，途中遇到两个人，他们假装亲热，一人和他说话，一人将污泥和碎玻璃擦入他的眼睛，意在使他终身盲目。戴氏痛极，状至可怜。幸亏他的老板白克德路经出事之地，急施拯救，凶手逃去。白氏认出其中一人，力劝戴氏起诉，戴氏不同意，说："不，不，神会对付他们的。"白氏不以为然，自动代为起诉。被告起誓说："我若作此恶事，愿神使我终身瞎眼。"不久之后，他果然瞎了双眼，出门由小狗领路，邻人都看见。另一凶手事后潦倒一生，做事都不顺利。

又有一日，戴氏布道刚完，听众大受感动。有一妇人用锅底力擦戴氏所穿新大衣的背面，戴氏转向那妇人，含笑说："假使你这样做觉得开心，可以再擦前面。"妇人大感羞惭而去。

一七八六年六月三十日，八十三岁老布道家卫斯理到戴雅各所住的巴因斯力传道。会毕在戴氏家中住过一晚。宾主促膝论道，喜乐满心。次晨宾主尽欢而别。。

第二章 恩及子孙戴先生的祖父母

一七八六年至一八二四年

戴雅各在一七八六年去世。长子戴约翰年十七岁，虽然年青，已学成纺织技能，略可供养母亲及弟妹。他工作勤谨，对人忠实，因此，生意渐渐发达起来。那里约克郡有一位监狱官，名叫施惠廉，他是一位言行一致，性情极好的基督徒。据说他是卫斯理布道团同工中资格最老的一个，对于卫斯理公会贡献极多。他的女儿马利亚，仪容秀美，举止大方，内心热忱，

外表镇定，对人忠实，事主虔敬。约翰也有他的优点：才干过人，长于音乐，愉快活泼，笑容可掬；真是一对天生良配。二人一见倾心，两家父母也极赞成，遂即定婚。一七九九年五月，在诸圣堂行结婚礼。

戴约翰得了贤内助之后，生意更加兴旺，事主益发热心。夫妇各领圣经班。约翰的歌声嘹亮，大受学生欢迎。后来学生日益增多，大家决定办一主日学。报名入学的竟有六百人之多。邻近儿童受过圣教，品行迥异往日，邻居大加赞扬。从前反对办主日学的多自动捐款，赞助工作，教会因此兴旺，信徒日益增多。从前戴雅各所盖的礼拜堂太小了，于是兴工改造会堂，终于一八一零年圣诞节后举行献堂典礼。那里老戴雅各之孙尚未满四岁，年龄虽小，却记得十分清楚。多年以后，仍是欢喜提到当日的盛会，说时犹觉历历在目，心向往之。这小雅各便是戴德生的父亲，有兄弟姐妹七人。他本想学医，因为经济不足，改学化学，并当七年学徒。他思想锐敏，不怕辛苦，作事井井有条，习以为常。最爱博览书籍，更爱研读圣经，神学，牧师讲道集及名人传记等书。他曾发明速记法，供自己之用。雅各对于音乐，颇具天才。身材虽不甚高，体力却很健壮，行动也极迅速。平日面有喜色，态度和蔼可亲。

戴家人口渐渐增多，生意也很发达，于是决定另建一住宅。落成之后，迁入新屋。对门有一位赫德生牧师，住在一座宽敞住宅里。赫牧师天性幽默，有美术天才，作事忠勇负责，事神敬虔诚恳，有子女七人。长女阿美丽雅，秀外慧中，声音绝美，待人诚恳，作事彻底，富有同情心，人有苦处，莫不因基督的缘故的缘故体贴入微。因此家人邻居，都敬爱她。不到十六岁，就出门担任家庭教师，帮助弟妹的教育费。其克已待人，可见一斑。少年雅各与阿美丽雅虽是邻居，但因各自出门任事，见面机会很少。偶逢节期，各自回家，方得握手言欢。由普通友谊，进入恋爱，终于订婚。两家父母极端赞成，且用爱心和祷告，使这婚姻分别为圣。

第三章凭信心奉献长子

戴先生的父母及生日订婚的时候，雅各十七岁，阿美丽雅十六岁。二人欢聚数日，各回原处服务去了。雅各得此淑女之后，更加努力工作，又蒙主赐福，营业成绩极好。他的老板看他非常可靠，决定请他担任别处一

分店主任。他在那里服务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真理，就是：“单凭祷告和苦干，凡事信靠基督耶稣，就没有一件事作不成的。”以后的生意果然十分发达，真是“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诗篇第一篇第三节）虽然他在这时候很忙，可是好学的心反而日增。凡对于神的话能够增加他的亮光的书，都很爱读，而最爱读的，莫过于圣经。他欢喜将一切的心得告诉别人。那里临近的村庄，多为传道人所忽略，没有机会听道。戴氏每逢礼拜日，必到这些村落去传福音，对乡人讲神奇妙的大爱。听而觉悟蒙福的，不在少数。教会当局看他大有能力，就举他作巴因斯力教区的布道员（他的祖父就是这区的第一个布道员）。这时他才十九岁。

实习已毕，便回到巴因斯力老家去。他的父亲先拨若干金钱给他作资本，于是他便在本城最繁华的街上租一店面，开始营业。他的姐妹中的一个替他料理家事，使他可以专心营业，并得在礼拜日自由传道。无论营业或传道，他必恳切祷告，结果两样都大大成功。地方人士公认他是一位殷实的商人与有力的布道家。数年的努力奋斗，他将所借的钱还他的父亲，自己既有一座好的住宅，收入也很充裕，就决意请求结婚。是时，赫德生已迁往巴登。终于一八三一年四月五日在圣马利亚礼拜堂举行结婚礼。

这时戴约翰老先生还住在巴因斯力。阿美丽雅随她的丈夫回家来见亲友，备受公婆的喜爱，邻人称赞，和教会弟兄姊妹的欢迎。他们都爱她亲切自然的风度，爱人忘己的精神。虽然她很聪明可爱，却无丝毫炫耀自己的倾向。她那美妙的声音，已足令人倾倒，可是她对于出风头的事，不但不爱，而且很怕。不过她喜欢和人交谊，爱见别人受夸奖，自己不多说话。

别人说话时，她嫣然静听，所以人都欢喜和她往来。在她的新家庭里，她的优点显然可见，因为在自己的家里，她的美德不能掩盖。她的丈夫坐在壁炉前烤火时，谅必想到箴言十八章二十二节：“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她料理家务及领女生圣经班之外，她也帮助丈夫传道。每次预备讲道文稿，夫妻一同祷告，共同研究。最使她满意的，就是看她的丈夫在营业上道德之高尚竟超过她所期望的。

她的丈夫是化学界的特出的人才，而且信誉卓著。与人交财，丝毫不苟。欠人的钱，到期必还，绝不迟延。他常说：“我若迟还所欠的钱，便是骗取人家应得的利息。数目虽小，道理是一样的。”顾客的钱，他一厘也不多取；别人欠他，他尽可通融。他从不因讨债而提起诉讼。

相反的，穷人还他钱，他往往不收。“好了，约翰，”他大声说，“我们把这笔帐送上天堂，就在那里算罢。”他对人都很客气仁慈，对于遭难的穷人及外乡人更是如此。外国人或旅客找他，他都殷殷款待；如有付不起药费的，必对他们说：“再来，再来！下次把药瓶带来，我很乐意再送给你药。”然而他是一位精明的商人，营业很发达。因为他善于理财，作事谨慎，问题虽小，不敢大意。当地人士看见他善于理财，就公推他作建筑会的经理。在那会一连服务二十二年，所有帐目必算至小数的第四乃至第五位，由此可见，他对于公款的慎重了。他把公款看作神圣的托付，必须十分谨慎，忠实经理。但是对于神，他更力求尽最大的精忠，因为他确知神的忠信是没有限量的。他很单纯的接受圣经的话，深信若用经验来证明，天下没有一本书比圣经更实际的。这一点信仰，他的妻子完全和他相同。

有一天他手里拿着一本圣经，对他的妻子说到两段很感动他的圣经章节，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二节及民数记第三章第四十一节，大意如下：“凡头生的，都是我的。”“他们定要属我。”“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正对着腹中的喜，恳切的谈了很久。他们心中没有留下一件好的不给主。不是怎样可以少给，乃是怎样可以多给。这时候主要求收回祂所赐的上好恩物么？如果小孩真正属主，父母和这小孩的关系岂不更加密切么？这一对爱主的父母，得到主的邀请——不是邀请，乃是命令——把他们的至宝奉献给祂，那是他们最欢迎的事啊！况且主神圣的应许，是何等的宝贝：“他是我的。”不是一时，乃是永远是我的。他们跪下来，不说一句话，切切实实的完成他们对神应尽的义务。他们的奉献虽然不用什么仪式，却是切实的，忠诚的执行了。这位母亲后来回忆这件事，曾这样写：“我们跪下来，庄严的作此奉献，并求圣灵丰丰富富的施行感化，叫我们头生子，自那时候真正归给耶和华。”而主也实在答应他们的呼求，并赐给他们充足的信心，可以切实相信他们的奉献已蒙悦纳了。从此以后，他们最宝贝的生命，不再属于他们，乃是属于爱心比他们更大的主。

春天来了，她用柔和妩媚的手抚摩约克郡的小山与幽谷。五月二十一日，这位多蒙代祷的婴孩出世了，命名为雅各（James 纪念曾祖及父）赫德生（Hudson 纪念母亲）。到了中国以后，称戴氏德生，以符中国人的习惯。。

第四章幼年的家庭一至七岁

戴德生幼时感觉灵敏，聪明可爱，但是身体非常软弱，父母为此担忧，因为一面要锻炼他，预备将来对视负起使命，一面又怕他忍受不了。可是虽有种种困难，还是不能放松，因为知道幼时若不加以训练，所受的害将来无法补救。好在这对贤明的父母知道从哪里去得力量蒙恩惠。他们不是正在和神同工，造就这小孩来做主的圣工么？如果他们缺少智慧去应付这重要的工作，神能不照祂的应许厚赐他们能力和智慧么？小孩在慎重教养之下，渐渐长大起来。父母在快乐平安的时候，从来不忘记小孩将来的使命。他们自已的德性，也因教导小孩而进步。希奇得很，戴德生所记得的事，最早的就是他的祖父戴约翰。他记得祖父抱他的时候，笑容满面。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抱他到礼拜堂去作礼拜。如果他特别安静，就必在礼拜完毕的时候被抱到祖父的怀里去受他的夸奖，然后再被抱到家里，坐在祖父的膝上烤火或饮食。因此，他最早的印象就是，守本分必得奖赏。还有一件事他记得很早，就是他最后一次看见祖父的时候，祖父疆卧在床上，他觉得希奇。大人对他说："祖父找耶稣去了。"他没有惧怕，只觉得希奇，祖父冷冰冰的不动，这时候他才二岁半。还有其他不平常的回忆，一个就是坐在父亲膝上学希伯来字母，另一个是第一次写小说，那时他约四岁。后来他的子女问他："写的什么，是不是仙人故事？"他答："不是，是叙述一件严重的事，就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行为非常不好，也不肯悔改归主，而快要死了，得救希望很少。我只写一章，字写得很大，很费力气，篇幅不长。"

到了五岁的时候，已添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三个小孩一天到晚忙得很。礼拜天"晚会"，哥哥讲道，弟弟恭恭敬敬的听。父亲的椅子是讲台，药店后面的房间便是礼拜堂。听见曾祖父戴雅各在大布道家卫斯理的时候所作的事，和看见父亲的榜样，鼓起了德生对于传道的兴趣。四五岁的时候，听人讲到外国人不信耶稣，人民如何黑暗，大受感动，常对人说："我长大成人的时候，一定要到中国去传道。"同时他祷告说："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作你的好兄弟，到非洲、中国去做你的辛苦的工作。"

不久以后，德生的大弟弟惠廉死了，使他伤心得很。小弟弟提阿多也相继离世归主。两个妹妹都长大成人。大妹阿美丽雅，年龄和他相近，成

为他的心腹。他眼见祖父和两个弟弟与世永别，使他自小就体会到不能看见的真理，而促进他深思好学的天性。可是他也喜爱儿童的游戏与大自然，并富有同情心与观察力，巧于窥探大自然的秘密。有时入树林游玩而带回凤尾草，或野花，必煞费苦心，尽力培养。飞禽走兽及昆虫的生活习惯，也必细心研究，不遗余力。凡是有生命能生长的东西，都能迷住他的心。年龄愈大，兴趣也愈高。

在他年纪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次镇上开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赛会。会场上有大马戏，音乐，及旋转的木雕车马，怪兽，供儿童骑乘。德生所最欢喜的就是各种用防腐剂保存的鸟兽，和它们天然巢穴的模型。德生带一辨士（约合美金二分钱），兴高采烈，阔步走入游戏场。按照戴家的规矩，小孩必须做工，方才可以得钱。工作的性质，按照年龄的大小而定。很小的时候，不能做工，就叫他安静坐下，不许乱动。如能遵命静坐，就给他工钱。赚到四个小铜钱，就可以换一个辨士。德生在这时候，只赚得一辨士，就把所有的钱财拿去看热闹。他走入游戏场，找到他所要到的场所，但见场的四周都围起来，不能进去。门口站着一个大汉，态度可疑，神气逼人。德生大着胆，取出那辨士，要求入场。“不行”，大汉很不客气的说，“入场费二辨士。”“我只有一个辨士，”他回答说，“如果你肯让我进去，我就把这一个辨士给你。”

说时有点胆怯。看门的说：“那可不行！”小孩还不灰心，和他力争，终无效力。乃含泪跑回家去，放声大哭，俨如心将破碎。母亲抱着他，柔声说：“我儿，那人只是尽他的责任，并无恶意。每人必须出二辨士，方可进去看那些可爱的鸟兽。你近来很乖，我赏你一辨士，你再去，那个人一定很欢喜让你进去看。”母亲这样补救，使他快乐极了。到了七十岁以后，还是喜欢题到这段故事。

关于他母亲温柔贤慧的教训，他曾题到以下几段事：有一次他的母亲忙于招待客人，忘记给德生东西吃。他忍耐等着。后来肚子饿得利害，就拿一个空盘去讨一点盐。一个客人问他说：“你要盐作什么？”他回答说：“因为预备预备，等一下母亲会给我东西吃。”又有一次，他等了很久，没有得到东西吃，就乘宾主不说话的时候，问说：“妈妈，你想小孩吃苹果馅饼好不好？”他向来不敢巧避家里的规矩，一部分是因为知道那是行不通的，也是因为怕使他的母亲心里难过。可是有一二次，他也想规避取巧。德生最喜欢看书。有一个冬天，他正读一本最有趣味的书，他很想把

它快快读完，可是冬天夜长昼短，又有许多的事不能不做，睡眠且有一定时候，不准迟延。上床的时候，母亲将被把他盖好之后，把灯拿走，无法看书。

左思右想，无计可施，而故事越读越有味，最后他想出一个办法：他知道家里有许多尚未点完的蜡烛头，母亲都放一定的地方，他想这许多蜡烛头拿了几个，母亲也不会知道的。起头他觉得偷蜡烛不对，后来良心所发的柔声，因一再被抵挡，不再控告了，他就决定照计划行。

当这时候，恰巧有一位客人来拜访他的父母，他想机会已来到了，就将蜡烛头装满他最大的衣袋，提早来对客人及父母说："明天会。"这位客人很喜欢小孩，就把他抱在膝上，问他爱听故事否？德生平时最爱听故事，但是今晚却不然，他生恐坐在火炉边，蜡烛融化。因此，力言他睡的时候已到了，应当上床去睡。他的母亲止住他说："时候还早，今晚可以特别优待你，让你多听一点故事。"他更形局促不安，非常焦急。他想蜡烛一定融化了，他知道已在融化了。假使母亲嗅出羊脂味儿怎么办呢？如果融化的蜡滴在地毯上，不是糟了吗？故事刚告一段落，他就力请告退，并强调说："时候已过，应当睡觉了。"父母觉得希奇，客人亦感扫兴，但是故事还是继续讲下去。最后他被释放了，他跑进卧室，母亲也跟上来，看见他哭得凄惨，衣袋中蜡烛都融化了。他将经过的情形据实通盘托出。母亲非常难过，更使他永远不能忘记，而从此得到宝贝的教训，终身不胜感激，自不待言。

他的母亲常常和他在一起，看顾教导他，不断的对他发出光和爱。她的感化力非常之大，子女服从她已成为第二天性。她静默寡言，而接物待人，灵巧婉转。说话行事，态度安娴，而效力弘大。她暗示一句，比他人反覆叮咛更有效力。比如她说："亲爱的孩子们，吃午餐的时候快到了。"小孩立刻知道必须洗手、梳头，快到餐厅去等候父亲。家里的陈设，清洁整齐，一丝不乱，物无大小，都有一定位置。小孩年龄虽小，也必须整洁。作事必须按步就班，有始有终，做好一件，才准开始做第二件。该做的当天就做，不许等到明天。玩耍的时候，更不许烦扰别人。母亲教小孩，完全以身作则。她自己的东西绝对整洁，从来没有见过例外。

小孩的手脸衣服必须时时乾净，衣裳褴褛不整绝不能容。平日在家，必须将指甲修剪，将手脸洗净，将衣服刷好，将皮鞋擦光。这样做目的不是求人的好评，乃是在培养好习惯与自尊心。父母不在的时候，也要认真

读书做事，不可阳奉阴违，当面讨好。下午她做针线，兼课子女读书，生字及难记之名，必须熟习牢记，不许胡混过去。德生日後做事勤慎精细，不辞劳苦，都是幼时从母亲学成的。

德生的父亲戴雅各，虽然威严可畏，有点性急，可是他影响德生的品格非常之大。他确是一位笃信教导的家长。他认为迁就小孩的好恶，叫他开心，绝非正道，必须教练他们怎样尽一生的责任，成一世之事功。他有无上的责任感，也是最有信心的——不是空谈的信心，乃是切实有为的信心。光使儿女快乐、健康，乃至顺服，不能满足他的标准，必使他们时时尽责，作完每日的工作，习惯成自然，变为第二天性，来日做个绝对可靠的国民，才能使他满意。他以身作则，培养子女守时间的习惯。他常说："假使你使五个人等你一分钟，岂不白白牺牲了五分钟，无法挽回吗？倘若每日三餐叫人等候，一年之内，要荒废多少时候呢？又如每日穿衣解衣，若多耽搁时间，该做的事，慢慢下手，就是耗费光阴。"他常对小孩说："穿衣要快，因为每天最少要穿一次衣；如果每次慢几分钟，一生合算起来，必有惊人之数。目前有什么工作，立刻就做，拖延无益，只叫工作更觉烦难。"

还有一个格言叫他的子女遵守的，就是"试看能不能减去一点享受"。就如少吃一点好东西，少穿一件好衣服。这个教训，目的在训练儿女节制和自治的能力。不久之後，父亲解释说："许多的时候，你们不能不对自己说'不'，可是对於你最喜欢的东西说个'不'字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要趁早练习，越早开始练习，越能养成坚定的习惯。"小孩若做不到标准，父亲并不责备他们；如能做到，就奖励他们。母亲在晚上，早预备好一些奖品——几粒杏仁或葡萄乾，一只红柑或几个额外的香吻。

小孩必须努力工作，才可以赚到一个"便士"，所以很知道钱的价值，因此从来不想自己买糖果饼乾来吃。每个小孩有一个瓦瓶收钱，积到十一个"便士"，父亲就加一个"便士"，而兑一个明亮夺目的"先令"给他。这种"交易"是小孩切切盼望的，也很有效的教他们对於用钱的谨慎，事虽微小，似不足道，却能养成良好的习惯，树立坚强的品格。

对於小孩的属灵生命，父亲尤其注意。每日早餐、晚茶之後，必做家庭礼拜，全家大小必须参加。读经之後，父亲用最切实简易的话加以说明，叫小孩也能知能行。他必将全部的话依次讲给小孩听，一点也不漏掉。礼拜日虽然很忙，也必亲自领导子女读经，详加解释。

每日父亲必在一定时候，恳切为子女祷告，并教小孩作祷告。从作婴孩的时候，每天所遇到的事，不论大小，都要带到神的宝座前。他以为生身的父母，因为疼爱子女，就没有一件关系子女的事看为太小不足注意的。天父的爱既比父母的爱更大，就没有一件事不注意的了。小孩若有什么要感谢父母，或请他们帮忙的，决不等到晚上。对於天父也当这样，所以孩子从小就学习不断的祷告。阿美丽雅妹妹，三岁的时候，就很自然很恭敬的祷告说："主啊！求你把我的顽皮性除去，给我一个新的心。"有一个时期，每天父亲必带德生和阿美丽雅到他的房里作祷告。三人跪在床边，父亲双手抱著子女，把他的心事，一一吐露在神的面前。

小孩有了这种经验，是终生所忘不了的。他不能把许多钱财给子女，但他能够，也确已实行，将他的赤诚坚固的信仰种在儿女的心中，并教他们尊重神的话。圣经要从头到尾笃信不疑。

"神不能说谎，"他强调的说："神不会领你走错路，他不会误事，不会失败！"不知不觉小孩也这样信了。

等到小孩较大，能够明白的时候，他说明每日读圣经和祷告的必要，正如身体必须日日饮食运动一样。忽略了这一件事，便是忽略了人生最大的需要。他常常力言这件事的重要，并在家里布置适当的环境，叫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半个小时单独亲近神。结果连小孩也发觉了快乐的秘诀。每日早餐之前及黄昏的时候，都走入自己的房间去读经祷告。他们也实在需要这样做，也渐渐觉得非这样做，无法在一日之内做一个快乐的好小孩。但是他们是从好榜样学会的，不是从话语得著的。

德生身体孱弱，不能上学，但是他从父母所学的，远超过学校所能教的。他的父亲常和爱主的朋友谈到国外布道的事，尤其注意中国的需要。他对於外国可怕的需要，以及教会冷淡的态度甚为焦虑。想到中国有四万万人民，而传福音的寥寥无几，他感叹说："我们为什么不派传道人到中国去？这样多的民众，精明强干博学的民族该成为我们当注意的目标啊！"德生在此时，即立志要来中国传道。後来全家屡读巴彼得的书"中国"，兴趣更为浓厚。德生来华传道之志益坚，父母因他身体软弱，负不起出国传道的重担颇感忧虑，望其自动放弃。

关於家教还有一点，戴雅各十分注意的，就是服从。他说："放任小孩随自己的意思而不服从长辈，不但是对神不忠，而且是对小孩不仁不义，

叫他完全误会了片刻不能脱离关系之天父的品性。家长必须训练子女迅速诚实的服从生身的父母，然後他们才会同样顺服神的旨意。”他并指示小孩，真正顺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运用最大的能力——信心、爱心、忍耐和克己——才行。除非从小学起，将来必长成刚愎自用，恣情任性的野人，哪能服从天父的旨意呢？他深恐小孩过於放纵情欲，因此管理往往过严。小孩有时心中不服，母亲便从旁说：“亲爱的，他是你的父亲，不可出一言。圣经说：‘当孝敬你的父亲。’”

但德生的父母教导子女虽严，全出乎至爱，所以也常常让小孩享受正当的娱乐。礼拜六下午必领他们到野外郊游，或让他们自己到树林里去采野花，捉蝴蝶，观察昆虫飞鸟。但是绝对不准虐待下等动物，有违必罚。父亲常说：“你种了因，必自食其果；若故意使生物受苦，後来自己也必受苦，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就是花草，若无正当理由，也不准小孩剪拔。

一年二次的赛会以及耶稣圣诞，更是快乐的日子。但是最快乐的时日，却不在节期，乃是在礼拜天。这一天，母亲必为小孩的喜乐而用心。最好的玩具、图画、衣帽，都在这一天拿出来，并用她美好的声音和小孩一同唱歌，讲圣经的故事给他们听。下午必有好水果吃。母亲嫣然含笑，态度安逸，也是大家快乐的一个大因素。是的，世上最近天堂的莫过於这个家庭，因为堂上的母亲有神的爱，大量浇灌在他们的心中。

注：“关系我本身与神准许我做的事，我欠我所敬爱的父母一笔说不尽的恩债。他们已进入永久的休息，但是他们行事为人的感化力永远不会消灭！”戴德生。

第五章基督作成的工十一至十七岁

幼年时期已过，戴德生进入属灵的重大关头。表面上他像一个无忧无虑，聪明活泼的青年，内心却在经过一个试探的时期。他离开了爱主的家庭，进入危险的世界，在紧张的生活中开始了独立自由的思想与行动。在没有学会信靠一位比自己更高更有力量的主之前，他感觉到困难重重，满途荆棘。他的困难从十一岁入学的时候开始。在学校里他失去属灵的空气，又没有工夫每日单独与主亲近。他的母亲看出他事主的热忱渐渐冷淡，失

去神的平安与幼时的快乐，信心也没有了。他感觉到神不再与他同在，世界已变为苦海，大异往日了。他的母亲深为忧虑，迫切代祷，但是仍然不能恢复他失去与神同在的感觉。

这种属灵上的风雨飘摇计有六年之久。他想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却是不能。虽然天天努力挣扎，还是无济于事，终归失败，几乎完全绝望。他从实际经验中证明主耶稣的话，“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他觉得郁闷痛苦，不知如何是好。一八四四年的夏天，他跟几位朋友到里德肆去赴夏令会。会中有一位讲员，名胡理达，他讲道的时候，引起下面一段故事。

在塔斯曼尼亚有一个已宣判死刑的囚犯，名叫嘎田纳。他起初不肯认罪，等了许久才认出来。

他说，在犯死罪之前，很清楚的感觉到神的同在与圣灵的呼吁。当他走上瀑布的时候，背后有声音恳切对他说：“嘎田纳，将你的心献给我。”他回头一看，不见一人。声音又来说：“我儿，将你的心献给我。”他想，说话的一定是创造他的主，人的声音，决没有那样伟大的感动力。他该怎么办呢？他想了很久，心中很不平安。他不欢迎这呼召。在这个时候，他不愿意作一个基督徒，因为恐怕要推翻他的计划，失掉他成功的机会。无论如何，必须先赚钱，等到后来比较方便的时候，再考虑作基督徒。他想：“神很慈悲，祂一定肯给我机会。”所以他故意抵挡圣灵，上山去了。

那天晚上，他看见他的同伴坐在火炉边，算他多年所积蓄的钱，一共七英镑。忽然他的心被贪财的恶念抓住，无法摆脱。良心的约束，都被这恶念粉碎了。唯一的念头，就是“我非得到这金钱不可！”但是怎样得着它呢？可怕的暗示跟上来了：“死人不能漏出秘密。”那就是暗杀了！然而他一点也不害怕，更无怜悯的心。几小时以前，他曾被吸引向着神，向着快乐，向着天堂。现在竟不顾一切，专心向着罪恶了。他等了三天三夜，机会终于来到。他的手被信他为好友者的血染红。胡理达讲完了，戴德生大受感动。回巴因斯力老家之后，心很不安。然而他还是喜行自己的意思。在不顺服神的生活中，他常觉得内心有声音说：“将你的心献给我。”但是过了二年的学校生活，还是依然故我，没有改变。

他已十三岁了。因为学校改组，使他不能满意，就在父亲的药店里学生意。一面学生意，一面读书。在那时，他的心清楚归向主。他曾看到一

张福音单张，内有一篇故事，讲到一个低能的人，名叫约瑟，他只能抓住一点简单的真理，天天说了又说："是的，约瑟是个罪魁，但是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既是可信的......祂岂不救约瑟吗？"戴德生读这单张时候，他对于单纯信仰恍然大悟，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诚心归向神。此后他每日忙于功课和药店的工作，也恢复幼时所学祷告读经的习惯。

但是这次属灵的进步虽然是实在的，却是时冷时热，忽得忽失。后来回顾，不敢绝对信为真的得救，因为他尚经不起世界的引诱，而重新陷入不信与爱世界的罪中。在十五岁时，他得到一个机会，进入一家银行。行中人员都爱慕荣华富贵，鄙视宗教信仰。戴德生染着这种风气，随波逐流，又退步了。他自己的信中说："我清楚记得，那时候我很爱钱财，骏马，华屋，一心注意世界的快乐，羡慕和同事出去打猎。后来因眼病，不得不离开这银行，这真是神的慈悲啊！"在另一信里他又说："我当时把物质估计很高，忽略个人的祷告，厌烦教会的义务，从神的恩典中坠落了。但是神无穷的慈悲使我的眼睛害病，叫我不得不丢弃银行职业。"

回家之后，表面虽然不错，内心还是充满不信与反叛。他曾这样写："我常靠自己的努力，试作一个基督徒，但是这自然是要失败的。因此我开始想，恐怕我不能得救，既然如此，就不如饱享世间的福气罢！因为死后就没有什么可希望的了。这时候，我去找不信神的人，欣然接受他们的世俗思想，心中窃喜或可免去我父母及圣经所讲恶人必不能幸免的灭亡。"这种情形，使父母担忧，自己内心的挣扎，更不必说了。母亲看见这种情形，益加可怜他，温柔对他，迫切为他祷告。大妹阿美丽雅立志每日三次为兄代祷，直到他得救为止。

那时候，因为常常失败，疑团满腹，处处失意，使戴德生痛苦极了。但是因有几位认识主的至亲之代祷，戴德生终于否极泰来，出死入生，转祸为福。

后来他写："让我告诉你，神怎样答覆我母亲和爱妹阿美丽雅为我求重生的代祷。有一天，我的母亲出门去，也是我的放假之日。我到父亲书房去，选了一张福音单张，默然阅读，心中想：'即使有得救的事，也决非我所能得到的。'哪知道正在这时候，我母亲在七八十里之外为我所作的事：那天下午，她吃完午餐，走出餐厅，心中为她儿子得救的事十分迫切。她想在作客之日，时间比较充裕，可以乘此机会，为我向神恳求。她走入自己的房间，把门锁起来，立定意志，在神没有答应她的祷告之前，

决不离开她的房间。我亲爱的母亲祷告了好几个钟头，直到她不能再祈求下去，而觉得应当开始感谢赞美。圣灵告诉她，她的儿子已经得救了。同时我所读的那单张，有一句话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就是‘基督作成的工’。‘为什么这样说？’我自问：‘为何不说基督的救赎工作？’立刻我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成了’两个字。我又自问：‘成了什么事？’我立刻答覆：‘成了一个完全救赎工作。’罪债已全部还清了，不但为我一人，乃是为全世界的罪人。既然如此，还有什么该作的呢？圣灵的光照入我的心，豁然开朗，我再无可作的了，只有跪下接受祂的救恩，不住的赞美祂。”

“当我母亲跪在她房里赞美神的时候，我也跪在栈房里赞美祂。数日之后，我将这秘密告诉我的妹妹阿美丽雅，并预先得她保守秘密的应许。二礼拜后，母亲回来了。我首先到门外去迎接她，并告诉她我有好消息报告给她。亲爱的母亲双臂抱着我的颈项，把我紧抱入怀说：‘我儿，我已知道了。我为你的好消息，已经快乐两个礼拜了！’我惊讶的问：‘什么？阿美丽雅不守诺言吗？她说过她不告诉任何人。’母亲说：‘不，我不是从人听来的。’遂将一切的经过对我略说一遍。”

“后来我拾起一个皮夹，和我的一样，以为是我的。打开一看，里面有一本小日记簿，内中有一段话说：‘立志为哥哥天天祷告，直到他得救之止。’一月之后，她的哥哥果然得救了。我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中，并在这样的环境中得救，所以我深深感觉神的应许是十分可靠的，而祷告乃向神支取任何要求的不二法门。”。

第六章“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十七岁一八四九年六月，戴德生切实接受耶稣基督为他完成的救赎工作之后，他满心欢喜快乐，知道神悦纳他，不是因为他好，或是他能做什么，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他做成一切。“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一点觉悟，就是信仰的转机，新生命的起头，也就是神预备他到中国传道的开端。

到了这时候，他才明白，当他年幼，父母所给他的训练有莫大的价值。基础已经立定，进步就非常迅速。圣经成为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只等他进去占领。祷告也是他所习惯的，一点也不费力，只是自自然然的，将他的

心对神吐露出来。虽然还有许多事尚须学习，却没有不良习惯或其他缺憾需要从他的心里清除出去。圣灵在他心里得到一片干净土，可以栽植嘉禾。正是十七青春，前途方长，甘为爱主所用。

戴德生既知道自己确是神的儿子，心中快乐，溢于言表。他的新心充满喜乐平安与满足，“因为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与主同在的甘甜永远不能使他忘记。与神和好之后，一切和人的关系也都好了。家庭的快乐恢复了，他成为一个更好的儿子，更有用的助手，更亲爱的哥哥。

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他心里迫切，要将他的一切奉献给神，以报答神的大恩。如同希伯来人的奴隶，从心里呼叫出来：“我爱我的主人，不愿意自由离去。”他渴慕做主的工，或是为主受苦，并和祂发生更深的关系。每天下午工作较闲，给他祷告的机会。他最爱闭户，独自一人与神交通。而主也在这时候特别亲近他。

多年之后，戴德生写出以下一段的话：“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是何等快乐，将我的心倾倒在神的面前，再三对祂承认我充满感谢的爱，因为祂替我做成一切，在没有希望的时候救了我。我求祂给我一点工作，来表示我的爱心与感谢；给我一点克己的工作，不管怎样微小，如何麻烦，只要能够使祂欢喜就好。我记得很牢，当我不折不扣的将我自己和我的生命，我的朋友，我的一切，奉献在祭坛上的时候，一种深刻庄严的感觉就临到我的灵魂，对我切实保证我的奉献已蒙悦纳了。那时神的同在极其真切。有福哉，这一个经验！我也清楚记得，那时我俯伏在地，倒在神的面前，心中感觉到无穷的畏惧，无限的喜乐。我不知道神接受我做什么工作，但是我深深的觉得我不再属于自己了。这个感觉直至今日不能磨灭。”

切实奉献之后，有一个结果，就是开始注意到别人的幸福。以前他所关心的，首先就是自己属灵的长进，现在却不然了，他不能不做他主人的工了，就是求别人的得救。他不再因为不能多做就一点也不做，更不以不配为理由而袖手旁观。倘若他不能讲道或领圣经班，最少总可以分送福音单张或请人来听福音。以前在礼拜日晚上，欢喜到礼拜堂听讲道，现在必须到穷人所住的街上去分送单张。结果他得到神的赞许，而认为是莫大的奖赏。

但是好事多磨。他有时觉得枯干，内心冲突；有时觉得疲倦，扫兴，

爱安逸，好享受，不爱读经祷告，屈伏在试探之下。他已经奉献了，那是毫无问题的。可是当他和罪相争的时候，他却屡次失败。他比从前更苦了。从前所认为无关紧要的小过，现在变为不可忍受的失败了。虽已完全奉献给神，却是不能实行诺言。他所愿意的善他不能作，他所不愿意的恶他倒去作。他还需要学习向神说："感谢神，赐生命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在这个关头，只有二条路可走。一条就是放弃崇高的目标，渐渐退到一个没有能力没有喜乐的失败的基督徒的地步，另一条路就是继续与主前进，仗着可靠的应许，要求完全的释放，不但从罪里得释放，而且从罪的权势里得释放，信靠主的忠实与大能，来赦免、释放、洗净、使他完全成圣。同时凭神永远的约，支取各种属灵的福气。只有第二条路，可以使戴德生满意。他的得救问题，决不是一种马马虎虎接受一种抽象的信条，乃是一个真切深刻的改变。基督的十字架已割断了他的旧生命。世界所能给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的心有安息，只有圣洁和不断与神交通能够使他满足。因此，偶前属灵的冷淡与松懈便使他非常惶恐。死沉的灵命他觉得苦不可当，他实在受不了倒退的灵命生活。就是倒退的开始，他也看为比死更惨。

他认为得救的人必须对神和人服役。然而没有得胜的生活，就没有法子做成神的工作。

他自己经验过，深知没有内心的自由（脱离罪的自由），决不能帮助人。当他还没有信的时候，他已明白基督徒合理的立场，就是彻底与神同行。他在当时就决定，若不能凭着单纯的信心实现一切的应许，就不如抛弃宗教较为坦白。他不能骑墙，他痛恨模棱两可的态度，并知道如果要做一个对神对人有用的信徒，必须有从清洁的心与无亏的良心所发出的爱，就是完全成圣。

他虽然有志求圣洁与得胜的生活，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常常觉得枯干，软弱，失败，惶恐，几乎失望。什么时候他从这危险的情况中被释放出来，不甚清楚。可是有几件神所安排的事，给他不少的帮助。一件就是看到一篇宗教的论文，标题叫作"圣洁之美"。这篇文章又激励了他追求克服己与罪的渴慕。其次，在他自己礼拜堂的布道大会，因为引人归主，又进一步与主接近。后来他看到以西结第卅六章廿五至廿七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

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段圣经也给他很大的帮助。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日礼拜日，他因伤风不能出去。他心里欢喜，可以有机会自己一人安静与主交通。他清楚觉得神的同在，可是还是觉得内心没有平安。他为新得救而进入安息的人欢喜，而悲伤自己不能完全得着基督的丰富。他想起他出外读书的妹妹阿美丽雅，立刻写信给她，告诉她自己在追求圣洁，并请她代祷。

那天晚上他上床的时候，心里很痛苦。他的心渴慕主，但回想到自己的失败，不配，使他几乎不能自容。他想到雅各书第四章八节的：“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句话，凡有诚实谦卑的心必能实现。但是戴德生却常联想到以赛亚的话：“祸哉，我灭亡了！因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虽然如此，他还是不断的注意到自己的需要，渴慕得着圣洁的生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更看到世界广大的需要，就是时候到了，福音必须传到地极——尤其是中国必须开放，使最远的省份的人民可以听到主的福音，因祂的大爱，欢喜快乐。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历代坐在黑暗之中，自生日以至死时，没有机会认识真神。这时候，神正在顾到戴氏，但更顾到中国。但是这青年还没有预备好听神的呼召：“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在他未能完全和神一致以前，圣灵必须在他心中作更深的工作。他越和神摔跤，求神给他力量胜过罪，他越对于罪和自己的欠缺贫穷有更深刻更强烈的感觉。若不先胜过罪恶，他不能也不敢在灵程上前进。

到底什么阻力叫他得不着所渴慕的得胜生活？为什么他常常倒退，失败？是不是因为他还有不肯放弃的私欲？不肯顺服的苦衷？对于主的启示，他是不是忠实遵行？他恳切祷告，求主指示他究竟什么事拦阻他的得胜，并求主给他力量排除一切的拦阻。他靠自己的努力已觉山穷水尽了，只有神能释放他，帮助他，光照他。这是生死的关头，他不能不象雅各呼叫出来：“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他单独跪下，心里兴起一个大愿望，如果神肯为他作工，打破罪的权势，彻底救他的灵，魂，体，从今时直到永远，他就放弃世上一切的幸福，绝对受主的指挥与差遣。

他情愿到任何地方，做任何工作，为主的缘故，愿受任何的苦难。他心里这样呼喊，不为自己留下一样，只要神拯救他，保守他不再跌倒。后

来他这样写："我永不忘记那时的感觉，言语不能把它形容出来。我觉得我在神的面前，和无所不能的主立约。那时我似乎觉得要取消这约，但是不能，里头有声音对我说：'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条件已被接纳了。'从那个时候，我坚信确知我已被召到中国传道，直至今日，这个信念没有离开过我。"他好象很清楚的听见神的命令："你为我到中国去！"遂感觉活在世上的意义就是为中国。同时，神完全满足他的心愿。此后，他过着一个更属灵的生活。他的母亲如此写："从那时起，他的心志坚定了。无论做事或读书，都以这目的为对象。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的志向总不动摇。。

第七章新生活的开始十七岁

一八五零年的开始，便是戴德生新生活的开始。这时候他仍旧在他父亲的药铺里学生意。

他被神呼召，预备做他在那时还是莫明其妙的工作，这工作需要他用全副精神去做，可能把他的生命牺牲了。至于如何开始工作，他没有一点意见。就是怎样开始预备，也不容易找到头绪。但是神的呼召已来到了，不容再向后看。到底做什么事呢？千事万事，只是一件事——到中国，并在中国行神的旨意。但是细想一下，问题太多了，太难了。一个童子，在英国小城市作药房的助手，他能替中国做什么？中国——数千年闭关自守，鄙视外国人；土地最大，人口至多，古老神秘，引人入胜而拒人于千里之外。她那可怕的需要令人望洋兴叹！她那排外的心理使人无法接近。这位童子有什么希望到中国去推进神的国？但是主已说了，"你为我到中国去。"那是具体的确定的。所以他只好立刻开始求主引导，并对一切关于中国的事尽量研究。

自然，在巴因斯力找不到一个熟悉远东情形的人。连讲论远东的书籍，都不晓得哪里去找。他想，可能本地主日学的创办人惠华德先生能够给他一点帮助，因为他近来同英国圣书公会有一点关系。所以就去找惠先生，并借到一本国语的路加福音书。那真是一个宝贝！惠先生并告诉他说，本地有一位牧师，收藏一本中国教士麦博士所写的权威著作，名叫"中国"。

他立刻就找那位牧师借书，以下是他所写关于这事的记载："我听说

本城一位牧师有一本麦博士所著的中国。我马上去找他，试借这一本书。他欣然答应，并问我为什么要读这本书？我说：‘神呼召我到中国去传道。’他说：‘你打算怎样去？’我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似乎将来只好照十二个使徒和七十个门徒的作法，腰袋里不带金钱，行路不带口袋，只靠差我的主供给我一切的需要。’牧师很仁爱的将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啊！德生，等到你年龄较大的时候，你就会更有智慧。那种办法，耶稣在世的时候可以行得通，现在不行了。’我的年龄现在大得多了，但是我并不比那时更有智慧。我越久越信，我们若照主给祂门徒的指示和保证去做，在今日与主在世的时候是一样行得通。”

“麦博士的书强调说到教会开设医院的重要。因此我就决定研究医药，来作我预备工作的一种。”

“我的父母对于我到中国传道的决心不反对，也不鼓励。他们劝我煅炼我的身体，脑力，和灵性；叫我虚心祷告，等候主，随祂的引导。祂若启示，说我错了，就顺服祂住在本国。

若为我安排到中国传道的机会，就遵命去。他们的劝告给我很大的帮助。从那天以后，我开始多在户外操练身体，增进我的健康，为预备将来度艰苦的生活。我将鸭绒垫子及其他舒服生活的用具尽是减除，并用余下的工夫分送福音单张，领主日学，慰问病人。”

还有一种预备工作，就是学中国字。外国人想到学中文，几乎都被吓倒。著名的中文专家米儿荫博士说：“要学成中文，必须有铁的身，铜的肺，硬木的头，铜丝弹簧的手，老鹰的眼，使徒的心，天使的记忆，玛土撒拉的长寿（九百六十九岁）。”可是戴德生没有中文先生或英华字典，毅然开始学习中文。他用的方法大概如下：先从英文路加福音书找一短句，注意一个常用的字，例如“你”，“我”，“他”，“神”，“耶稣”等等，然后再找十几句，里面也有这些字的。后来又从中国本同一章节里，找出那些相同而似乎与所选的英文字意思相同的字。这个中国字，他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再从全本路加福音检阅一遍，找出和纸上所写相同的字。如果英文本里每次也找出同样的字，就把这中国字写入自造的字典，同时用铅笔注明意思。如果以后觉得意思确定，便用墨水笔再写在铅笔的字迹上。起头进步很慢，经验渐多，速度也渐高了。在他写信给他大妹的时候，他的“字典”共有四百五十三个中国字，意思已确定的。还有二百左右的字意思尚未确定。我们看他这样学中文，就知道他的勇气了。

不久以后，戴德生从杂志里看见伦敦有一个国际性的布道会，名叫中国协会。这会的目的在用中国人，叫他们和外国人的差会合作，到中国内地去布道，特别是和葛慈拉博士（C.Gutzlaff）合作。戴德生写信给中国协会的秘书皮尔士，并帮助他收捐。后来发觉葛博士被不正确报告所蒙蔽，所作关于布道工作的报告全是假的。教会人士听见这事，大为失望。

戴德生不但不失望，反而意志更加坚决，预备工作也更加积极。他写信安慰中国协会的秘书皮尔士，内有一段话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在进行这伟大的工作，我们惟恐不够火热。传道人必须具有使徒的热忱，忍耐，与不折不挠的精神，甘愿舍己为人才行。愿主兴起合用的器皿，使我配做这种工作。"。

第八章"祂未尝留下一样好外"十七岁半至十九岁

戴德生虽然不因为葛慈拉所领导之中国协会的失败而灰心，到底不免受点刺激，心中难过。撒但趁此机会，推波助澜，试探他，要使他灰心，同时他又遇到另一个试探。他的大妹阿美丽雅在耶稣圣诞节从学校回家，带回一位音乐女教员斐小姐。她的声音容貌都很美丽。

戴德生一见倾心，女士也微露爱情。戴德生稍萌求婚的意思，但因为已经献身到中国传道，不免想到种种困难，心中挣扎。他的情绪可以从他一八五零年九月给大妹的信看出："亲爱的阿美丽雅：请你在每次祷告中纪念我。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需要儆醒祷告。赞美神，我知道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一切的罪。但是我觉得很软弱，实在一无所有。若不是因为祂的帮助，我片刻也站不住。可是我仰望那刚强的给我力量，信靠人的必将失望，信靠主的真有福了。这一种福气，我已屡次尝过了。我觉得我可以将一切挂虑交给祂。我真能为已往的一切事赞美祂，将一切未来的事交托祂。'祂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我渴慕到中国传道的心比从前更迫切。这一个国家常常在我心里。试想一想，三万万六千万人民，没有真神，没有希望......可怜被人忽视的中国，几乎没有一人对她关心，而让这广大的国家，占人类四分之一的民族不认识神，住在黑暗里。

我众已蒙天赐恩，享受圣智光明，岂可见人在暗里，不递生命之灯？“亲爱的阿美丽雅：务请替我祷告，求主使我更有基督的心，在一切事上受圣灵的引导，并叫我作一个很有用的器皿。务必为神的国祷告，并确信神必给你一个答覆。请继续为中国祷告。”

这时候戴德生很忙，每天很早就起来读拉丁文，希腊文，神道学及医学。礼拜日专心作属灵工作。

关于戴德生和那位音乐教员的事，他也写信给他的妹妹：“亲爱的阿美丽雅：你最后一封信说，或者我应该写信问中国协会，如果我结了婚的话，能否把我的家眷同时送到中国，请你原谅我不能同意这一点。我以为假使我这样作，结果适得其反，因为他们自然会想到我要结婚，而负不起经济上的责任，却巧想利用中国协会来解决我的困难。所以现在断断不可写信给他们。”

“你知道我目前一点不晓得怎样到中国去，但是有一点我知道的，就是无论结婚不结婚，我必定去。我知道神已呼召我去，祂必供给我的需要。若以为斐小姐愿意到外国去饿死，未免太不合理了。即使她肯，我也决不愿意她这样作，因为我太爱她了。你知道我是一无所有的，也没有可希望的金钱，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不能考虑婚事。我不能否认这种景况使我忧愁得很，但是我的天父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祂不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我必须凭信心生活，必须抓紧信心——单纯的信心，这样祂必将一切关于我的事情做到恰好。请你不要想我是冷淡，漠不关心。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知道我爱她，没有她作伴而单独出国，会使我太孤单了。但是我不能把她带入穷困。务必为我祷告，这种情形几乎可以使我发狂。但愿神施恩，使我能够完完全全信靠祂。”

戴德生和中国协会的秘书皮尔士已通了几次信。该会有意考虑送他到中国传道，来函问起几点，叫他答覆。以下便是戴回信的节略：“皮尔士先生：现在将你所问的几点分别答覆如左：（一）我知道我确已重生，因为我从前所爱好的世俗快乐，现在毫无兴趣了。从前不喜欢读经祷告，现在已成为最大的乐趣。‘我知道我已出死入生了，因为我爱弟兄。’‘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子。’毫不疑惑，我若被召离世，地上的帐棚若被拆毁，必得神所造天上永存的房屋。我觉得我在世界上是一个旅客，天堂才是我的家。知道在我自己，没有一样使我配入天堂；我乃是一个贫穷可怜，无依无靠，该下地狱的罪人。但一切的丰盛在祂里面居住。感谢主，

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

（二）我今年十九岁，未婚。

（三）关于我的健康，我未曾害过大病，但是不能算强壮。可是我现在的健康程度超过以前任何时期。我以前常因省出时间来读书，忽略了运动，以后当更注意我的健康。

（四）关于职业，自从一八四五年，除了九个月在银行里学生意以外，都是作我父亲的助手。他是一位化学及药学专家。

（五）至于教育程度，我在家读书到十一岁，然后入学读到十三岁，那时教师辞职，没有好的人代课；到圣诞节我离校回家，入我父亲的药房，除了固定的功课以外，我自修拉丁文，几何及代数，颇感兴趣。我有机会到一个相当好的图书馆看书，借书，也学了一点希腊文，解剖学，及生理学。

（六）关于我对于教会的观念，我起初加入循道会，因为我的父亲及朋友都属于这个教会。后来因为对于道理上及圣经的解释上和该会不能一致，我就从那会退出。”

在他十九岁的生日，由他姨母的介绍，他到赫尔市开始作名医哈迪博士的助手。。

第九章“为要得着基督”十九岁

戴德生到赫尔市哈迪医师的诊所服务，表面上一切似乎很好，内心却不平安及颇有忧虑。

一来是因为他已献身到中国传道，却感觉到前途的渺茫，离实现的时候似乎比以前更遥远。

二来是因为他的目的在多得医病的经验与学理，预备到中国用医病的方法开传道之门。可是到了赫尔之后，天天忙于杂事，没有多少时候学习医道，这也是使他难过的缘故之一。更大的原因就是恋爱的事，因为赫尔离斐小姐教音乐的学校很近，二人来往较多，情感也浓厚起来，可是斐小

姐对于戴德生到中国传道不表同情。她有时问：“你非到中国去传道不可吗？”

言外之意，似乎是说：“假使你能够住在英国服事主，岂不是好得多吗？”戴德生一面爱主，一面也热爱这位可喜的小姐，因此不能专诚事奉主，内心争战，与神失去完全的和谐。他恳切求神感化她，使他们二人同心做主的工，因为他必须往中国传福音，那是没有法子取消的。

即使因此失掉她的爱，也只好牺牲。可是这牺牲似乎太大，怎能忍受得了？正在他最难过的时候，慈悲的神体恤人的软弱，给他两种机会得到安慰与帮助。一个就是和热心爱主的弟兄们有属灵的交通，并共同为穷苦堕落的人服务。还有一个好机会，就是和他的妹妹阿美丽雅一同往伦敦去赴第一次的世界展览会。在伦敦，除了和妹妹饱看展览会之外，并到大英银行去见中国布道会（以前称为中国协会）的秘书皮尔士。皮秘书带他和他的妹妹去多田咸和贵格会的兄弟姊妹聚会，使他不但觉得十分快乐，并在那里结交许多朋友，日后对于内地会的工作大有贡献。

此外还有一个人，就是一位德国教士名叫罗布施。他才从中国回来，可以告诉戴德生关于中国传道的事。他曾藉着医学和知识到中国的内地，就是香港以北，广东南部一带地方去传道。可是戴德生没有从他得到鼓励。见戴氏的时候，罗氏大声说：“你要到中国去传道？那决不能行。他们叫我‘红毛鬼’，若看见你，一定会大惊而逃。你绝不能使他们听你说话。”

戴德生很镇定的答覆说：“可是叫我到中国去传道的，乃是神，祂全知道我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

一个礼拜过得很快，戴德生又回到赫尔，住在姨母的家里，起居饮食和一切设备都很舒服。但是主要锻炼他，预备将来在中国过苦的生活，所以安排一切，使他迁居。至于他决定迁居的理由，可看他自己所写：“没有离开巴因斯力之前，我就考虑到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做主的圣工之用。考虑的结果，认为无论什么收入必须捐上十分之一。到了赫尔之后，起头免费住在哈医师的家里，从所得的薪水捐上十分之一，并无困难。后来因为哈医师需要房间招待亲戚，我就搬到我姨母的家去住，而另由哈医师支付膳宿费。我自问：‘所收的膳宿费是否也应该抽出十分之一献给主？’结论是：既为一种收入，自然是要抽的，就是按照政府所规定的所得税条例也是必须上税的。这样一来，所剩的钱就不够用了。经过多次祷告和考

虑，我就决定离开我姨母舒服的家，在近郊租一个小房间，自己料理伙食。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从我的收入捐出十分之一了。虽然起初觉得迁居后的生活苦，却也得到很多的益处，就如多得一点时间静读神的话，慰问穷人，并得在主日晚上出去传福音。工作的时候遇到很多困苦的人，不能不周济他们，我就更加俭省。因而发现我所能捐助的，远超出起头所打算要做的。”

他所租的房间很小，不到一丈二尺见方。房间在楼下，直通厨房。又近一条河沟，环境污秽，邻居都是贫民，四周偏僻荒凉，夜间路灯稀少，仅能见路。戴德生故意迁入这种环境，以便学习吃苦，节省开支，周济穷人，他的用意之深，非一般人所能知道的。

至于他的饮食，更是十分俭约。他说：“我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学习辛苦的生活，另一个是节省金钱来周济穷人。我很快的就发觉，必需的费用少于从前所认为最低的生活费。牛油、牛奶、我都不用了。主要的食品就是大麦片和米饭，偶尔吃些别的东西，换换口味。这样一来，很少的钱就能供给我的需要，每月可以节省收入的三分之二周济穷人。我的经验是：供养自己越少，帮助别人越多，心中的喜乐和属灵的福气也愈丰满。”

可是好事多磨。俗语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撒但不甘心让戴德生在属灵的江河上一帆风顺，就趁这位十九岁的青年在寂寞的环境里，渴慕同情与爱心的时候，下了毒辣的魔手，叫戴氏的爱人下最后的警告。就是说，她不愿意陪戴氏到中国传道；她的父亲连听都不要听。如果他一定要到中国去，就得放下她；要和她订婚，就得牺牲中国，二者不可兼得。

戴德生听到这话，痛苦极了。放下她吗？难于登天。违反神的命令，破坏自己的约言，漠视中国的需要吗？那是万万办不到的。因此，他真是进退两难。他的信心几乎动摇。十二月十四日主日早晨，他枯坐在他寒冷凄凉的小房里纳闷。他不爱祷告，心里充满痛苦与苛刻的思想。撒但趁此机会，给他奸诈的暗示：“这样的牺牲真值得吗？你为什么一定要到中国去？何必为一点抽象的责任，终身劳碌受苦？算了罢，还是趁你可以得着她的时候，决定放弃到中国传道的理想罢！就在英国谋生，并事奉主，正如大家所作的一样，你还可以得着她。”可是主的爱对戴德生申辩、呼吁、力争。那时真是他最危险动摇的时候。到底圣灵举起战旗，驱逐那恶者，戴德生仗着主的大能得胜了。他写信给他的大妹说：“有好几天，我的心难过得可怜，似乎不能祷告，也不要祷告。我将自己的痛苦藏在心里，而不放在主的身上，直到不能忍受下去。礼拜日我觉得不高兴到礼拜堂去做

礼拜。撒但的试探，如同怒潮，涌入我的心，使我不能不喊叫出来：‘主啊！求你救我，我灭亡了！’撒但对我说：‘你所选择的道路一定是错的，否则不会受这么大的试探。’我觉得灰心，几乎要放弃一切。但是感谢主，祂使我觉悟到责任的道路才是稳当的道路。我终于赴会去了，心中还是痛苦。可是回来的时候不然了，有一首诗刺透我的心，感谢主，我祷告了，我忍不住眼泪，我的重担减轻了。下午我独自坐在外科手术室，默想神的爱，神的良善，我的回心转意，以及祂赐福给我次数之多，我所受的试探比别人所受的是何等渺小。祂彻底使我软化，谦卑。祂的爱融化了我冰冷的心，我以至诚求祂赦免我忘恩负义的行为。”

“是的，主使我自觉下贱，惭愧，看见自己是何等的软弱，败坏！祂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祂虽没有把试探时候痛苦的感觉消除，却叫我欢唱：‘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我确实为祂的恩典而喜乐，并要继续不断的喜乐。只要祂给我一口气，我必赞美祂。

现在我在主的爱里欢喜快乐，我能为过去的一切感谢祂，为未来的一切，毫无惧怕的信靠祂。”

戴德生牺牲了他的爱人，得着了基督。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祂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保罗老年所说的话。戴德生在十九岁时就学会了这个教训。。

第十章“本于信以致于信”十九岁

戴德生的母亲看见她的儿子身体不康健，又想起将来到中国过艰苦的生活，怕他受不了，因此在她的书信中露出忧虑的情绪。她的儿子回信说：“亲爱的母亲，不要让任何事使你失去镇定的心。传福音是最尊贵的工作。假如天使可以负此使命，我相信他们也将以为光荣。当然，我们对于天伦，不能没有情感，但是我们岂不应当以克己事主为快乐么？假使我背约，逃避责任，或是主对我收回他管教的恩典，岂不是要使你更难过吗？主保守我不失足，不坠落，这就是他的恩典啊！至于我的身体，从来没有像现在的健康。衣食我都很谨慎，请你放心。„„“

“亲爱的母亲，请你继续替我祷告。虽然在一切关于暂时的事上我都很舒服，非常快乐，也很感谢主，但是我觉得我需要你的代祷。母亲啊！我有说不出的渴慕，要作一个传道人，把福音传给贫穷可怜的罪人，为那替我死的主鞠躬尽瘁。我觉得似乎我能够为这一件事放弃我所有的一切，不管他怎样宝贵。”

“母亲，试想一想，每年一千二百万中国人去世，没有神，没有希望！教会与信主的人是如何的缺少诚恳迫切的心啊！我们这样爱世界，懒惰，麻木不仁，忘恩负义，不服从主所给的命令——‘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得不到神的爱和基督的平安，岂不是应有的结果吗？”” “

“谁注意中国呢？每礼拜让二十五万中国人与世永别，而他们对于神，基督和救恩毫无所闻，我们岂不该用慈悲的眼看这浩大的群众吗？神对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象他，有声音喊着说：‘请来帮助我们！没有人关心我们的灵魂吗？’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吗？我们已蒙光照的人，从天得到神的智慧，岂可不将生命之灯光照黑夜中的人吗？”

“我必须结束这封信。主耶稣为你受死，你不肯为他牺牲一切吗？母亲，我知道你肯。愿神和你同在，安慰你。”

“如果我有了够用的积蓄，可否动身到中国去？我觉得似乎若不替中国做一点事，就不能够活下去。”

戴德生对中国固然有顶大的热心，可是他并不是不知道前面的困难。他曾这样写：“到了中国之后，举目无亲，无人帮助，对于保护供给及其他一切的援助，除了神以外，别无可靠，这真是一桩严重的事。我觉得若要举行这工作，非将属灵的肌肉加强不可。无疑的，信心若不失败，神决不误事，但是倘若信心不够，怎么办呢？那时候，我还没有学到一个真理，就是：‘我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因为我明白这一个真理，所以就发生一个严重的问题：我是否有充分的信心，叫我可以放胆开始执行放在我面前的使命？”

“我常想我到中国之后，不能对人要什么，只能向神要。所以在未离开英国以前，先学习只用祷告，求神感动人来帮助我，这是何等的重要啊！”

戴德生知道信心可以移山，克服各种困难，作成不可能的事，但是他

究竟有没有这种信心？他也知道信心是一种恩赐，可以发扬光大，但是要它发育长大，必须操练。可是要操练，就不能不经过试炼，所以应该欢迎横逆、困难、劳苦、穷乏。

戴德生在没有离开英国以前，就立志学习只用祷告求神感动人，给他必需的合作。不久之后，就遇到一个场合，让他可以实习这功课。以下是他自己所写的大概情形：“我的老板哈医师非常之忙，恐怕忘记按时付我薪水，就吩咐我到时候提醒他。我决定不要直接告诉他，而藉着祷告，求神使他记得，希望可以因祷告蒙神的垂听而得到鼓励。”

“有一次，在发薪水之日已近的时候，我照常对于这一件事多多祷告。时候到了，但是哈医师没有题到我的薪水。我继续祷告。一天一天过去，他还不记得。到了礼拜六，算了自己的帐之后，我身边只剩‘半克劳因’（值二‘先令’六‘辨士’），我仍继续祷告。”

“礼拜日又来了，那天我特别快乐。早晨到礼拜堂去作礼拜，下午和晚上到穷人家里传福音。在这时候，我觉得似乎在地上过天堂的生活，快乐极了。”

“那天晚上十点，会毕之后，一个穷人请我到他家里去替他的妻子祷告，说她要死了。

我立刻答应他，并在走路的时候问他为什么不请一位神父替他的妻子祷告？他说他已经请过了，但是神父非先收到十八个‘辨士’不肯去，而他又出不起这钱，因为家里正在挨饿。我听了这，心里想：可惜我所有钱财，不过‘半克劳因’，且是一块硬币，不可分开；明天早上，虽有麦糊可吃，中饭却没有什么可吃的了。这时不知怎样，心中的快乐忽然停止了。但是我不自责，反而责备那个可怜的穷人，说他不应该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为什么不早一点去找救济穷人的当局。他说他已经去了，可是当局叫他明天十一点钟再去，但是他恐怕妻子今晚就要死了。”

“啊！我心里想：倘若我身边有二‘先令’六‘辨士’，而不是一块硬币，我将何等乐意给这可怜人一个‘先令’，但是把我的‘半克劳因’都给他，那是不可思议的事。那时我还梦想不到，事实无非是我能信靠神与一个‘先令’六个‘辨士’，却不能信神和一个空的钱袋。”

“这人领我进入一个院子，我跟他走的时候，心里有点害怕，因为以

前曾在此地受过居民的侮辱：福音单张被撕碎，并受了警告，不准我再来，因此颇感不安。但是责任所在，不能不跟他走。他领我走上一层破烂的楼梯，进入一间坏得可怜的房子，一见伤心，惨不忍睹。

有四五个小孩站着，他们凹入的双颊，证明长期饥饿的结果。倒在一张破烂不堪的小床上的是一位力竭声嘶，疲惫已极的母亲。在她的身边有一个出世才三十六个钟头的婴孩，奄奄一息，哭都哭不出声来。”

“啊！我又想：若是我有两个‘先令’一个‘六辨士’，我将何等乐意给他一个‘先令’一个‘六辨士’。一种可憎恶的不信，还不让我顺服内心的感动，叫我拿出我所有的救济他们的痛苦。”

“那时候，我不能说出什么话来安慰这些可怜的人，那是一点也不希奇的。我自己还需要别人来安慰我哩！我开始告诉他们不要灰心，虽然他们的境遇非常之苦，但是在天上有一位慈爱的父亲。这时我心中有声音喊叫：‘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哪！你告诉这些不信的人天上有一位慈悲的父，而自己却不肯将一块‘半克劳因’交托给他！’”

“我的喉咙几乎被塞住。我想：假使我有一个‘二先令硬币’和一个‘六辨士’，我必定乐意给他们一个‘二先令硬币’，而留下其余的钱自用。可是我还是不愿意单单依靠神，而放弃这‘六辨士’。”

“在这种情形之下，说话是不可能的。但是希奇得很，我还以为祷告总不会有什么困难。

正在那个时期，祷告于我是很快乐的事。祷告时，绝不感觉疲劳，话语更是如同悬河泻水，滔滔不绝。我以为只要跪下来一祷告，他们和我本身就都得到安慰了。”

“‘你请我来和你的太太一同祷告，’我对那个人说，‘现在我们就祷告。’说完，我跪下来。”

“但是我刚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的良心立刻对我说：‘你敢愚弄神吗？你敢跪下叫祂父亲，而将那块‘半克劳因’藏在腰包里？’”

“这时候，我内心起了一种空前绝后的争战。我不知道那晚上怎样说完祷告，也不知道所说的话是否语无论次。但是有一点我知道的，我站起来的时候心里非常难过。”

“这位可怜的父亲对我说：‘先生，你已看见我们所处的境遇，是如何的凄惨可怕！如果你能够的话，请为神的缘故帮助我们。’”

“在这时候有一句话闪入我的心：‘有求你的，就给他。’主的命令带着能力。”

“我把手伸入口袋，将‘半克劳历’慢慢的抽出来给他，同时说：‘你或者以为把这钱给你，似乎是一桩小事情，因为我的境遇比你的好，但是我告诉你，我所有的钱只是这一点，全部都给你了。我刚才对你说的话是真的，神的确是我们的父，我们可以信靠祂。”喜乐如同怒潮回到我的心。我能随意对这穷人说任何的话而不感到一点虚假，属灵福气的阻碍也消除了，我相信永远消除了。”

“不但那可怜妇人的生命得了救，我深深觉得，我自己的生命也在那天晚上得救了。如果神的恩典没有在那天晚上得胜，而我没有顺服圣灵对我力争的真理，恐怕我的灵命从那时候，就要触礁沉下去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晚上我回到寓所的时候，我的心和我的钱袋一样的轻。黑暗荒凉的街道，回响了我禁不住赞美的歌声。当我拿起麦糊来吃，我真不愿意拿它来换一个亲王的筵席。当我跪在床边祷告的时候，我提醒主注意祂自己的话：‘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偿还。’我求祂不要欠我太久，否则明天就没有中饭吃了。内外都平安，我安睡了一个快乐的良宵。”

“第二天早晨，我还有一碗粥。没有吃完之前，就听见邮差敲门的声音。我在礼拜一难得收到信，所以一看见二房东拿一封信来，觉得有一点希奇。我一再看信封，却看不出是谁写的。那一定是一个陌生人写的，要不然，就是故意假装字体。打开信封一看，没有一个字，只有一张白纸，包着一双羔羊皮的手套。当我很惊讶的打开来看的时候，一块‘半镑’英金（值四个‘半克劳因’）掉在地上。”

“感谢主！我喊出来。十二小时的投资，得到百分之三百的利息！好个利息！假使赫尔的商人，能够从借贷得到这种利息，不知要快乐到什么程度？我马上立志，把我所节省或赚来的钱，存入这无法破坏的银行。对于这个志愿，直到如今我仍不后悔。”

“多少次我回想到这件事，以及祂在困难中所给我的帮助，我们若在

小事上对神尽忠，必能得到经验和力量，来帮助我们度过一生最严重的难关。”

可是这一段事还没有了，主要的困难尚未解除。戴德生虽然不断的祷告，哈医师却还不记得给他薪水。下文是戴德生对于这段事的叙述：“这次神施非常的恩典，救我脱离穷困，使我得到很大的喜乐，并坚固了我的信心。可是一个‘半镑’无论如何俭用，不能维持很久，仍须继续祷告，求主使哈医师记得付我薪水。我的祷告似乎未蒙垂听。不到两个礼拜，我的处境又和那个日的晚上一样了。这时候，我继续为这事恳切祷告。”

“自然，我所焦虑的不是钱的问题。那只要我肯开口，立刻可以拿到。我所关切的问题是：我能不能到中国去？究竟会不会因为我信心不够，且在祷告中无能力对付神，而使我不能做我所看为宝贝的事，就是到中国传道？”

“一周又将过去了。我觉得非常狼狈，因为不但我一个人的伙食费问题，礼拜六夜我应当付我的二房东房租，她又正等这钱用。我应否为她的方便向哈医师提到我的薪水？然而我若这样做，便是自己承认没有资格到中国去传道。礼拜四和礼拜五两天，除了做必须做的事以外，都在祷告中和神力争苦斗。但是直到礼拜六还是一切仍旧。这时候，我便向神恳切呼求祂的引导，问祂是否要我继续等候祂？照我所能判断的，神要我等候，并保证祂必有些方法解决我的问题。所以我就决定等候下去，心中觉得很平安，重担也没有了。”

“礼拜六，约在下午五点钟，哈医师开完了方子，伸腰仰面，坐在大椅子里，谈论神的事。他真是一位好的基督徒。我忙着看一锅沸腾的药汤。他忽然说：‘德生，你的薪水不是又到了期了吗？’这时候，我的情绪，可想而知，在未能答覆之前，我不得不咽两三下。我的眼睛注视煮药的锅，背着哈医师。我尽所能的镇定，答覆说：‘已经过了一些时候了。’此刻我满心感谢，想神一定听了我的祷告，使他在我最需要的时候，记得我的薪水，并无须我说一句话去提醒他。哈医师答覆我说：‘哦，可惜你不提醒我；你知道我是多忙啊！我若早一点想到就好了，因为今天下午，我才把所有的钱存入银行，不然，我就付给你了。’”

“这个意外的波折所给我的反感，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我不知道怎么办。幸而在这时候，药正沸腾，给我机会拿药锅跑出房去，心里欢喜哈

医师没有看见我的脸，同时预备等在外头，等哈医师回家才进来。”

“那晚上我照常读圣经，并预备礼拜日在工人住宅讲道的稿。约十点钟，正要熄灯，忽然听见哈医师的脚步声，他对着自己大笑，似乎想到很好玩的事。他进入外科室，叫我把帐目的清单拿来，并告诉我说：‘今晚有一位顶有钱的病人刚来付款，奇怪得很。’他把这一笔款写入总帐。哈医师刚要出去，忽然转过来，将刚才所收的钞票交给我，说：‘德生，你就把这些钞票拿去罢！下礼拜再把所欠你的还清。’”

“我又回到我的小房间，满心快乐赞美主，知道到底我还是可以到中国去！”。

第十一章“如果是你，请叫我履海就你”十九至二十岁

戴德生心里迫切，要到中国传道。他写信给他的妹妹阿美丽雅说：“我觉得主正在对我说：‘如果我为你开了门，或是命令你就去，在未能看清前途的时候，你肯不肯去？’我现在还不敢说主是不是要我辞职，就到中国去而全凭信心，毫无疑虑。我正在忍耐等候祂的引导......假使我再等二年，积蓄了六十金镑来买船票，那倒不如当一个船员或水手，立刻往中国来得快。到了中国之后，六个月或八个月之内，我就可以学会一点中国话，我若能够将福音的真理教一个罪人，同时圣灵若作工，而这罪人得救，他将永远快乐赞美主。这样比较起来，四五个月船上的辛苦算什么呢？”

后来经许多亲戚朋友劝告，他决定暂缓动身来中国。三月二十二日，他写信给他的母亲说：“关于往中国的事，遵照你的意见和亲戚朋友一致的忠告，我决定留在赫尔再服务一年。

我对于你的判断非常满意，我已求那鉴察人心的主带领我们，使我们得到具体和一致的意见。

若是主要我早一点去，祂会把我推出去，或是为我开一条无可误会的道路。主是垂听祷告，实行诺言的主。”

这时候戴德生的老师哈大夫，想和他立个继续学医的合同，条件很有利于戴氏。但是他不敢接受，恐怕耽搁他到中国的时候。约在这时候，他得了一种引导，就是应该到伦敦去，以便得更好的机会学医。同时他的父亲正考虑到美国或是加拿大去，一面经商，一面传道，并托德生的母亲问他，是否愿意留在巴因斯力，掌管药房二年之久。戴德生颇为惊讶，立刻表示不能接受。后来觉得对不起父亲，非常后悔，立刻函禀父亲如下："敬爱的父亲：我不能亲来陪罪，所以只好用浪子的口吻写信给你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我从前那样答覆你，叫我的良心屡次责备我；我若不求你的饶恕，心里就不能再有平安了。我曾说，我若回家，必有种种牺牲，但是我并没有题到一个字，说起你甘心为我所作的牺牲——你因为爱我的缘故，夜间少睡，日里操心，牺牲金钱养育我，苦口婆心教训我，使我今天可以享受种种幸福，而我竟这样报答你的慈爱！我曾向你笔述，说为你料理二年的生意，将受何种的牺牲，而却不想到你为我的利益，辛苦经营这生意二十年之久。父亲，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不肖子！我深深的痛悔！你肯不肯饶恕我？靠着神的恩典，我以后愿意努力尽儿子之责。如果你要的话，我很愿意很欢喜回家住二年，因为藉此可以表示我是真心悔改的。以后若是主愿意，我还希望到中国去作祂的圣工。你的爱儿德生。"

戴德生虽然愿意牺牲，神却不要他这样做，因为他的父亲自动放弃赴美国的计划。

关于往伦敦学医的问题，戴德生已经清楚知道是应当去的。可是究竟怎样去？住在哪里？如何供给生活费？一切都没有具体的办法，心里作难。有一天，他看了诗篇第三十七篇，得到很大的帮助，就立志将一切难题交给主，心里大得安慰。八月二十七日写信给他的母亲说："关于往伦敦的事，我从家里回到此地之后常常祷告，并细想我为什么要到伦敦去。结论是，因为可以帮助我更能好好的服事主，并为祂的国工作。我又深信，这一步是到中国传道的一个很有价值的预备。那末，我为什么还不去呢？无他，只是因为对于费用有问题。假使我的生身父亲答应我，在有需要的时候寄十镑给我，我早已辞职去了。我岂不更应该信靠我的天父，勇往直前吗？因为祂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责任已经看清，而还是随着情况的转变而定行止。这种态度，我认

为是疑惑主的信实。

所以我在上礼拜六，就通知哈医师，说我要到伦敦去，不管找得到事做与否。”同时他本着破釜沉舟的决心，介绍他的表弟约翰顶他的缺。

九月四日，他写几句给他的妹妹如下：“在伦敦至今没有找到合适的差事，我并不为此操心。祂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因此信靠祂的，心里有完全的平安。我知道祂只是试验我，为要增加我的信心。一切都是出乎爱，只要祂得着荣耀，我就心满意足了。亲爱的妹妹，替我祷告，求那能保守我们不失脚的，加强我的信心，使我在祂的爱里得以完全。”

不久之后，一位住在伦敦的姨丈，答应给他暂时的住所。中国布道会愿担任他的医院学费，此外还得到几封介绍信。他满心快乐，写信给妹妹说：“......赞美主！直到如今，祂供给了我一切的需要。现在我有家可住，有钱可以付眼科医院和其他课程的学费，又有基督徒作我的朋友。在祂认为合适的时候，祂会替我找一个合宜的事做；如果祂不要我找事做，祂会照祂所认为是最好的方法供给我的费用，并给我工作。我将一切交在祂的手里，因为我看得很清楚，这是最稳当最平安的道路。去年秋天，我烦恼，忧虑，计算，揣测如何办这样，办那样，如同不能游泳的人拼命挣扎，又象鱼离了水开合枯唇，但是一切都没有用处。现在我明白了，若是主开的路，虽然起头似乎有种种阻碍，祂先去掉一个困难，再扫除其他的阻碍，似乎明明的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第十二章除主以外别无可靠二十岁

一八五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戴德生在浓雾中到了伦敦。他到伦敦来之前，对于生活费、工作等问题，并没有准备好。所靠的只有一点----神的应许和祂的信实。以下是他自己的话：“虽然我是一个半信半疑的孩子，神还是愿意听我的祷告，使我满心欢喜。可是在没有去中国之前，我觉得仍须再试验我信靠神的能力。这次恰巧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给我试验一下。我敬爱的父亲自动表示愿意负责，付我住在伦敦的一切费用......。中国布道会也表示肯替我出一切费用。后来经过祷告，主引导我，使我清楚知道，可以不接受。所以我就写信，把两方面的好意都辞谢了。”

到了伦敦，暂住在他舅父的宿舍，和表兄多马住在一间。舅父和多马看见德生什么也不肯照普通的习惯打算，连学医的志愿书也不肯签字，甚至他们所认为正当的娱乐都不参加，就觉得希奇得很，言语中颇有讥讽。戴德生和中国布道会接洽学医补助费的时候，看见那会注重许多麻烦无谓的手续，觉得有点不耐烦。后来同皮尔士秘书当面商量，认为可以通融，便用介绍书代替各种证书。

这时候戴氏写信给他的母亲说："关于你所问的几点，我试照我所能的答覆几句。其实我所计划的，你几乎全知道。总而言之，现在没有一样确定，但是主的应许，'我总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是可靠的（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我现在还没有差事，也不打算找事做。伦敦似乎是一个令人难受的地方，空中充满嘈杂之声，人民惶惶奔走，你真想不到住在自私，轻薄，俗气很重的人中，和我以前安静的生活相差多大，多远！但是一想到神保守我们的大能及使徒保罗的话：'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又觉得何等兴奋！"

"靠主解决一切问题是何等的甘甜！凡祂所引导的，都是最好的。如果我们必须像亚伯拉罕，遵从神的命令，离开家乡，不知道往那里去，那也何妨？祂知道。不信的人只能看见困难，信的人却看见在他们和困难之中有神。"

"挚爱的母亲，不要让你的心忧愁，那位供养，保护，引导我的，还是保守我的心在完全的平安里，祂一定会把一切做得恰好。但愿祂时时刻刻用我们荣耀祂的圣名。"

他的信心得到了神的奖赏。十月二十四日又写信说："我的心很快乐，各事都有办法，明天我预备到医院去开始工作。请你替我谢谢父亲乐意要负担我费用的好意，我没有接受，因为深知信靠主的永远不会落空。"。

第十三章"主必预备"二十岁

戴德生凭信心到伦敦去学医，一切仰赖主的供给，生活俭朴。他和表弟同住一间，每天来回医院，要走八九英里路。他的饮食非常简单，早晨和晚上只吃粗面包和水，中午吃两个苹果。他每天下午回寓所的时候，顺

便买一块面包，叫卖面包的把它切成两半，因为以前自己切，不知不觉切一大半晚上吃，明天早上就吃不饱了。一天的伙食只有三个“辨士”，约合美金六分钱。

戴德生的家并不穷，他为什么要过这样穷苦的生活呢？为什么谢绝亲友一番好意的帮助呢？目的就是要试验他能不能藉着祷告祈求，得到神直接的帮助，要证实圣经上的应许是否每次可以兑现。他很清楚，在英国要得到亲友的帮助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到了中国之后，人地两疏，举目无亲，到哪里去求人的帮助呢？如果他没有把握藉着祷告，直接从神得到帮助，倒不如早点知道，不要等到了中国之后才发觉。以下一段关于信心的试验，是他亲笔的叙述。

“住在赫尔的二房东芬曲夫人，托我每月到伦敦某轮船公司代领她丈夫芬大副的半薪，并邮寄给她，以便节省汇费。最近一个月，我正忙于预备考书，没有工夫去领款，所以就先将自己的钱寄给她，等考完了书再去领。不料，一见船公司的帐房，他却告诉我不能照付，因为芬大副擅自离职，不知到哪里去了。我说：‘这样使我太不方便了，因为我已经把款预先付了。’他说：‘抱歉得很，但是我不能不照公司的命令行。’”

“过了几天，我缝钉一本簿子，预备纪录演讲，一时不慎，刺伤我右手的食指。数分钟之后，竟把这件事忘记了。次日早晨，我照常到医院解剖尸体。所解剖的是一个死于恶性热病（败血症）的尸体。约上午十时左右，我觉疲乏得很。中午在外科病房的时候，忽然觉得非常难过，似乎要吐，四肢无力，我喝了一杯凉水，觉得好点。下午上课听讲的时候，不能执笔纪录，演讲未完，就觉得右臂和右身痛得利害，病势益加沉重，旁人已能看出。就将我的解剖器皿收拾起来，并告诉解剖部的指导员说明我的症状。他说：‘这事清楚得很，一定是你解剖时伤了手。’我告诉他我很小心解剖，绝未受伤。他说：‘一定有伤。’并仔细看我的手，却看不出什么。”

“忽然我记起昨晚针刺食指，并问教员说：‘过了许久，伤口还未自封吗？’他认为这就是病的原因了，劝我马上叫辆马车回家，料理身后的事，‘因为，’他说，‘你是一个死人。’”

“我起头觉得忧愁，因为不能到中国去。一会儿又觉得我在中国有工作，不会死的。同时向这位不信主的教员作见证，说我欢喜离世见我的主，可是因为我有使命在中国，无论病势如何严重，必能脱险。”

“‘好得很，’他回答说，‘但是还是赶快叫一辆马车赶回家去，不然就没有时候结束你的事情了。’”

“此时我两袖清风，哪有钱雇马车？想到医生的话，觉得好笑，就动身预备走回家去。

才走一会儿，力气没有了，就乘公共马车，然后再忍痛走一段路回家。到家时，就叫女佣拿一点热水给我洗手，同时劝她接受耶稣为救主。洗手之后，又自割受伤的手，放出一点毒血，痛极而晕倒。醒时已经被人移放床上。”

“我的母舅请一位医师来看我。我告诉他说：‘医药恐怕没有用处，我也负担不起医药费。’他叫我放心，一切费用由他负责。医生说：‘如果你平素生活清淡，或可脱险；若是喜欢喝酒，那就毫无希望了。’我说：‘倘若清淡的生活能生什么效力，我得痊愈的机会就再好没有了，因为过去几个月，我吃麦包饮清水度日，并且发觉节制饮食对我的读书很有帮助。’‘可是你应当慎重保持精力，’医师说，‘因为还须经过很辛苦的奋斗才能脱险。’就吩咐我每天喝一瓶葡萄酒，并尽是多吃点肉。我心里觉得好笑，因为我哪有钱买些贵东西吃。我的母舅又替我解决困难，立刻把医生所吩咐的饮食送来。”

“这时候虽然身体很痛苦，我还是很关心，不让父母知道我的病。经过许多祷告和默想，我知道我决不会死，因为在中国有我的工作。如果我的父母知道我的情形，就要使我失去机会察验神怎样替我解决问题。这时候我的钱差不多用光了。我的母舅和表弟答应不要写信给我的父母，而让我自己和他们通信。在严重的病期还没有过去以前，我决定不要和父母通信。

家里已知道我正在预备考试，所以暂时无信，也不以为奇。”

“日夜的病痛慢慢过去了。数礼拜之后，我已能走出房间了。这时听见人说，有两个学生和我同时受传染的都已死了，而神独听我的祷告，留我一人到中国去作工。”

“有一天，医生忽然进来，看见我躺在躺椅上，并听见我稍有扶撑便能走下楼，很觉惊讶。他说：‘你最好赶快下乡去休息一下，直到恢复相当的力量；若太早就开始工作，可能得到严重的后果。’医生走后，我躺

在椅上，一点没有力气。我祷告主说：‘我不让乐意帮助我的人知道我的情形，目的在藉着祷告从你得到帮助，坚固我的信心。现在我该怎样做？我等候你的答覆。’”

“这时我觉得似乎神引导我，再到船公司去打听关于我所领不到的钱。我告诉主，我没有钱坐车，而且收到钱的可能性似乎很少，并问祂这感觉是不是自己的幻想？再经过祷告等候之后，就知道我这信念确是神的引导，祂要我再到船公司去。”

“其次的问题，就是究竟怎样去，因为直到那日，我下楼须请人帮助，况且目的地最少有二英里之远。我心里又得到很清楚的保证：‘奉基督的名，无论求什么，都必得着，叫祂的儿子得着荣光。但须恳求主赐力量，走这条长路，用信心接受，立刻动身就是了。’我毫不疑虑的告诉主，只要祂给我力量，我很愿意走去。就奉基督的名，求主马上给我力量，并叫佣人上楼，吩咐她拿帽子和手杖给我，即时出门前进。”

“我向来没有象这一次喜欢看店铺里陈列的货物。每隔一两间店，我靠着玻璃，细看里面的东西。途中我上了雪山的坡路，觉得非常吃力。一路神很奇妙的帮助我，最后居然到了目的地，坐在船公司上第一层楼的台阶上，精疲力尽，心里觉得有一点奇怪。匆匆忙忙上下台阶的人都望着我看，似乎大惑不解。我稍微休息一下，又作一会儿祷告，终于到达船公司。

一见那位熟悉的办事员，心里得到不少的安慰。他看见我气色不好，精疲力尽，便问起我的健康情形。我告诉他说：‘我近来生过一场大病，医生劝我下乡休息，但我觉得未走之前，先来问一问关于芬大副的报告究竟有无错误。’”

“‘哦！’他说，‘我真快乐你来了；上次的报告的确错了。芬大副仍在船上，我很乐意付给你他的半薪转交他的太太。’可是在未付钱之前，他非要我和他吃饭不可，我觉得这餐饭一定是主所安排的，就欣然领受。吃饱之后，休息了一下，他给我一张纸，写几个字给芬太太，说明经过的大概情形。写完了信，握别而出，到银行里兑了一张汇票，把信寄出。回家毅然登坐公共马车，因为主已替我预备了钱，此时坐车，不算越分。”

“第二天早晨，我到外科室去找我的医生，对他说：‘我现在自己有钱，特来付还医药费。’他很客气，不肯拿医药费，只收八‘先令’的奎宁药费。我算了一算，还有钱可以回巴因斯力老家去，心里非常感谢，知

道神为我作了奇妙的事。”

“我趁这个机会，再对这位不信主的医师作见证，并告诉他我一切的经过。他含泪说：‘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换取你的信仰。’我很快乐的对他说：‘你无需花一文钱。’此后我们没有再见过一次面。听说他不久之后中风，不治而死，但我相信他已得救了。”

“次日回家，天伦之乐，可想而知。我不能不将我所经过的告诉我的双亲。他们不许我再度那种苦生活，而病后的我也实在担当不了。我需要更多的钱，主也确已为我预备，不愁无钱用了。”。

第十四章终见曙光二十至二十一岁

戴德生起初在伦敦学医的时候，他的灵命不大长进。这次经过了信心的试验之后，灵命复兴。在二月间写信给他的母亲说：“你用不着告诉我，你曾不断为我祷告。我清清楚楚觉得你为我祷告的效力。虽然有时觉得似乎神人都离弃我，但是有一种力量，使我能够用单纯的信心，或是父亲所称‘赤裸裸的信心’，抓紧神的应许。我从来没有像近日享受过这样快乐的时期。”

约在这时候，英国人士渐渐注意到洪杨之乱，他们听说洪秀全是一个基督徒，曾下令叫人守基督教的道理，禁吸鸦片，并欢迎西人到中国来传道。英国公使及上海英文报，对洪秀全颇有好评，因此，英国教会大感兴奋，自动捐款帮助，派人到中国传教者大大增加。

在这时候，戴德生还在伦敦学医。虽然他每日忙于功课，仍然注意属灵工作。其中最有兴趣的，莫过下面的记载：“快要离开英国到中国去传道的时候，我被派当心一个患脱疽（皮肉腐烂）的老年病人。那时他还不知道，他离世之日近了。当然，我很关心他的灵魂。他来自信主的家庭，可是自己却不信有神，对于宗教极端反对。从前有人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就请人读圣经给他听。他大怒之下，把读圣经的人赶出去。又有一位牧师来访问他，对他讲道，他吐唾沫在牧师的脸上，不许他说话。”

“我当心他的头两三天，没有对他提到宗教；只是特别小心洗涤并包裹他的烂腿，尽量减轻他的痛苦。他似乎感激我对他的服务。有一天，当

他表示感激我的时候，我就趁机会对他说，我为什么这样殷勤服事他，并说他的处境是如何的严重，如何需要靠基督得到神的怜悯。他显然用最大的约束力，把嘴唇紧闭，翻身背着我，不说一句。”

“我不能忘记这可怜的人，我天天恳求神，藉着圣灵的大能，在他未死之前，救他的灵魂。每次包裹他的伤之后，必对他说几句我所认为神会祝福的话。每次他翻身背着我，似乎很讨厌我，可是不说一句话。”

“继续努力好几天之后，我几将灰心，觉得我的好意，只使他的心更硬，罪更加重。有一天，包好他的腿，洗完了手，我没有照例到他的床前对他说话，却直向房门而走。到了房门，我稍微停脚，心里想起一节圣经：‘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罢！’自从我开始对他作见证，这是第一次我没有对他说话就走。我回头一看病人，他似乎很惊奇。”

“我忍不住了，我走向他，泪如泉涌，对他说：‘我的朋友，不管你听不听，我不能不说出我的心。’又恳切告诉他，我是如何愿意和他一齐祷告。我真快乐，他不翻身，却答覆我说：‘如果这样作，会使你觉得轻松，就祷告罢。’”

“我立刻跪下，把我的心倾倒在神的面前，为他恳求。我相信就在此时此地，主叫他心中悔改。此后他没有一次表示不愿意听道或祷告。数日之后，他切实接受基督作他的救主了。”

六月四日，中国布道会的干事波德写信给戴德生如下：“敬爱的先生：阁下既已决意到中国传道，而且无心取得外科毕业证书，我本着爱心向你建议，尽速准备动身。”

“在这时候，我们正需要敬虔的人，相信你的目的纯正，良心对神无亏，可以献身事主，毫无疑虑。”

“我认为阁下自费出国的计划不易实行，因为资深望重如罗布施博士，尚且不能免费坐船到中国。若想找这个机会，实在很难。往中国的旅费大约每人六十金镑。听说阁下想在伦敦学习眼科，若将这时候放在中国工作，不是更有价值吗？”

“如果你认为应该就到中国去，我极乐意把你的名提出敝董事会。这是一个重要的举动，必须多多的恳切祷告。请尽力速进行。波德”

信才写完，就听见有人敲门。原来是戴德生来访。波德大声说："我刚写完一封信给你，尚未寄出。"二人恳切谈了很久，意见非常接近。说完话欣然握别。次日戴德生写信给他的母亲说："我所感觉的种种困难，大部份被波德先生解除了。我想顶好接受他的建议，我立刻就得预备动身。你是否要我先回家一趟？我渴慕和你相聚一下，自然你也欢喜见我，但是我几乎以为最好不要再见一面而永久的离别，不，不是永久的离别。"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希望很快就接到你的回信，请多多为我祷告。光说'为基督放弃一切'，容易得很，可是到了实行的时候，除非完全站在主里面，决不是我们所能作得到的。"

"我的亲爱，亲爱的母亲，愿神和你同在，祝福你，给你彻底领悟主耶稣为无上的宝贝，并使你除认识祂之外一无所慕，就是和祂一同受苦，也是甘心乐意的。"。

第十五章"我总不撇下你"二十一岁

中国布道会董事会议决请戴德生到中国传道，并代定船位。所定的船系一帆船，名达姆福利斯，载重不及四百七十吨，乘客只有戴德生一人，船泊在利物浦港。

戴德生回巴因斯力，后往伦敦与亲友拜别，再由伦敦往利物浦预备登船。他的父母及皮尔士秘书也先后赶到。以下是戴母的笔记："九月十八日，德生有次属灵聚会，多蒙神的祝福。

他的心充满神的爱，晚上他写了几封满有爱心的信给亲戚朋友。"

"看见我流泪，他说：'母亲，不要忧愁；我满心快乐，不能忧愁。我告诉你，我们两人不同之点：你老想离别，我只看团圆（指天上的团圆）。'临睡的时候，他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读完作祷告。他为过去所蒙的怜悯感谢神，求神继续赐福给他离别的亲威，施恩给教会，怜悯卧在恶者手下的世界，并为自己祷告。"

"第二天早上，约十点钟，他和我在船上舱里聚会。一会儿，卜郎克老牧师也来参加。

寒喧几句之后，有人建议吟诗祈祷。德生用清亮的声音，要求以下很美的诗：‘信心所闻，耶稣圣名，何等甜蜜声音！医愈我众愁心创痛，消除我众忧惊。’”

“卜牧师为我们祷告，而特别为将要出去作和平君王的大使祷告。牧师祷告后，德生也祷告。听他坚定的声音，看他从容的态度，快乐的表情，一点不像一位就要离开父母姊妹朋友与祖国的青年。但是，他的心在大能的神里面坚固，所以他不胆怯，不畏缩，只有一次，当他将最亲爱的人交托给神的时候，有片时的挣扎，一会又完全镇定了。然而他却没有忘记，他正开始走上困难危险的路程。但是虽然看清了这一切，他仍然扬声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聚集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祷告之后，德生读了一篇诗篇。我们就起来走上甲板，预备上岸。不料船已起碇，觉得惊奇得很。这时我心忧如焚，临行祝福，拥抱，岸上一人伸手搀我上岸而我几乎不知所为。

就坐在近边一根木头上。忽然觉得似乎一股冷气围绕我的周身，我从头到脚猛烈战抖。一个温暖的膀臂很快的抱着我的颈项，再次把我拥入热爱的胸怀。他看见我的痛苦，特跳上岸来安慰我，说：‘至爱的母亲，不要哭，只是一个短短的时候，我们就要再会了。试想一想：我离开你乃是为了最光荣的目标，不是为名为利，乃是为传主耶稣的福音给可怜的中国人。’”

“当船离开码头的时候，他不得已急跳上船。约有一分钟不见了他。他跑入房里，在袖珍圣经的空白纸上，用铅笔写着：‘神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德生’，又跑出来，将这张纸丢在码头上给我。”

“又一会儿，船再次靠岸，让大副上去。大副和我们一一握手，‘保持勇敢的心’，他说，‘我还要带回好消息。’”

“我亲爱的又伸出手来，紧握着我的手，彼此再说：‘愿神祝福你，再会！’一片像海般的水把我们隔开了。”

“当我们摇手帕，看船开出的时候，他站在船头。后来爬上索梯，摇他的帽子，宛如得胜的英雄，而不像一个初入战场的童子。他的身体越来越看不清楚。数分钟之后，人和船都看不见了。”

以下是戴德生多年以后所写的回忆："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九日，在达姆福利斯船尾的舱里，有一个小小的聚会。我亲爱的母亲先来到利物浦给我送行。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一天，也忘不了她怎样和我走入船舱。这小房舱成为我的家几乎半年之久。她用母亲慈爱的手整理我的小床，坐在我的身边，同唱我们离别前所吟的最后的一首诗歌。我们跪下，母亲祷告，这是我赴中国之前所听见母亲的最后一次祷告。这时船员通知我们必须分手，我们只好说，'再会'，心里却不敢盼望在地上再会。"

"为要安慰我，母亲尽量抑制她的情感。我们分了手，她走上岸，给我祝福。我一人站在甲板上，当船开向水闸的时候，母亲跟着走。到船出了闸真真开始分离的时候，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从母亲心里绞出来的哭声——这声音像刀一样刺透我。我到这时候才完全明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意义之严重。我也相信，我的母亲在这一点钟所学关于神的爱，比她以前终身所学的更多。"

船没有开入大海之前，遇到绝大的风浪，几乎沉下去。九月二十六日，戴德生叙述他所经历的情形如下："我以感谢的心，记载神的慈悲。祂，只有祂，把我们从死亡的爪牙里救出来。但愿我们过这虎口余生的人能服事祂，荣耀祂的圣名。"

"二十四日礼拜六，整天风雨表的水银愈降愈低，同时黑云密布，风势渐大，水手们辛苦一夜。因此，礼拜日上午船主没有照例叫他们到船尾来读祷告文。到了中午，风势更大，我分送一些福音单张给水手，后来觉得有点晕船，就下到我的房里去。"

"风雨表还是往下降，风越吹越猛，直到成为绝大的暴风。船主和大副都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大的风浪。下午二时至三时之间，我勉强走上甲板。这时所见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海面雄伟浩大的壮观，实非言语所能形容。波涛不断怒击，打成一片白泡。船的两旁，大浪如崇山峻岭，随时可以将船灌满海水。但是这船仍然勇敢抵挡。狂风自西吹来，船向下风漂流，无可抗力。船主说：'除非神帮助我们，没有希望！'我问他：'船离威尔斯海岸多远？'他说：'大概十五或十六英里，我们必须尽量张帆；帆越多越可使船的进退巧妙，漂流越少。这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愿神叫船桅支持得了！'说完，命水手在每船桅上各张二帆。"

"情形十分可怕。狂风怒号，船往前疾冲，快得可怕；忽而高登洪涛，

忽而倒冲下去，好象要钻入海底。船当风的侧面，高得可怕，背风一面，刚刚相反。有时海水越过背风一面的板墙，而灌入船上甲板。”

“太阳在这时入海，我热烈注视着，心里想：太阳明晨照常出来，我们呢？除非神行一个神迹救我们，明天这船和其中的人，只剩了几片破板而已。夜气奇冷，我们不断在船上与海水奋斗，全身湿透。”

“我下舱去读两首赞美诗，几篇诗篇，及约翰福音十三至十五章，得到很多安慰，竟睡了一小时。醒时，看看风雨表已渐上升。我问船主：‘能否平安越过哈利黑得’。他说：‘若不向下风岸漂流，刚刚可以越过；若是漂流的话，愿神救我们的命！’但是我们确是飘流着，我们的命运似乎是铸定了。我又问：‘我们有无把握安渡二小时？’‘不敢说。’船主回答我。风雨表继续上升，但是太慢，不能给我们多少希望。这时我想到我亲爱的父母，妹妹，和几位特别要好的朋友，眼泪盈盈欲滴。船主很镇定勇敢，因为已经靠主得救。茶房说，他知道自己一无所有，基督包罗万有。我为这二人感谢主。但是我曾恳切求神怜悯我们，为那些不信的船员和水手，救我们的性命，并为祂自己的荣耀，证明祂是听祷告并答应祷告的神。我心里忽然想到一段话：‘在患难的时候求告我，我要拯救你，你要荣耀我。’我很恳切的对神力争，将这个应许在我们的身上实行出来。同时也愿意服从祂的旨意。”

“这时候我们的境遇确是可怕。天上无云，月光如水。我们仅能看见前头的地。我又下去，风雨表还在上升，可是风仍然很大。我拿出我的皮夹，把我的姓名及通讯处写上，或者死后有人发觉，可以通知我的父母。我又将几件能浮的东西和一只有盖的大篮扎在一起，或者可以帮助我或别人上岸。然后我将我的灵魂交托给神，并将我的父母、朋友、及其他的一切交给祂看顾。最后我祷告说：‘若是可能，求你将这杯撤去。’说完，又上甲板去。”

“撒但大大的试探我。我有一场可怕的挣扎，但是主再次安慰我的心。从这时候，我住在祂里面，心里十分平安。”

“我问船主：‘小船能否安渡这种海面？’他说：‘不能。’又问他：‘能否缚几块木板作一个桴（木筏）？’他说：‘怕时候不够。’”

“海水变成一片白色，陆地就在前头。船主说：‘我们必须掉转船身及航行的方向，否则一切都完了。海水或者会将甲板上一切东西冲去，然

而我们必须试一试。’这时候最勇敢的心也将害怕发抖。船主命向外转，可是不能。他再试向内转，蒙神的恩助，这一次成功了！船离岸不过船之长度的二倍。正在掉转船的时候，靠神的恩典，风忽然吹向有利的方向，而让我们安然驶出海湾。如果不是主的帮助，一切的努力都是徒然。真的，祂的慈爱绝对可靠。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祂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祂。’”

戴德生在船上和船员水手作礼拜，一共六十次之多。到这时候，船行了二十三个礼拜，没有靠过岸。十二月初旬，船绕过好望角，过了耶稣圣诞节，船向北行驶。到此为止，已经航行一万四千五百英里了。一八五四年一月五日，船离澳大利亚西岸一百二十英里。又经过东印度群岛，而入太平洋。最后进入中国海。三月一日下碇吴淞口。

船航行东印度洋的时候，遇到一个难题，藉着祷告顺利解决。以下是戴德生亲笔的记载：“我们的船已到了新几内亚以北危险的水路。礼拜六晚上，船离陆地只三十英里。礼拜日上午作礼拜的时候，我很容易看出船主面有忧色。他常常走到船边，礼拜完毕之后，我问船主，他说：‘有急流将船带向暗礁，速度每小时约四海里；现在无风无能为力，恐怕在晚风未起以前，就要触礁而沉，因此忧虑。’中膳之后，船上全体人员同心努力，想把船头掉转方向，使它离岸，但是毫无效力。大家静立在甲板上，船主对我说：‘人力所能作的都已作了，正在只好等候结局。’我回答说：‘还有一件我们没有作。’‘什么’他问。我说：‘船上有四个基督徒（船主、茶房、木匠及戴氏），让我们各回自己的房里，同心求主立刻赐给我们好风，现在就给和日落之后才给，在神一样的容易。’”

“船主赞成我的建议，我立刻跑去告诉其余二人。四人各自退去祷告，等候主。我经过一段很好很短的祷告，觉得神已准我所求，不能再求下去，就走上甲板。这时主管人是一位不信神的大副。我走上去，请他把帆顶角的布放下。‘那有什么用处？’他很不客气的说。我告诉他：‘我们已经向神求风，立刻就要来了，我们很近礁石，不可耽误一点的时候。’他咒骂一声，骄眼鄙视，说：‘我宁愿看风，不要听风。’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注视他的眼睛，随着他的视线，仰看帆最高处的帆角已在微风中颤动了。我喊出来：‘你没有看见风来么？请看帆顶角的布。’大副说：‘那不过是猫爪（一丝之气）而已。’我大声喊着：‘不管它是不是猫爪，求你把帆放下，让我们得到好处！’”

“这个要求，他立刻照办。约一分钟之后，船主听见甲板上又多又重的脚步声，就从他的房里出来，看究竟是什么事。风果然来了！数分钟之后，我们在每小时六七海里的速度中排水前进。这样，神在我未到中国之前，鼓励我，将一切的需要，藉着祷告祈求，带到祂的面前，并信赖祂必尊重祂的独生子的名，在我的每一个紧急需要上帮助我。”。

第十六章初到上海的经历二十一岁

一八五四年三月一日下午五时，戴德生步入上海，孑然一身，无人欢迎，无人领路，上海正在内战，物价高涨，汇率平时四“先令”换一元，这时要六七“先令”换一元。当此之时，他的情绪可想而知。他自述：“当我登岸的时候，我的情绪无法形容。我觉得我的心似乎无处容纳里面万种的情绪，感激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感谢主，救我脱离许多危险，使我终于脚踏中国的土地。同时我觉得与我所亲爱的人相隔万里，我乃是一个陌生人，站在陌生的地方。”

“我带来三封介绍信，内中一封是双方熟悉的朋友所写的。我最重视这一封介绍信，所以立刻就打听这封信所介绍的人。领事馆的人说，他在一个多月以前死了，埋葬了。我满心忧愁，又问起第二封信所介绍的人。这次又是失望，因为那人新迁回美国去了。第三封介绍信是比较不大熟的朋友写的。对于这一封，我并未寄以很大的希望。可是以后的事实证明，这封信是神帮助我的路线。”

戴德生拿着这封介绍信，从外滩英国领事馆出发，去找伦敦会的会址。他怎样找到，不甚清楚，但是他终于看见伦敦会的礼拜堂。他举目望天，求主引导，而进入山东路麦家围。

他看到医院及数间住宅，问到麦博士，似乎不在家，不知到哪里去。因为言语不通，无法细问门房。

正在不知所为的时候，来了一个西国人。一通姓名，便是艾德根教士（Dr.Edkins），心中大受安慰。这时才得知麦博士（Dr.Medhurst）已经搬到英国领事馆去住，以免太近战场。

艾德根教士说：“乐医师（Dr.Lockhart）还住在此地。”便请戴氏入门

暂坐休息，自己去请乐医师来。

不多几时，艾德和乐医师同来，交谈一下，便知道戴德生的情况，就决定请他暂住在乐医师的家，略收一点钱当伙食费。当天又会到一对青年夫妇，圣公会的卜尔顿（Burdon），一见如旧，留戴氏吃晚饭。后来戴氏说到这一天晚上如下：“坐在炉边看火，觉得很像在家。他们的友谊非常可爱，所讲的新闻饶有兴趣，令人心神爽快。晚上十点钟一同作祷告，然后回到乐医师家里。他很仁慈，给我一个房间住，并使我觉得很安逸。过了近半年的海上生活，重享大陆上的卧铺，快乐得很。”

次日戴德生又往领事馆，得到一封信，内附母亲和妹妹的信，十分高兴。再把船上的行李带到乐家，并参加医院里的礼拜。麦博士领会。会后麦博士劝他先学国语，并允代请国语教员。

到中国十天之后，写信给他的妹妹说：“我曾被领进上海城，看到房屋的破坏，兵士的残酷，人民的苦痛，真是伤心惨目，不忍卒睹，而又不能对中国人说话，虽有福音，却不能传，心里着急！”他早已写信给伦敦中国布道会皮尔士秘书，说到上海纷乱的情形，每日炮声隆隆，房屋震动，玻璃窗几乎被震碎，而物价腾贵，更无法租得住宅，若非乐医师特别帮忙，不知狼狈到什么程度。又说到天气严寒，屋中无火，手脚冻疆，几乎不能执笔作书。最后几句说：“不久之后，我们将在上面相会，在那里无试炼，无忧愁。但是如今还未到这个时候，就愿意负起十字架，不但遵行祂的旨意，且愿为祂的旨意受苦。”

到中国十天之后，写信给他的父母说：“天气这样冷，又受各种的刺激，起头我几乎不知我究竟作什么事，说什么话。离家这样远，住在作战区域，不懂别人的话，人也不懂我的话，到这时候，我才彻底明白这种经验之苦。看到中国人极端可怜，受尽无穷的痛苦，而我却不能帮助他们，甚至不能将耶稣介绍给他们，这真使我忧伤极了！撒但攻击我，势如怒潮，但是有一位大能者，举起得胜旗打击它。耶稣就在身边，虽然大多数人不认识祂，许多可以认识祂的却不要祂，祂仍然和属祂的人同在，也是他们的宝贝。”。

第十七章“祂叫旱地变为水泉”二十一至二十二岁

初到上海，戴德生暂时寄宿在伦敦会乐医生家里，虽然伦敦会的教士待他很客气，地方也很不错，可是到底不是自己的地方，鹊巢鸠居，住久了也觉得不好意思，心中闷闷不乐。

同时因为中国布道会对于中国情形很隔膜，一切措施未免失当，颇受上海其他差会的批评讥笑。这也是使他难过的一个原因。又兼初到上海时物价飞涨，汇率非常不利，他的年薪不过八十镑，绝不够用。而和他往来的外国人，衣食相当阔绰，看他衣冠褴褛，有点轻视，他虽不重视物质，究竟总觉得有点不愉快。同时他又觉得非常寂寞。其他的教士，除卜尔顿夫妇之外，年龄都比他大得多，而且都很忙，他觉得不便多扰人家，对于许多重大问题，无人可以商量。他的天性最爱自立，极不愿意依赖人，可是神要他学习谦卑，叫他非依赖人不可。

天气渐热，他觉得沉闷得很。他的眼睛，因太阳烈光和大量灰尘的刺激，发炎红肿，头也常常痛。光阴荏苒，夏天到了，气候酷热，一天到晚，像在蒸汽浴室中。蚊虫日夜钻肤吸血，发了一身痱子。这种情形，说起来很容易，但是没有吃过这苦的人，谁能想像天天忍受这种痛苦而不发脾气，需要多大的天恩呢？戴德生不时得到一种很大的安慰，就是收到家信。偏偏在最苦最热最需要安慰的六七两月，得不到一封家信。六月中他写信给母亲说：“在灼肤的太阳之下，我走了一个半英里到领事馆去，又等了两个钟头，误了中餐，终于替公会每一个朋友带回书信、报纸、杂志，但是自己却一无所得！到我真真知道自己一封信也没有，我大为失望，浑身无力，精神颓丧，几乎不能走回家去，因为听说下次的信必须再等七八个礼拜。”

更使他痛苦的，就是在困难重重的时候，间接听说中国布道会又要派一位有家眷的派克医师（Dr.Parker）到上海来。试想一想：戴德生自己寄人篱下，两袖清风，如何接待将要来的一家人？即使有钱，也是无法租赁房屋。更难堪的，就是董事会竟不通知他，连他寄去询问的信也不答覆。

同时认识的西人对他说："听说有一位医生，将带太太及子女来上海，是真的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买了地皮没有？为什么不开始造房子？……"

七月间他写信给皮尔士秘书，大意如下："你知道自从我到中国以后，受了很多刺激，有时几乎不能忍受，请你继续替我祷告。我真软弱，各种困难似乎有压倒的势力，我常学彼得呼叫：'主啊！救我，我丧命喇！'"

经过详细的考虑，戴德生觉得除了找一间中国房子别无办法。所以他在火热太阳之下，步行四处去找房子，终无结果，他写信给他的妹妹阿美丽雅说："我为找房屋绞尽脑汁，终无结果，因此，我已把这件事看为祷告的问题，将一切完全交在主的手里。现在我觉得很平安，这一个问题和其他各种疑难的问题，祂都要为我解决，作我的导师。"

经过各种非人力所能为的困难、疑虑、挫折、失败、痛苦、流泪，戴德生学会了谦卑，知道离了主，他不能作什么。因此，他将各种问题和忧虑都交给主，心中得到平安，问题也都解决。正如"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

第十八章 烽火下惨淡经营二十二岁

戴德生曾写信给他的妹妹，说他对于找房子毫无办法，只好将一切交托给主。两天之后，他居然听见近上海城的北门，有屋出租，楼上有五间房，楼下七间。虽然破烂不堪，究竟比没有好。经过许多讨价还价，终于租定，就雇几个工人去清除垃圾。第二天早晨他去，看见工人站着看泥水匠砌墙，就把许多当作的工吩咐他们。说完出去打听从香港寄来的箱子有没有到。一小时后又回来，看见一个工人正在写字，一个坐着吃烟，其余都睡着。经过许多麻烦，终于把房子修好了，因为经费困难，里面的布置非常简陋。最便宜的椅子买了六只，几个桌子全从旧货摊买来的，杯盘碗碟都是零星买来的旧货，颜色大小不相配称，又花了十块钱买了一只火炉。

八月三十日拜辞伦敦会的朋友，搬入新屋，开始独立的工作。虽然简陋寂寞，且有中炮被袭击的危险，究竟是自己的地方，因此，觉得精神愉快，满心感谢。

至于他的工作，可从九月二十日给他父母的信看出：“第一我已开始办一所走读的日学，共收十个男学生，五个女学生，还有三个答应要来入学。教员徐先生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颇有口才。每天第一课之前，末了一课之后，都有读经祷告。我现在还不能教小孩们，但是就光坐在这里，听他们出声念书，已觉得乐不可言了。”

“第二便是诊所，我还没有真正开始医病的工作，可是每天都有病人来看病。今天下雨，只有十个人来就诊。”

“第三就是礼拜。每天早晚都有家庭礼拜，教员工人及徐先生一家都来参加。最多时候有廿人聚人，今天早上来九人，晚上十人。有时我和徐先生出去分送圣经及福音单张。前几天我和艾德根及一位新来的美国教士到吴淞去分送圣经及福音单张，在黄浦江上经过政府的兵舰时，大唱英美歌，藉此得以通过。”虽然他工作的有相当成就，但是他的同工很使他费心计，他身体生病，学中文又觉困难。

十月二日，戴氏写信给中国布道会伦敦总会说到所经过的危险如下：“至于我的处境，可以说是危险得很。最近两晚，炮弹打中正在我头上一部的屋顶。我差一点就被打死，但是主在我的四周保护我，支持我，并供给我一切的需要。我可以诚诚实实的说，我的依靠在乎耶和华；当炮弹呼呼飞过我的头，我的确害怕，但是心里有声音对我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

“有一天夜里，忽被炮声惊醒，心跳得利害，有声音对我说：‘看哪，我常和你同在。’立刻觉得平安，毫无惧怕。又有一晚被一股很重烧焦的气味刺鼻而醒，看见满房浓烟，以为房屋被军队放火，非常着慌。起来一查，乃是外面腐烂草堆的闷火烧火燎冒烟，吹入屋里所致，觉得十分惭愧，立刻上床再睡，深深感到主甜蜜的同在。”。

第十九章“一条出路”二十二岁

戴德生上海北门的住宅越来越危险。他的上海土话教员觉得太危险，不敢再来。他自己仍冒险住下去，可是工作很不容易进行。同时，将要来到的派克医师和家眷，更是绝对不能叫他们住在这种环境里。正在山穷水

尽的时候，卜尔顿太太去世，卜氏决定将住宅转让别人，问戴德生要不要租，如果要的话，立刻就得决定。戴氏毅然把自己所剩的钱拿来付租钱，以便安插要来到的同工。

这时另有一位教士也是不得了。他曾到处寻找一个比较安稳的住宅给妻子住，却找不到。

就同戴德生商量，请分租三间房间，愿出租金的一半，戴氏一面为救人之急，一面为解决经费的困难，立刻答应他。

十一月二十五日（礼拜六），戴德生又迁回麦家围伦敦会的房子住。两天之后，刚去北门搬余下的家具，乐医师派工人请他立刻回麦家围去。他即时赶回，心里猜疑究竟为什么事叫他立刻回去？一到看见乐医师和一位和蔼可亲的陌生人吃中饭。这不是别人，就是等待已久的派克医师。戴德生起头忙于招待和搬运行李，没有工夫想到新租房子之窄小和设备的简陋。

派克医师很能忍耐，没有说什么，戴德生却深感说不出的苦。

更使他难过的，就是有许多教会的同人先后来访派克医师，一见陋室，颇有批评的话。

“他为什么没有把房子好好儿装备一下，铺一铺地毯，挂挂帐幔？”“他难道不晓得这样冷的天气，小孩们需要温暖吗？”“他没有预备好火炉及燃料吗？”“他为什么不写信通知派克医师多带温暖的衣服被物？”

这些话都问得不错，无可反驳，但他怎么好意思将内中的困难告诉局外人呢？真是哑子吃黄莲，说不出苦来。而事实是，他连自己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用，只剩下两三元，不够一个礼拜的伙食费，派克医师也只剩下几块钱。

可是他们还是不着急，因为心里想差会当然会把必需的费用汇来。况且伦敦的干事曾向派克医师保证，说汇款即使在他动身的时候还没有到，一定可以比他先到上海。但是把收到的信一一打开细看，竟没有一个字提到汇款的事。二人还是不灰心，以为差会一定直接寄给经手汇款的公司。追至公司一问，里面的职员说：“没有！”派克医师问：“会这样疏忽吗？”

那人回答说：“根据过去的经验，一点也不希奇。”

戴德生所受刺激之深，可想而知。他写信给差会说："我相信你不以我所要说的话为不仁爱，或是不恭敬。我虽然有深刻的感想，但若不是为别人的利益，我决不愿意提起。然而，现在我若不说，便是不忠，因为差会这样待派克医师，不但是不道德与不为他人设想，而且不能使贤能者久留，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我说这话，并不是因为派克医师有什么怨言。不，他对于工作十分忠心。他那种牺牲的精神，给我不少的鼓励......幸而派克医师身边还有几块钱，但是换成中国钱便损失了十分之二三。他很惊讶，波德的信，不但不附汇票，简直没有提起；而给我的信，也竟不说到汇钱的事，使我觉得很诧异，因为前函说：'汇票到时，派克先生大概也到了。'"

"第二天我们又接到差会九月十五日的信，非常高兴；但是惊奇得很，打开一看，又落了空，似乎专叫我们靠遥遥无期的希望过活似的。我敢断言，现在你们已经看见极端疏忽的证据了，我们看得很清楚。虽然我们对于差会的董事个人，尤其是秘书及干事都很敬爱，但是我不能不感觉差会过去的措施非常可耻！"

"天气非常之冷，派克医师一家人需要冬衣和其他御寒的设备。虽然他不说话，我知道他定有深刻的感觉。希望以后不再有同样的情形，以免差会所派的教士忍受不必有的痛苦。"

虽然戴德生及派克医师的境况是如此狼狈，他们仍旧竭力为主工作，如学习中文，下乡医病，分送福音书，单张及传道。。

第二十章 第一次旅行布道 二十二岁

松江 嘉善 嘉兴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戴德生和艾德根租一客船，自上海出发，作第一次旅行布道。

船沿黄浦江向南夜行。次日清早，已到松江府。二人上岸漫行，走入一寺。众和尚拥上前来看这两位奇人，请入禅堂用茶，并请参观圣人，二人欣然陪往，见一老僧，深目垢面，骨瘦如柴，枯坐在一间暗室。前壁有一孔，仅能容一手出入。老僧睁眼注视两西人，相见之下，各形惊异。艾德根用上海话对老僧传福音，并求神救其灵魂。

二人走出寺门，意欲回船，不料误入一私人码头，前面通河，后临街道。民众知有西人，蜂拥而来，塞满街道。戴德生对于这段故事有笔记如下："河上有很多小船，络译不绝。我们大声招呼，都不肯靠岸，观众大笑。我乃一跃登一小船，拉近码头，艾氏也上船。船夫很惊讶，可是也不反对我们上船。岸上群众颇为扫兴，即开码头门，涌至河边乱喊。"

第二天早上，船到嘉善。他们入一寺，看见一群妇女跪拜菩萨，就退入一座塔。回来，看见一群男女老少，站在院里，等看西洋人。艾氏对他们讲罪、义、与审判。戴氏站在旁边恳切祷告。才出寺门，遇见一位端庄人士，从轿子走出。这人便是嘉善县长，特来叫这两个洋人回去。经过一番解释，方才准他们到嘉兴府，但必须派人"保护"他们。这时候戴德生心里非常快乐，因为可以"深入内地"。

第二天二人起得很早，吃早饭之前，就到角里街（又称六里街）传道，后来又到烟雨楼布道。这时戴艾二氏努力传道，并分送圣经及福音单张。

次日又到角里街，吃过早饭，同心祷告，再走到郊外几个村落，然后往南湖传道医病。

那天晚上，忽起大风，气候转冷。有数人特来谈道，临走说："你们的话是真实的，你们的书确有真理，是个好道理。"

在过去四次的旅行布道中，他们共送了三千本新约圣经及福音单张，七千本论道书籍及单张。人民热烈欢迎西医西药，给二位教士不少的鼓励，因为知道医病赠药乃是传福音极好方法，以后不愁没有布道的机会了。所以建造医院是极端需要的；可是伦敦中国布道会不将款子汇来。虽然如此，在中国及伦敦其他人士如柏迦先生（Mr.W.T.Berger）倒有捐款给他们。

他成为戴氏及内地会的好友，有许多捐款是由他来的。这事显明神奇妙计划的一部份。

第二十一章 第二第三第四次旅行布道 二十二岁

川沙南汇周浦青浦嘉定

中国布道会对于派克医师的汇款，竟没有下文，戴派二氏经济之困难，可想而知。又兼伦敦会新近派出教士，不日动身到中国来，因此所租的房屋，到时必须迁让，所以不得不计划自己建筑房屋，以供医院、学堂、会所、及住宅之用。但是二人所建议的计划都没有结果。

可是戴德生所重视的，不在建筑房屋，乃是在传福音，尤其是到内地传福音。恰巧，在这时候，有人愿以半价出卖一只船。他就把这船买下来，预备作旅行布道之用，同时顺便从乡下买食物及柴，亦可节省一点金钱。

一八五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他带一个仆人及许多书和药品，坐自备的船，从上海黄浦江出发，向南开出数英里，转入一条小河，往东开入浦东。那时天气奇冷，河水冻结，船不易前进。他就上岸步行，仆人负书跟随，走过许多村庄，沿路传福音，并分送圣经和其他福音单张。

后来到了川沙县城，走过每一条街，进入几处庙宇，对民众讲道，并替他们看病，送他们药。晚上在船里接待问道的人。

船又向南开到南汇县。此地人民听见西人来到，颇为震惊。县长下令将主要的城门紧闭，直到洋人离境，方可开门。戴德生对于这命令一无所闻，无意中泊船在不紧要的西门外，也没有人注意他，第二天早晨，他自西门入城，被一个差役看见，立刻飞报县长。县长闻报大惊，马上派人细查详情。差役回报说："乃是一个传道人，手无寸铁，对人彬彬有礼，终日医病施药，分文不取，又劝人悔罪归正，敬拜真神。"县长听见报告，方才放心，命将各城门打开，恢复交通。

可是老百姓对这位外国人，还是十分注意，人山人海跟着他。他就退避到城外去，在那里又忙了一天，讲道、医病、送书、给药、答覆各种疑难问题。有两个文人对船上工人说："洋人毫无保护就到这里来，未免太冒险了。"戴德生从旁听见，便告诉他们说他毫无惧怕，因为他所信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大主宰，一定会眷顾保护凡信靠祂的人。他这样说，决非空谈，因为第二天就有人来请他去看一个临死的妇人，并派一乘轿子来接他，他毅然上轿，随他们抬到莫名其妙的地方去。他虽然知道可能被恶人暗算，还是不避危险前进。走了好多英里之后才到，一看乃是一位患水鼓胀的妇人。戴氏劝妇人的丈夫将妻子送入上海医院，并对他们传福音。邻人来听的很多。临走时，那位丈夫送他一只鸡，两脚用绳缚着，陪笑说："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戴氏请他将鸡释放，并说一切服务完全免费。

那乡人听见，又欢喜，又希奇。

过了两天，在一月底，戴氏从周浦镇动身回家，二月一日下午到上海。

一八五五年二月，戴德生协同派克医师及几位西国教士，自上海乘自备船往西开驶，作第三次旅行布道。船到了青浦，登一小山，看见东方有一片大火，红光烛天，知道必是上海城被政府军攻克，放火所致，只得立刻掉转船头，回上海去。未到青浦以前，途中做了不少布道工作。

同年三月戴德生及派克氏又从上海出发，沿苏州河向北开驶往嘉定，作第四次旅行布道。

到了嘉定看见一件奇事，就是大人小孩都惶惶逃避，街上不见一人，大概是因为相信流言，自相惊扰，但居民却欢喜从屋里门窗远看外国人。他们就从容在街上行走，让人看见他们，并告诉人家可以免费看内外科各种病症。民众对他们的态度因而转变，有人称他们为“善人”。

有许多人远远跟着他们走，越来越多，甚至将店前所排的货物踏坏。二人就退到城内的空场去，施医、赠药、送书、讲道，忙了一天。又到西门去，对一群民众讲道，趁他们情绪还很好的时候就离开他们，为将来留机会再对他们讲道。。

第二十二章第五次旅行布道二十二岁

崇明海门南通州

一八五五年四月，戴德生又自上海出发，作第五次旅行布道。第一次的目的地为崇明岛。

同行者乃是卜尔顿教士。崇明离上海不过一百华里，虽然很近各差会的根据地上海，却从来没有基督教会的人过去传过福音。船一直开到崇明县，二人遍行各街及近邻，传道医病，人民态度很好。后来有人来查问他们来崇明的用意，他们就去见县长，当面说明。县长是一位庄严年青的人，对他们很有礼貌，接受所赠送的圣经，并细听二人说明圣经内容的要点，最后声明对二人来崇明传道不反对。

有一天，戴卜二人进入城隍庙，卜氏在正殿前的院子用上海话讲道，戴氏在旁边一间屋子看病。后来卜氏力竭声嘶，不能再讲，戴氏便停止看病，出来讲道。因为他人矮小，就爬上青铜香炉，管庙的人也不反对。戴氏的日记说："这次听众至少有五六百人，就是说一千人也不算太多。等他们安静了，我用最大的声音对他们讲道。我从来没有见过露天的听众比这次更安静，更注意的。屡次有人说：'不错，不错'，使我得到鼓励。"

这时候一连大雨几天，他们无法出门工作，不得已住在船上。船上篷盖处处漏水，坐卧不安，辛苦得很。可是虽然大雨数日，泥浆没胫，还是有人来船问道。二人详细解释，不明不止。苟非阴雨涟涟，哪有工夫说得那样仔细？离开崇明县之前，二人决定遍访各学校，分送圣经，及其他福音书籍。一日的上午，找到十三处私塾，一间书院。每到一处，一人站在门外应付群众，一人入内和学者讨论福音要点。离开崇明县之后，船沿西岸向北行驶。太阳将要下山，船到岛的西北角，开入一条小河，二人上岸散步。天朗气清，风景绝佳。二人又回船上，经过一度的商量，决定叫船主沿岛的北岸向东开驶，不料船上工人一致反对，说什么这样行船危险太大等话。二人以为工人的话牵强得很，知道别有缘故，一定要他们照原定计划走。戴氏又对他们力言必须照办，并注视指南针，看船是否望东而过。时候已不早，二人睡着了。船主趁他们睡着的时候，将舵一转，船头北指，又遇风顺，进行很快，戴氏猛然惊醒，船已近独山岛了。（这时候，一八五五年，海门就在独山岛上，与大陆尚有一水之隔，后来这水道被沙泥淤塞，已不见有独山岛了。）二人知已上当，但也无可如何，只好将错就错，另想办法。关于这一件事，戴德生这样说："对他们发怒，也是没有用处，只让他们更觉得好笑。而且船离崇明已有一百里以上，若再回去，必须废去一天工夫。又听说这岛上村镇很多，值得一到，就决定在这短期内，努力工作一下。"

二人雇了两架小车，一架坐人，一架载书，到了一个大村庄和一个镇，名叫黄山。黄山人以为他们是福建人，大概是叛徒。一时空气很紧张。经过解释之后，大家认为满意，就静听卜尔顿讲道。临走戴德生也对大众演讲。讲完，问可否再来讲道。他们齐声说："可以，可以！"并问："几时再来？"会毕，在大雨之下，坐小车回船。船到时，已是晚上十点钟了，满心感谢，已到独山岛开福音之门。六个月之后，海门两个有钱的弟兄，看过分送的圣经，派人到上海请戴卜二氏往海门，久住在他们的家里，教导他们。可惜二人因事未去。

当天深夜，船离独山。因为顺风顺水，走得很快。次日天明，已近狼山。就吩咐船主转入江北支流。二人看见天气很好，日丽风和，游兴甚高，而且喉咙哑痛，需要休息，就决定登山游览，命船夫在泊船处静候他们回来。关于此行，戴德生有日记，节录如下："此地土壤肥美，清风带来豆花香气。走近狼山，风景绝美，非笔墨所能形容。山有五峰，中峰最高。

山顶有一座塔，从远处看，似乎新近修理，油漆光艳。从山脚至山腰，有佛寺，名泰山堂，规模宏大，远看很象一个村庄。"

"山坡很陡，磐石上一层薄土，铺盖野花青草。我们沿石阶而登，时见古木参天，细柳摇风。路旁有很多庙亭，点缀山景，益加出色。我从未见过这样美丽的风景。……我们走上山顶，登泰山塔，纵观四周的大自然，似乎正在敬拜造物主，不觉感叹说：'美哉，美哉！愈看愈美。'那天气候绝好，日光辉煌。窥入望远镜，数十里之外，景物看得十分清楚。在太阳丽光之下，万物似乎欣然向荣。我们所立的山峰，在五山峰之中，两个在左，两个在右。

山下四围之地，宛如一个大花园，青翠可爱。近处河流纵横，交错成文。水旁细柳垂丝，嘉禾竞秀，无数果树正在开花。整齐的篱笆环绕农家，间有松柏所盖的坟墓。大小村落，不计其数。举目远眺，长江在望，雄伟无比。江广约五十里至七十里。北面一片水光，宛如一湖。

水上大船小舟，络绎不绝，帆布有雪白的，有棕色的，也有破旧污黑的。江的南岸有独山，山上有寺庙很多。东北有南通州，城的四周都是平原，人口稠密。又有几个小湖，水色雪白，像融化的银，全景在目，美不胜收。

他们看见这幅全景，心中大受感动，默然站立，如摩西在尼波山上见迦南地。是的，那天所见才是真中国，何等远大，何等重要。在那时，戴德生蒙神启示，不在基督之名已被传开之地传福音，而应深入内地，叫没有听见的得知神的救恩。

从塔上下来，预备回船的时候，有一个和尚请戴氏烧香献捐。他踏上蒲团，用国语对众人讲神和基督的大爱及拜偶像的愚蠢。讲完卜尔顿用上海话再说一遍，众人颇受感动。和尚见情势不好，请二人出去，他们置之不理，直到讲完才走。

第二天早晨，二人预备向南通州出发，心中知道撒但决不甘心让他们进攻他的黑暗地盘，势必用毒辣手段反攻。然而责任所在，不敢退缩，于是决定前进。以下是戴德生的记载：“我们吃完早餐，将自己的性命交托在神的手里，并求祂赐福，准备动身。我们的本地教员劝我们不要去，但是我们靠神的帮助，不让任何事拦阻我们，就吩咐他们留在船里，如果我们不回来，赶快调查不回的原因，立刻回上海，报告同道。就将书装入两个袋子，带一个仆人，坐小车出发。目的地离出发点约二十三里。”

“没有走好远，仆人听得该地军人的不法行为，就害怕并请准他回去。我们不勉强人冒险。路上遇见一个长者，劝我们不要到南通州去，以免后悔。我们多谢他的好意，可是不论前面有锁链，监牢，乃至于死，我们靠主的恩典，不能再让南通州人没有机会听见福音。”

“这时候小车夫也不肯去了。我们也不勉强他，就让他回去。幸而不难另雇一架小车。

阴雨涟涟，泥路成浆，前途危险，令人心中不快。但是我们用圣经短节，诗歌句语，互相勉励，颇受安慰。沿路传福音，并分送圣经。……近通州西郊的时候，我们引用古时受压迫之基督徒所用的祷告词：‘现在求主鉴察他们恐吓我们，叫你仆人大放胆量。’”

“没有进入城郊之前，我们叫小车在某一地点等候我们，免得他因我们缘故吃苦。自己拿起书袋，望着城走。离城门还远的时候，有一个半醉的大汉，忽然抓住卜尔顿的两肩。卜氏尽力挣扎，我上前来看，即被十余人包围，将我们急赶入城。我觉得手上一袋书太重了，又无法换手，流出一身大汗，几乎跟不上他们。我们坚持当将我们带入衙门，但是他们用最粗野的话说他们要怎么作，就怎么作。过一会儿，那抓卜尔顿的大汉转来抓我，苦待我；因为我个子力气都比卜氏小，无力抵抗他。他屡次抓住我的头发，几乎把我打倒在地。又拉我的领子，使我几乎不能呼吸。我的肩和臂都被拉得发青。如果再拉下去，一定会昏倒的，这时我筋疲力尽，想到母亲最近给我一封信内有一节诗说：我们爱谈福乐天国，何等美丽何等辉煌，常常见证个中光荣；若在天堂更将如何？脱去肉身，与主同在，永远不能犯罪。世人最残酷的恶毒，也只能把我送上天堂，还有什么可怕？这样一想，好象渴时得饮甘泉，精神倍觉清新。”

“途中他们争论，怎样对待我们。温和的主张把我们送入衙门，凶恶

的说要把我们立刻杀死。我们二人心里完全平安，互相提醒古时使徒以被算是配因耶稣的名受辱而快乐。我试了好久，终于把衣袋中的红纸名片拿出来，交给他们，此后他们待我比较客气些。我坚持必须把我们送入衙门。起头一再说过：我们是英国人，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不信。”

“我们被拖过的街道，似乎长的不得了。我想这怎么得了。忽然一齐停在一座房屋的门前，说是地方官的住宅，我喜出望外，满心感谢。那时我力已尽，流了一身汗，像从水里出来的，舌头粘在上颚。我靠着墙壁，看见卜尔顿的情形和我差不多。我请他们拿椅子给我们坐一下，回答说：‘等一等。’又求他们给我们点茶喝，得到同样的答覆。门外已聚了一大群老百姓。卜尔顿休息一下，开始对民众传福音。我们的名片和书拿进去之后，那因地位太低，不敢负责，叫我们再等一下，预备将我们送到他的长官的衙门。”

“听见了这一点，并查出他们有意要叫我们再走过拥挤的街道，我们不肯走这一步，并坚持非用轿子抬我们不可。小官踌躇了一下，才叫两乘轿子，把我们抬去。我们在轿中得到休息，想到撒但虽然恶毒，究竟福音还是被传入南通州，心中觉得快乐，面有喜色。听街上人说：‘看来他们不像坏人。’有的似乎可怜我们。时候过得快，不觉到了衙门。起头尚疑是监牢，一见‘民之父母’四个字，才知道是县长衙门。”

“我们的名片又送进去，一会儿差役把我们引到陈大老爷之前。陈知县头戴蓝顶花翎，身穿朝服，见他的人都跪下，对他磕头。有人叫我们也跪下，我们不肯。陈老爷曾作过上海道台，很知道对西人不得无礼，因此对我们特别客气。他请我们到里面去，侍从的人都跟进去。我们把来南通州的意思说明一遍，再将新约及旧约缩本（创世记至路得记）送给他，并简单说明书的内容。他很注意听，各小官也自然表示注意。话说完了，陈知县命进点心，我们欣然领受，主人也陪同饮食。”

“坐了好久，我们请陈知县准我们到街上去游览一下，并分送圣经。他欣然许可。我们又说这次受了很大的侮辱，但是我们不想追究，因为当兵的知识很低；但希望他出布告，以后不得再有同样事情。这一点他也答应了，即亲自送我们出大门，又派几个差役沿路保护我们。我们出去，把所带的书分送给老百姓，又参观了孔庙，然后再去找所雇的小车。差役又陪我们走了一段路。当经过人多的街上，他们将头向左右急转，用辫子鞭打过路人。黄昏时候回到船上，诚心感谢天父，保护我们，恩助我们。”。

第二十三章第六次旅行布道二十三岁

吴淞、浏河、常熟、杨舍、江阴、靖江、横泾、华墅

伦敦中国布道会尚未批准戴氏在上海建造房子的计划，所以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往内地布道。上海圣经公会总会供给他福音书籍以便分送，并他的大部旅费。

一八五五年五月八日，他独自沿长江南岸向镇江出发。因着战争，路上危险很多，但他的灵命上又有一次转机。船开出吴淞后，遇到大风浪三天，几乎沉没。五月十一日早到八庙江，祷告后上岸。有七八十人逼近他，因为从未见过外国人。他乘机对他们传福音，讲毕到浏河镇布道。从浏河往横泾的时候，看见许多乡镇，福音尚未传到。这次时间短促，无法详解福音。因此，心中忧愁。但想到主的话："我口所出的话，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打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十一节），心中就得安慰。

虽然目前似乎没有收获，但是想到神信实的应许："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诗篇一二六篇五节），又立刻得到鼓励。

在横泾，他分送很多福音书籍，并在一尼姑庵内向数百人宣传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道理，颇能引起尼姑及其他听众的兴趣。

五月十二日，天气很热，戴氏先到龙王庙，后往张家祠。该地有居民四千，他们从未听过福音及见过外国人，故初见戴氏骇惧。不久，男女老幼多来看他，听他讲中国话，十分希奇。当他拿表看时，一人说："我从未见过这种眼镜。"另一人说："这不是眼镜，乃是千里镜。"

第三人说："都不是，这是一只钟，到了钟点，自己会敲，他鼻子上所戴的才是千里镜。"戴氏后至登州市，在二百听众前布道及分送福音书籍。

五月十三日礼拜日戴氏在船上安静的读经及礼拜数小时，然后上岸在

村庄三处布道及分送福音书籍。

船继续往上游开，五月十五日从船上可以看见狼山和对岸的福山。他在福山及邻近地点传了几天福音，再到常熟去传道。他听见本地人说："这个'洋鬼子'的话和我们的差不多。"

五月二十一日是戴氏的生日，他在青草岛上两个镇一个大村庄医病讲道。一天之内，诊治四五十人之多。二十二日清早，离开青草岛，船往西行了二十余里，进入一条小河。在此上岸分送几本圣经，再步行到杨舍，从北门进城，入城隍庙讲道。讲完，上城墙观看城内外风景，沿城墙上面走到南门而下。又步行到石子山，站在山顶观看四面的风景，极其美丽。

拿出望远镜来看，数出五十四座小山。遥远的村庄城市及山水田野都看得清清楚楚。长江数处被江边小山所蔽，江水断继，宛如小湖。戴氏站在山顶，高瞻远瞩，见中国领土广大，人民之众多，念芸芸众生，无缘听到基督福音，心中着急，重新对神奉献，愿负此艰巨责任。

以后内地会所定的工作原则大概胚胎于此时。

五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在青草岛传道，分送圣经给私塾先生，并医病施药，割治一个青年人额瘤，再将余下的书，在江阴靖江送完，共送二千七百本的福音书籍。五月二十九日开始回程，越二日，夜半回到上海，满心感谢。。

第二十四章第七次旅行布道倒空一切合乎主用

二十三岁

拓林、乍浦、蟹浦、宁波

八月廿三日夜十一时剃头染发一八五五年六月初旬，戴氏在上海南门租得一房子，他将学校搬到那面。当地尚无布道工作，所以他很喜欢在南门及他一月前在浦东杨泾所租的房子施医送药。因此传道工作可以便利进行。

六月十一日，戴德生派克及卜尔顿三人自上海向宁波出发，预备作旅行布道，同时换换空气。当天到拓林。第二天到江苏浙江的交界。戴德生暂时和他的同伴分手，带一仆人步行到乍浦，以便顺路登山，观看杭州湾的风景。在乍浦走入天后宫，对民众传福音。后来因为找不到他的同工，无法回到船上，旅馆又不肯接待。正在无可如何的时候，有一老妇可怜他，留他和仆人过一晚，让他们睡在稻草上，并给他们稀饭吃。

第二天，天亮就出去，到处寻找，终于找到派克及卜尔顿二人。就雇一只帆船，预备渡过杭州湾。等到黄昏上船，已被他人占满。交涉了好久，才将一部份的客人赶走。半夜开船，第二天早晨船到蟹浦。再坐一日的小船到宁波，会到许多教士，其中有两姊妹，一个二十岁，一个十八岁，叫作大雅（Dayer）姑娘，在一个女学校教书。

本来预备回上海的时候，沿路传福音，但因忽然得到消息，说卜尔顿的独生小孩生病很重，卜尔顿决定立刻回上海，戴氏决定陪他一同回去。因此，不能照原定计划作旅行布道的工作。

回到上海之后，戴氏仍住在伦敦会有两个月没有出上海，就在本地工作。当时上海霍乱流行，戴氏看见人民临到生死关头，态度比较诚恳，就更积极对他们讲救恩及永生的问题。

就在这时候，他年青的厨子贵华，公开认耶稣作他的救主。天气很热，他仍旧时常下乡布道，有时甚至在一天内到四五个地方传道。

八月六日，戴先生接到伦敦会的信，说有两个新派教士已经离开英国到中国来，请他在九月底之前迁出伦敦会住所。中国布道会也来函，说明不准在上海建筑会所。同时派克医师蒙神引导准备到宁波去开办医院。

这时戴德生真是苦闷，不知怎么办。八月十九日写信给他的妹妹说：“派克医师已接受宁波的聘请，几天之内就要动身。上礼拜几乎全部时间都用在寻找房子，却得不着一间，因为房东所要的押租数目太大，我出不起，真是伤脑筋。如果在短期内还是找不到房子，我预备穿中国衣服，住在乡下。这样作，并不容易，请你多多为我祷告。”

戴先生对于穿中国服装是这样的看法：既然没有法子在上海找到房子，就不能不到内地去，但是内地人民，一见外国人，大惊小怪，容易引起众人的注意，甚至集众侮辱，官厅且将藉条约而逐客。若穿西装而到内

地，等于故意标榜自己是外国人。诚然，和人民接触之后，仍将被人认出是外国人，但是到底慢一点，不会马上引来一群游手好闲的人，同时可以先给他一个立脚地，让他有机会替老百姓说话或医病，联络一点感情。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成为外国朋友了，不是一个“洋鬼子”，在心理作用上，相差甚远。况且许多中国人，看外国人穿中国服装为亲善中国的表示。所以他就买了一套中国服装，并预备将几样东西寄在派克在宁波家里，自己暂住在船上，作旅行布道工作，等有机会，再深入内地去住。

他正准备送派克医师到宁波去的时候，路上碰见一个人，问他要不要租一间在上海城里的小屋。屋内共有五间。一查才知道这屋近南门，尚未盖好。房东无钱把新盖的房子完工，正等钱用，只求先付六个月的房租，不收预费或押租。这正适合戴德生的需要。所以他立刻付定钱。主已听他的祷告，给他预备了。

当天晚上——八月二十三日——他叫一个剃头匠。把头剃了，照前清的习惯，留下一簇圆顶的头发，让它长成辫子，并把所留的头发染黑。在头发未长成以前，他用假发编成辫子。。

第二十五章海盐第八次旅行布道二十三岁

戴德生改穿中装之后，得到许多与从前不同的经验。在起居饮食上，比前方便经济得多。

内地的民众对他，没有像以前那种大惊小怪的情形，地痞流氓几乎完全不注意他，妇女小孩不像从前的怕他，端庄的人士比较肯接待他。至于他自己的感想与经验，可从他的信中看出。

有一封信给在赫尔的一位老朋友，这样说：“昨天晚上我和派克医师作别，现在穿中国衣服，独自一人在内地。今天我游览一些风景甚好的地方，和一些粗野的人在一起，他们对于我的医药服务非常感激，男女老幼，不断道谢，对于外国人无谓的犯忌一扫而空。自然，他们一听我开口说话，就知我是外国人。”

“我对于新服装还没有习惯，自不待言；特别不舒服的，就是鞋头跷起的中国鞋，可是不久就习惯了。最不方便的，就是光头不戴帽子；中国

人在热天不戴帽子。

一八五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戴德生”

另一封信在同日从浙江海盐写给他的妹妹，很有趣味，大意如下：“亲爱的阿美丽雅：我现在写一封信叫你惊讶，因为你从来没有从一个剃头长尾的人收到一封信。恐怕你猜想，把头弄昏，我最好先告诉你。我在八月二十三日，礼拜四夜里十一时，把我一部的头发，叫剃头匠剃掉，把余下的头发染黑。第二天清早，编一条辫子，然后穿上中国服装，送派克医师往宁波，送他三百多里之远，在路上沿途布道。现在我独自一人回上海，希望以后传道更加方便，但是我还没有讲到我的苦处。”

“第一、一生第一次把头发剃掉，是一个忍痛的经验，尤其是皮肤容易长痱子的人。我可以给你保证，剃头之后，再敷上头发染料，至六小时之久，是不会减轻剃头刀之刺激的。（染料成份如下：密陀僧一份，生石灰三份，再加水作成浆。）到梳头的时候，苦头达于极点，但是天下的福利，没有一样不是从吃苦得着的。如果吃苦可以叫人更加宝贝因吃苦而得的东西，那么，我将以高度自豪和爱恋的心看我的辫子。”

“第二、当整衣时候，才明白为什么欧洲人所雇用的中国人都喜欢穿外国皮鞋和外国袜子。中国袜子是粗布做的，自然没有一点弹性。一般的脚趾，当然反对被鞋挤得不成样，而脚踵更不欢喜把它的地位降低。又其次，便是裤子。哦！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衣服！我的裤腰比我的腰宽二尺；着裤的时候，将多余的二尺布叠在腹前，用坚韧的裤带扎紧。裤的腿部很短，比大腿稍微长一点，宽度和裤腰作正比例。裤脚插入布袜上端，其容量之大，足以贮藏二礼拜的粮食，中国衣服没有衬衫，只用一件短衫代替。袖子之宽，足以满足二十年前英国时髦女子的嗜好。衫裤的外面，套上一件出色的丝绸长袍。袖子越过指尖十二或十五寸。

用手的时候，自然要把它卷起来。不幸得很，热天没有帽子可戴，在火热太阳之下的确难受。”

八月二十九日礼拜三续：“亲爱的阿美丽雅：我不知道你是否厌烦这些琐碎的话。可是我也没有多工夫再细写。现在再说一点作结束，就是关于洗头：我以为这个，也当经验一下，以免后来因为对此外行而发生困难。所以我尽是忍受剃头匠的摩搔。一会儿捶背又开始了，没有捶完之前，我真觉得有点痛。第二次便能忍受，希望将来对于剃头匠这一部份的艺术，

可以处之泰然！”

他回到上海时候经过海盐，因他已经穿了中装，所以没有被居民发觉，直到向他们传道，分送福音书籍及医病的时候。

初秋，他回上海南门居住，过着与以前完全不同的中国生活。中国人及自己的感觉已如上述。外国同工则取笑、轻视、及批评他，使他难堪。他们双方有了隔膜，他成了孤独的人。

亦为唯一将所持守的人生观念付诸实行。但是神奇妙的快乐充满他的心灵。此外，他的仆人贵华要求受洗归主，及他伦敦朋友柏迦氏又寄给他四十镑，并在信内鼓励他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诗篇八十一篇十节）。是的，神不受任何限制。我们要求多少，祂决不使我们失望。”因此，戴德生的心灵得到不少喜乐和鼓励。。

第二十六章第九次旅行布道：百万人口教区再到崇明二十三岁

戴德生改着中装，目的在便利他到内地传道医病。一八五五年十月中旬，他将上海南门的工作暂交徐先生主持。带了贵华和一位姓钱的上海人，一齐出发到崇明岛，预备在崇明岛租屋居住，常川传道医病。这次因为他着中国服装，又兼前已到过崇明，人民对他已有相当的认识，所以很受地方人士的欢迎，一听见他要租房子，就有人报告说在新开河有屋出租。

那天是礼拜日，戴先生不愿出去看房屋，等到礼拜一稍微一接洽就成功了。就把房子洗涤粉刷一下，排起几条板凳，就算是礼拜堂和诊所了。新开河的人口不过两三万人，但是四周围村庄很多，全岛居民约有一百万人，大多数都住在乡下，所以他常常下乡去传道施医，很受乡人的欢迎。在新开河每天病人很多，得到好机会传福音给他们听，不到一个月就有慕道的人，内中有一位姓张的铁匠尤其热心。

因为病人很多，三礼拜后药物已经快要用完，不得不到上海去跑一趟，补充药物，并预备冬天的衣服。就将传道的工作暂时交给钱氏负责，在十

一月五日上船往上海，顺便往松江去看钱氏所关心的一位慕道青年。离崇明不久之后，新开河就出了事，究竟出了什么事，可从他回崇明后写给父母的信看出："我一到崇明，就把东西放在船上，立刻跑去看钱氏询问经过的情形。现在将经过的风波，讲个大概给你们知道。此地有两个中医，四个药商，看见人民很欢迎我，影响了他们的生意，就开茶会，商量怎样对付我，结果决定送十二块钱给县长，请他把我驱逐出境。我相信县长没有拿到钱，但是下级职员，看见有机会发财，除了这十二元之外，还可以向房东及中人要钱，同时对中医药商再多要些钱，因为驱逐西医，对于他们很有利。计已决定，就向上述的人们恐吓，勒索要钱。可是没有得到。过了几天，他们以为我已经回到崇明，就带一张公文来诊所，想要见我。公文的大意说，依法应将我送交上海道台会同英国领事重重处罚，并将和这事有关的中国人抵押，由崇明县知事严办云云。我相信这一件公文，县长全不知道。"

"钱某怕这件事闹大，就把公文抄了一张，立刻去上海找我。那时我在松江，钱氏找不到我，便将所抄的公文留下，又回崇明去了。后来衙差又来，说他们已经查明，知道我行医救人，动机慈祥，殊堪钦佩。如果我肯出十三元的手续费，这案就可了结。"

"我自上海回来，觉得有点着急，不是怕自己有危险，乃是怕连累我的同工。后来衙差把所要的钱，从十三元减到十无，再减到三元。看见一文也得不到，就转向中医和药商勒索十三块钱，这时似乎没有事了。"

"礼拜一吃过早饭，听说县长当天亲自出来剿海盗并查办我，且要将房东，中人，贵华及钱氏抓去审判；如果答得不好，每人各打三百至一千板。我们还是照常作礼拜，并恳切求神保护。太阳将下山的时候，衙役又来，说今天县长专心剿海盗，下次再来查办我。"

"第二天，我叫有关的人都住在我家里，而照常传道看病。下午正在开刀的时候，县长和一群差役兵丁已到诊所邻近。幸亏外科手术已完，否则我怕不能了结，因为我急得发抖。

两个钟头以后，才听说县长迳往省城去了。我们的祷告变为赞美，我想也许县长根本不知道崇明有一位戴德生，整个案件就是一个衙门敲诈的勾当。他们失败了，我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尝试。"虽然遭遇困难，戴氏的工作很有效果。铁匠张某，杂货商宋某及不少其他听道者公开承认救主并

有属灵生活。张某且在礼拜日休业，以便专心拜主。

十二月一日，戴德生到上海拿钱并寄信，在南门看到一封信如下："据巡回区监督公函云，阁下在崇明新开河向薛颂安租一座房屋，开设诊所，交给别人管理，而阁下不时亲往该诊所，主持一下，即回上海。以前阁下曾到靖江，违反中英条约，有案可查。今刘养全薛颂安钱海夷已被拘押待审，云云。据此，请即到本领事馆候问，勿延为要。副领事赫维福，一八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海"。

戴德生即往英国领事馆解释实情。领事告诉他，按照中英条约，英国人只可住在五个租界，违者得处以美金五百元罚款（约值英金百镑）。戴氏答说崇明有天主教神甫居住，可见条约中尚有规定。领事说，这一点应同英国公使声请交涉，不在领事馆权限之内，但护照未准之前，必须迁出崇明，否则依法处罚。戴德生只得照办。十二月二日写信给他的母亲说："亲爱的母亲：我的心忧愁，忧愁，忧愁！上礼拜五我回到上海，看见领事馆给我一封信，是早一个礼拜写的。我立刻去见领事，他不准我住在崇明。请替我祷告，我需要主的恩典，我觉得像摩西要对主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出埃及记卅二章二节）。或是像主耶稣所说：'我为羊舍命'（约翰第十章十五节），我不愿意像一个雇工，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如果我可以在安全中作事的话，我也不轻易冒险。我要知道主的旨意，并得到主的恩典，使我能够做到，就是被驱逐出境，亦所不惜。'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约翰十二章十七、十八节）。请你替我祷告，叫我不只在言语上跟从耶稣，乃是在事实和真理上跟从祂。"

到崇明结束传道工作后，在离别的前夕，他叫慕道的人来聚集。张铁匠说："我心里真是难过，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和你天天聚会呢？"他回答说："但是你可以在自己的家里敬拜主。"

礼拜日要把店门关起来，因为不论我在或不在崇明，神总是在的。你可以请人读圣经给你听，并请邻居来听福音。"

"我懂得很少，"宋某说，"我看圣经有很多字看不懂，因为你要离开，我心里真是忧愁，然而我感谢神，差你到这里来，从前我的罪很重，现在都放在主耶稣的身上了。他天天给我喜乐平安。"

"再来，再来！"邻居都说，"越快越好，我们忘不了我们的好医生和

他所传天上的真道。”。

第二十七章第十次旅行布道南浔旱地河流二十三岁

戴德生被上海英国领事馆勒令迁出崇明，心中不服，想要向英国公使上诉，可是公使包陵爵士，那时不在上海，不知何故，久不回沪，无从下手。后来在上海遇到一位刚从苏格兰休息回来的著名布道家宾惠廉，就和他商量应否上诉。宾氏回答说：“天父已将天上地下的权柄都交给主耶稣了；如果祂要你常在崇明岛工作，岂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吗？若是祂另有工作给你作，你为什么一定要靠政府的力量硬干呢？不，主的仆人不应当争，而必须愿意受神的引导，和万能的力量，完全顺服祂的旨意。”戴德生认为宾氏所说的有理，便不再坚持再往崇明去，而约同这位经验丰富，文雅幽默，和蔼可亲，被神重用的同工，同往浙江南浔布道。在那里住了十八天，并度过耶稣圣诞及阳历新年。二人各住在自己的木船里，结伴前行，同心协力，利用学校，庙宇，茶馆街市，以及倒塌房屋的空地作讲道的场所。戴氏的日记有下列一段话：“但愿我能够描写当时的情景。试用心眼看一看，在灯光昏黄的大房间里，排着许多方桌子，桌旁排着狭窄的板凳，每桌可坐八人。一群工人散坐在各桌饮茶吸烟。烟筒甚长，竹管铜头，茶房手携铜壶，往返炉桌之间，倒开水入杯。

“一会儿宾氏拿着油灯来了，大家都注意他，即有一群人走近我们，开始质疑问难，我穿中装，宾氏披着中国长袍，穿中国鞋，头戴没有顶纽的中国小帽，谈论风生，渐入佳境。我们无须介绍福音，他们首先提出问题：‘偶像都是假的么？’有一人问：‘我们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另一个问起：‘如果耶稣是在天上，我们在这里怎么能够拜他？’又有一人说：‘带我们去见见耶稣，我们就可以信祂。’茶房袖手旁听。有人劝宾先生剃头，戴一顶像我所戴的中国帽，以为这样一定好看得多，不久宾氏就实行这建议，改穿中装，有一个人跟着我们到处跑，定要替我们付茶钱，一共不到一个‘辨士’。我们可以很坦白的谈各种问题。最好的一点就是主和我们同在。”

因为宾氏及戴德生衣食言语礼貌都照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所以中国人欢迎他们到家里去。对于这一方面的经验，戴氏有信给他的小妹妹如下："看到一个中国家庭，全体聚集，听我们讲那位为世人的罪受死的，觉得很兴奋。靠近我坐下一个约十岁的女孩，双臂叠在桌面，头靠在臂上。坐在她的旁边就是她的哥哥，年十四岁，聪明可爱。又其次，坐着宾先生。对面有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坐着，男人都坐在桌旁，母亲及二个较大的女儿，和另一个妇人，坐在背后，隐约可见。当我对他们讲到我未得救的时候，母亲和妹妹替我恳切祷告，他们特别注意听。但愿神快快的在中国兴起爱主的母亲和妹妹。回到船上的时候，我们不禁流下喜乐和感恩的眼泪。若不是因为我们改穿中国服装，决不能像这样深入民间。"

除夕戴氏又写信回家说："现在已是严冬，北风尖锐得很。而我呢，不像去年几乎冻死，现在非常之舒服，每天只花二'先令'。自己住在当中一间小小的好舱房。前头一间，白天会客，夜里给仆人睡，后头一间给中文教员住。此外还有地方作烧饭藏书等等用途。我的房窗用蚌壳代替玻璃，可以透光，而防人偷看。一张台子可以吃饭写字，一个长柜，夜里铺上床褥。

还有座位可以接待两三个客。作家庭礼拜时，把当中一间房的前后门打开，可以容纳船上工人，中文教员，宾氏，仆人和我。但与主耶稣在世的生活却大两样，祂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祂为什么那样苦？为我的罪。真是不可思议！那么，我不再属于自己了，乃是祂的宝血买来的。但愿我能够用我已经属祂的全副的灵、魂、体，荣耀祂的名。"

有一天晚上，一位姓金的青年来访他们，带着一本西人所送的圣经。他读了很受感动，说他要作一个基督徒。谈话中听他们说什么偶像都不可拜，不为惊讶，说："难道雷公也不可拜吗？他明明是神。"那天晚上他随他们跪下，祷告真活神。第二天是礼拜日，他早晚都来礼拜。礼拜一他为作生意出门去了。他们只好将他的灵魂交托给神。

戴氏常常迫切的热望与神相似及交通；他与宾氏同工以后，心中更加饥渴需要。到黑暗而又不信神的地方为祂作见证的人，容易减少向神的爱及传福音的热心，甚至使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虽然有危险及恶劣环境影响传道人，使他们的灵命退步及与神的交通疏远，但是宾氏见证神的信实，来帮助祂的儿女。他也见证祂的应许："神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以赛亚书卅二章二节）。他又见证祂如何敌挡仇敌

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攻击祂的儿女，以祂的言语为饮食，深深的感觉神的同在。此外，他有丰富的学识，温和的性情及天赋的机智。他是一个可喜的伴侣。他的心灵是何等的高超！生活是何等的清苦！他的信仰终不动摇，对恶者的攻击永不止息。

宾氏——他的友谊及一切——是神所赐戴氏的奇妙恩惠。这友谊是人生的最大幸福，非金钱所能买得或权势所能指挥。在他的感化中，戴氏的智识和灵命长大，以至认识自己及神所给他的使命。他后来的成绩历以完美。。

第二十八章“在全能者的荫下”

二十三岁浙江乌镇一八五六年一月戴德生和宾惠廉的船泊在浙江乌店的邻近。二人上岸，立刻开始工作，沿路分送数百张福音单张，并对老百姓讲道。听众异常注意。第二天早上走到镇上离船较远的街道，进入茶馆传福音。后来在离船不远的地方，又对一大群民众演讲。二人看见民众都很注意听讲，心中快乐，相信主必特别祝福这次的旅行布道。不料情形忽然逆转，有一群走私盐的土棍，因为不识字，拿不到几本圣经，恼羞成怒，动手攻打戴氏和宾氏的船，打破几块板，幸未伤人。平息之后，大家在宾氏的船里祷告，感谢天父的保护。

一月十二日，暴徒在近河一间茶馆聚集，派人送一封信到布道船，勒索银洋十元，鸦片一斤，并危言恐吓，说如不照办，那晚必将船打破。宋氏见信大惊，立刻去预定的茶馆找两位西人，同时暗示船夫，乘机逃避。送信的人跟着宋氏往茶馆出发。这时戴氏和宾氏蒙神启示。心里觉得应该到昨天讲道的茶馆，以便答覆慕道者的询问，所以立刻就走回靠近河的茶馆，因此宋氏找不到他们。

那天晚上，天气本来很好，忽然乌云密布，十分黑暗。这时五十个暴徒叫了三百文的茶，开始打牌吸烟。船夫乘天漆黑之时起了锚，把两条船朝着相反的方面摇走，认为这样一来，即使一船被打破，大家还有一船可坐。戴氏和宾氏一进茶馆，看不见一个慕道的人，而馆内的几个人，对于道理，毫无兴趣，所以二人决定早点回家。船夫预先伏在路旁，等候他们，一见宾氏的灯，立刻把灯接过去，将火吹熄。戴氏不知何故，命他再点上

灯，他却将蜡烛丢入河。戴氏以为他发疯了，走上前，要防他跳水自尽。船主打手势，二人静听，方才告诉他们，说有暴徒要把船打破，今船已远避了。便领他们到其中一船的所在地，一会儿宋氏及其他同工都上了船，就开到安全地点。这时才将一切的经过细说一遍。宋氏在路上遇到十几个暴徒，很惊异的问他们说："外国人到哪里去了？"又问，"船在哪里？"那时宋氏和他们一样的莫名其妙。后来宋氏碰见船夫，才得上船。

二船一齐开走，时间很晚，地方荒凉，非安全之地，大家商量究竟到哪里去好，结果决定由船主斟酌。他说要摇回原处，后来不知是故意或错误，竟把船摇入另一条河，看看太黑，就下了碇，在那里过一夜。大家聚会祷告，并读诗篇九十一篇。

第二天早上四时，戴氏忽惊醒，两膝肿痛，听见外面大雨倾盆。天亮望外一看，船离以前所泊之处很近，要不是因为戴氏的膝肿痛和倾盆的大雨，必受良心的驱使而上街传道。但是这大雨下了一天不停，无法离船，又阻止了别人查问这船。因此，得到一天很愉快的休息。

礼拜一宾氏正上岸工作的时候，有一工人拿洗干净的衣服回来，急报严重的消息，说在大雨之下，暴徒仍然四出寻找我们。船夫听见大惊，立刻离开乌店。戴德生也正需往上海治病，这也是神的安排。。

第二十九章坚定不移汕头二十三岁

一八五六年二月中旬，戴德生与宾惠廉从浙江乌店及江苏松江回到上海，如果神许可的话，预备再回去工作，可是神却另有其他工作给他们负担。这时戴氏有以下这几句话："祂正在领导我们走所不知的道路，虽然不知，还是祂的道路。"

"主啊！我们何等欢喜，一切忧虑全卸给你，脱离自己安然休息，心知天上确有一位，凭着全爱，全能，全智，指挥一切，万无一失。"

在麦博士家里，每礼拜有一次祷告会。戴氏与宾氏从他们的船上去参加，遇到自汕头来一位信主的船主，名叫包瓦氏。他请大家替汕头祷告，并说到汕头那时黑暗的情形，却没有一人到那里去传福音。会毕再作个人谈话，戴德生深受感动，觉得神呼召他去，可是心里有一点不愿意去，因

为他舍不得离开宾氏。他曾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属灵人如宾氏，也没有享过这样快乐圣洁的交通，我想决不是神的旨意叫我与他分离。"

"但是经过几天我还是摆不脱神的新呼召。我的心非常不平安。有一天晚上，我和宾氏一同去访几位美国朋友，主妇弹唱'神向传道人的呼召'一曲如下：'我就去！我再不舍不得朋友和希望！'。使我大受感动，甚至使我的心破碎。握别主人出来的时候，我请宾氏到我的住所，流泪告诉他，主怎样呼召我到汕头去，而我却如何的不愿意去。宾氏听时，似乎诧异而快乐，毫无难过的表情，即回答说，那天晚上，主也呼召他到汕头去，只是有一点惋惜，因为要和我分离。"两人一齐去见包瓦氏，包船主大喜，立允免费带他们到汕头去。他们欣然接受，就在三月六日动身。

三月十二日，船到汕头。因为他们不愿意住在外国人所住的妈屿，所以颇不容易找到房子。找了两天，没有着落。碰巧在第三天遇到一个广东商人，宾氏用很流利的广东语和他谈几句话。他听见外国人说那样好的广东话，又着中国衣服，大感兴趣，自告奋勇，愿为他们找房子。由他在汕头作官的亲戚介绍，找到一处住所，可是地方并不好，只是一间房，在香烛店的楼上，四周小屋密集。包船主到这寓所问宾氏说："你不能找到一间好一点的住所么？"

他笑着说："我能够住在穷人中间，比住在顶舒服的家里更快乐。况且我的生活费只有十元一月。"包船主极为希奇大声说："宾先生，那不够我吃香烟。"他说："十块钱很够我用了。"

至于二人所住房间的设备，戴德生写信给家说："我们用布和几块板，把房间隔成三小间。

南面我住，北面是宾氏住，西面一间作书房公用，房东答应在下礼拜给我们作一个地板门。

这样我们就可以静秘一点。我们的床是几块木板铺成的。一个箱子盖，放在两袋书上，便是我们的桌子。又花了二百三十文钱，买两只竹凳，一只竹椅，就算布置好了。"在这一封信里，他又说到关于鸦片和苦力的问题，每月输入汕头的鸦片约三万二千斤，值英金二十五万镑。

中国人每月吸这么多的毒物，他们的贫穷败坏岂不足怪？还有一种惨无人道，贩卖奴隶的生意，叫作"苦力贸易"。这些苦力表面上被雇用若

干年，但是生还的没有几个。奸商先付他们多少钱，骗他们说，可以大发其财，有时且用更恶劣的方法牢笼他们。苦力一上船，经手人便向奸商按名收钱。这时候可怜的苦力才知道上当，可是已经太晚了。因为受不了虐待，有的跳下水，想要逃走，终被抓住，惨遭鞭打。许多苦力未到目的地——哈番哪、古巴、卡牢——就死了。有一条船运出数百苦力。船上的医生说，船未到之前，就要死掉三分之一。可怜！只有一位能救他们。哦！但愿祂施恩赐福。

因为外国人作这些惨无人道的事，所以汕头人都痛恨西人。因此戴氏和宾氏冤枉吃亏。

戴氏写信说："此地的老百姓痛恨外国人。我们上街，没有一次不受侮辱，讥笑，谩骂（叫我们洋狗洋猪）。我想我没有到过这样恶劣的地方。请多多为我们祷告，叫我们得到主的恩典，忍耐，和心身的力量，安然渡过一切，乃因祸得福。"

但是不久以后，老百姓的态度渐渐转好了。三年后，汕头的港口西医师德腊卜在伦敦中国布道会年会演讲，有以下一段的话："我很荣幸熟悉贵会一位代表——戴德生先生。那时他在汕头工作。他的热心和忠诚，我极愿意作个见证。我看见那位青年晚上回家，体倦脚痛，被太阳晒出满面的小泡，筋疲力尽蹶然倒下床暂息。数小时之后，又起来劳苦终日。他对华人行了很多善事，颇受他们高度的敬爱。他的感化力如同香花散布基督的馨气在他的环境里。"。

第三十章最后一月的同工二十四岁

光阴荏苒，已是六月中旬了。香烛店上的小房，越来越不容易住下去，似乎非另找地方不可。但是想到在汕头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只好到邻近的村镇去找。

后在一个小镇找到一上一下的小屋，觉得非常快乐。当戴氏去接收小屋的时候，房东一见他来就说："回去，立刻回去！我的邻居不许我租屋给你。"经过片时的默祷，戴氏觉得不应该回汕头。他把所雇的小船辞掉，开始为他的主作工。仆人知道潮州人的性情，非常着急，屡次问："天黑

的时候，我们住在哪里过夜呢？”“不要怕，”他镇静答覆：“主知道，祂必预备。”

说完又前进，走入庙宇、茶馆、及大街小巷，分送圣书给能读的人，并对他们传福音。他的心充满快乐，喜形于色，旁人都看得出。他们问：“你到哪里去睡？”“我不知道，”他坦白的答覆：“可是我的天父知道，祂无所不在，祂永不忘记祂的子民的需要，也决不会不供给他们的需要。”他们问：“你不怕遇到困难吗？”“不，我不着急，”他微笑说：“我的心完全平安，因为主必预备。”他继续分送圣经，直到天黑。有一个客家剃头匠，请他和仆人睡在他的剃头店楼上的房间，并给他们稀饭吃。晚上许多人来见他，有一个人送他两朵香花。戴氏又指示他们说：“这花的香气、美色，都是神所造的，禽鸟昆虫也都受祂的看顾，就是拜偶像，得罪神的人祂也是看顾的，何况天父的儿女，我们岂能不用信心仰望祂供给今生及死后一切的需要呢？”有一个人说：“奇怪，他把各种东西和神混为一谈。”可怜的人，的确神不在他们的心思里。

不久以后，香港一位教士派两个潮州基督徒来汕头帮忙。宾氏就托他们找一间屋，来作布道所，以为他们既是本地人，总有办法。可是找来找去，都不成功，他们只好守住香烛店上的房间，虽不舒服，总比没有好。怎样的不舒服呢？请看戴氏给他小妹妹的信：“亲爱的璐懿厦：我必须立刻回你的信，赶赴这次的邮船，否则恐怕终无回信给你。这个目的我希望即可达到，如果蚊子、苍蝇、蟑螂（长二寸四面纷飞），蜈蚣、壁虎、蟋蟀、跳蚤以及其他苦待我的东西许可的话。正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我三次进攻跳蚤，一次成功，两次失败。从此你可以想像，究有多少跳蚤。有时我才写半句就停下来，抓住三四只不速之客，打死几只蟑螂，再继续写下去。前几天的晚上，我觉得衣服里面有些怪东西，翻开一看，有一条蜈蚣，长二三寸，它咬我一口，伤处大肿，痛得利害。我立刻敷上炭酸亚，马上觉得好些。邻居很着急，拿一只母鸡来，不知作什么用？我把鸡送还，并说明白药粉的用处，他们听了，相当起敬。

幸亏我有些药在身边，我带来中国的东西之中，父亲的药箱算是最有价值的。”

这一个夏天，潮州洪水为灾，淹没的村镇不止二百个。正要收割的稻多被冲掉，连棺材也被冲出海去，死了不少人，灾祸真是惨重！戴氏和宾氏不能租到房屋作布道所，很感扫兴，就想用别样方法布道。汕头人以为

租房光为讲道，必无是理，一定有其他的作用。可是若租屋开医院诊所，那就不同了。西医他们可以欢迎。如果医生非讲宗教不可，那也何妨？他的药的确很好，就让他谈谈宗教，作交换条件罢！既然如此，二人就决定开办医院，最少也要办一个诊所。他们同心祷告，问主是否应当请戴氏去上海拿医药设备。正在这时候，汕头的长官生病，戴医生把他治好。他就大发热心，劝戴氏开办医院，并帮助他将香烛店全座租下来。戴氏只好去上海去一趟，可是他实在不愿意离开宾氏。那时有一个英国船主，自告奋勇，愿免费带戴氏到上海，所以就在七月初动身。二人满心感谢过去的蒙福，盼望将来更大的蒙福，彼此把爱友交托给那位永不误事的主，看顾保护。

两位教士，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俗语说："英雄爱英雄，好汉惜好汉。"二人不忍久别，满拟在短期内再会，同心协力，推进汕头的属灵工作，但是神却不要他们常在一起，因为神的葡萄园很大，不能把最好的园丁聚在一个角落，而让其他的部份荒废。二人握别之后，宾氏被捕，送至广州。几个月后，回到汕头，继续努力。后来又到北京及东三省、牛庄创办教会，为长老会立下中国教会的伟大基础。戴德生本想赶快带些医药设备回汕头，不料受了种种不可避免的拦阻，结果无法南下。他后来所成就的伟大工作，证明罗马书第八章廿八节的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第三十一章「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二十四岁

戴德生七月初离开汕头往上海，预备拿医药设备，回去办诊所。一到上海才知道他寄在伦敦会的医药设备都被火烧了。他心中难过，可想而知。在他的回忆录有以下几句话，「在那时我还不懂神是包罗万有的神，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祂，一切的环境与遭遇都是至仁至智至善的，因为都是他命定或许可的。因为不懂这一点，所以我的失望与痛苦非常之大。」

要解决他的困难，惟一的办法就是到宁波去找派克医师，看他能不能帮助一点药和必不可少的用具。但是在路上又遇到极大的波折，结果根本不能回汕头。以下是他自己的记录：「船开到石门河，再没有水路，所以

我就把船钱付了，再雇几个苦力担行李。太阳未出，就向长安出发，我走在前头，留下仆人照料行李。到了石门，我坐在北门外的茶馆里等候他们，等了很久。苦力到时似乎累得很，看来像都有鸦片烟瘾。他们吃完了茶饭，抽了大烟。觉得精力好一点。我主张立刻动身，希望在太阳不太热的上午，可以赶到长安。我的仆人说他有亲戚住在长安，并建议在长安过一夜。这个我不能同意，因为我希望当天晚上就在海宁上船往宁波。我们就动身，走入北门。约走了南北门距离的二分之一，苦力停下来休息，说他们不能抬行李到长安。经过一度的商量，他们答应抬到南门，按路程的比例付钱。我的仆人说他可以另雇挑夫。」

「我还是走在前头。走了四英里，就到长安，在那里等他们来。等了很久，还是不来，我觉得很奇怪。後来知道当天没有希望到海宁，想要回去看看，但是因为太阳很热，我的脚又痛得很，所以没有回去催他们。天已黑了，他们还没有到，我觉得很不安逸，就开始打听消息。

最後一个人问我是不是从石门来的，我说：『是。』他又问：『你是不是往海宁去？』我说：『是到海宁去。』他说：『那么，你的东西已被带走在你的前头，因为我坐在一间茶馆的时候，有一个苦力走进来，喝一杯茶赶快就走，说他所挑的竹箱和铺盖（正如你所说的）是从石门挑来的，今晚必须带到海宁，工钱每斤十文。』从这个人所说的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东西已往海宁去了；但是我的脚很痛，天又黑了，无法追去，只好在长安找客栈过一夜，但是这可不容易。我求神帮助，又走到另一条街，希望那里的人或者还不知道有外国人在城里，比较容易找到旅馆。後来我就进入一间小客栈，房间脏得很，用两块木板放在两只木凳上当床，枕头，铺盖、蚊帐、都没有，我用洋伞和鞋当枕头，就这样过了一晚。」

「八月五日礼拜二：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觉得又冷又倦，脚还是痛，我在长安城里到处打听我的仆人和挑夫，却得不到甚麼消息。这时虽然疲乏得很，脚尤其痛，我还是动身往海宁走去（约二十七里），中途过一村庄，休息一下，喝一杯茶，临走忽下大雨，就乘机对老百姓讲福音的真理。」

「下午四五点钟走到海宁，到处打听仆人和行李，都不知道。有人劝我到东门外泊海船处去打听，于是我就到小东门外去，仍无消息。我累得不得了，就在一间茶馆坐下休息。有一个人说他看见一个人挑一个竹箱一床铺盖，样式正如我所说的，约在半小时之前从这里经过，似乎是往大东

门或南门去，顶好到那里去问一下。我请他陪我去，并说要酬报他，可是他不肯去。旁边一人说他愿意陪我去，我们就动身，到处去问，没有结果。我又请一个人替我到处去找，倘若成功，必厚赏他。在等消息的时候，又对一大群的人讲道。」

「一会儿，帮我去找行李的人回来了，一无所见。我对他说：『我累得不得了，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地方过夜，我必酬劳你。』他陪我去，起头有两处肯接待我，後来又变卦，因为有衙役跟着来。第三个地方讲好了之後，因衙役来了一下，又不敢接待了。旁边一个青年骂店主没有良心，就对我说：『不要紧，你跟我来，如果找不到旅馆，就睡在我们的屋里吧。』我就同他去，可是他同住的人不许他接待我。这时候我几乎站不起来，然而还是不能不再去找。後来有一间小旅馆答应了，但是因为门前有几个人看见，就叫我先去茶馆里吃茶，等人都走了，才敢接待我。我们在茶馆里等到半夜，我的向导却找不到应许我去住的旅馆。走了一点多钟，那人跑了，让我自己去想法子过夜。」

「这时我正站在庙前，庙门已关闭了，我就躺在庙前的石阶上，把钱放在头底下当枕头。若不是因为看见有一个人偷偷的走近我，一会儿就会睡着了。当那人走近我的时候，我看出他是一个乞丐。他一定是想偷我的钱，我一点不动，注目看他，求天父不要离开我。那人走上来，细细的看我一下，要知道我是否睡着；因为天很暗，他看不见我在注视他，就轻轻地在我身边摸索。我用最安静的声音对他说：『你要甚麽？』他不答，走开了。」

「看他走开了，我心中感谢，等他走远了，我把一部份的钱放在衣袋里，其馀的钱收在袖子里，然後枕石而卧，昏昏入睡。忽然为二人很轻的脚步惊醒，我的神经因过度疲倦，非常锐敏，最小的声音可以使我惊醒。我又求惟一可靠的主保护我，我躺卧不动，直到一人到我的头下来摸钱。我又说话，他们坐在我的脚下。我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他们正如我一样，在庙前过夜。我叫他们到那边去睡，留下这一边给我。他们不肯动。我就坐起来，背靠着墙。

『你顶好躺下来睡，否则明天不能作工。』他们内中的一人说：『不要害怕，我们不离开你，也不让一个人来害你。』我答覆：『听我讲！我不要你的保护，我不需要你。我不是中国人，也不拜你们无用的菩萨，我敬拜真神，祂是我的父亲，我信靠祂。我知道你要甚麽，知道你的意恩，我必

睁开眼睛看你们，决不睡觉。』」

「其中的一个又走开了，一会儿带来第三个人。我觉得有一点不安，但仍仰望主的保护。有一二次，一人走过来看我有没有睡熟。『不要弄错！』我说，『我并没有睡着。』有时我的头低下来，他们中间必有一人爬起来，我立刻振作精神，开始说话。长夜过得很慢，我觉得累得很。为要提起精神，兼防入睡，我唱了几首赞美诗，朗诵圣经短节，并出声祷告。他们讨厌我，恨不得我快快停止。以後也下来麻烦我。天将亮的时候，他们溜了，我稍微睡一下。」

「八月六日礼拜三：昨晚帮我找旅馆的青年很早就把我叫醒。他很粗鲁待我，强要我酬劳他昨晚的辛苦，几乎要用武力对付我。我一时不慎，勃然大怒，抓住他的臂，向他下最後警告。

他的态度立刻软化，让我安息到鸣炮开城门的时候，然後求我给他几个钱买鸦片。我当然拒绝他的要求，给他所用两支蜡烛的代价了事。」

「我又回到长安，四出打听，仍无消息，就在一间茶馆吃东西，再用热水洗脚，洗完了，睡几个钟头，觉得好得多。又回到两天前和仆人与挑夫分离的南门，在路上省察自己，想到神对我是何等的良善，和我昨晚没有求主为我预备住的地方。我也责备自己，为一点东西这样着急，而对於我周围很多宝贵的灵魂，反不关心。我以罪人的身分到主面前，求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并知道祂已经悦纳我，赦免我，洁净我，使我圣洁。这时我所尝主耶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也更加明白被藐视，被厌弃，无处放枕头的滋味。我更深刻地感觉到那叫祂离开天上的荣耀，来到世界为我吃苦，乃至死在十字架上的伟大爱心。我想到『祂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话，我又想到祂在雅各的井旁疲倦、饥饿、乾渴，而仍然以行天父的旨意当作祂的饮食。相反的，我的爱是何等的渺小，我仰望祂饶恕我已往的罪，给我恩典和力量行祂的旨意，步祂的後尘，更完全属祂。我为自己，为英国及我的同工祷告。忧喜交集，甜蜜的眼泪滚滚滴下，几乎把长的路程都忘记，不知不觉，已到目的地了。在南门外喝一杯茶，打听失落的行李，讲耶稣的爱，再进城。问了好多人，毫无用处，就从北门出去。」

「在路上和主交通之後，我觉得精神身体加倍的好，可以走回石门湾（二十里）。未走之前，我入一间茶馆，买一点本地饼当饭吃，就在这里

居然遇见挑我行李的苦力。他说我走了之後，他把行李挑到南门，我的仆人暂时走开，一会儿回来，说他要和亲戚住一晚，就叫我把行李挑到他亲戚的家里。我叫苦力带我到这位亲戚的家里。家主说我的仆人住在他的家里一天一夜，就往杭州去了。他所知的，只是这一点。我知道别无办法，只好赶快回到上海去。时间已晚，不能往石门湾了，我又仰望那位能供给我一切需要的天父，立刻得到祂爱的凭据：有一人请我睡在搁浅在乾河的商行私有船上。」

「八月七日礼拜四：夜里还是很冷，蚊子很多，可是我还可以得到一点休息。起头我觉得很不好过，喉咙很痛。我想到神是怎样的好，叫我能够忍受几天夜里的冷气和白天的炎热。我也觉得我的重担从我的心里除去了，我把自己和我的事都交托主，知道倘若於我有益，就会再得到我的行李，否则必另有好意思在其中。走到石门湾，吃了早饭，我算一算钱，还有八百一十文。我知道到嘉兴船票一百二十文，从嘉兴到上海三百六十文，还剩下三百三十文，作四天的伙食费。我立刻到船公司去问船，他们说因为水浅，没有船往上海。我问：『有没有快邮船？』回答说：『已经开走了。』这时候我看见一只快邮船，正走到河的转湾，向嘉兴开去。我跑了约一英里即赶上了，我喊：『你们是否到嘉兴府去？』『不是』『是不是望嘉兴的方向去？』『不是。』我再喊：『你能不能让我坐你的船走一段水路？』回答说：『不行！』十分疲乏，而且失望，我倒在草上昏过去。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有人在我旁边谈论我。一人说：『他讲纯粹的上海话？』我坐起来，看见他们的船泊在河的对岸。谈了几句，他便叫小筏子过来载我去上大船。他们对我很好，给我茶点吃，又拿热水给我洗脚，每次看见有船经过，就喊叫船主带我到上海去，可是都不成功。我睡了几个钟头，就同船主上岸，要去关帝庙讲道。

在路上经过一只快邮船，船主一看见，就告诉我。我说我的钱不够，但是他还是喊叫说：『这里有一位外国人，路中被抢，无法回上海，请你把他带到你停船的地方，叫一乘桥于抬他回家，他会给你钱，万一他不给，等你回来我给你钱。』邮船答应了，九日早晨船到上海。路中虽然吃了很多苦，却也得了不少的机会传福音，并得了很多属灵的教训。」。

第三十二章「祂关了无人能开」二十四岁

戴先生回到上海之後，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对付他的仆人岳西。为慎重起见，他先派人详细调查，看究竟岳西是否盗窃了他的行李。调查的结果，得到岳西的信，证明确是有计划的盗窃。他的罪是无可辩护的，若要将他送官治罪，是很容易的事。许多人劝他这样办，但是他越想越觉得这样办很不妥当，因为若将岳西送官治罪，让他受衙门残忍的敲诈，势必断绝他得救的机会；一个人的灵魂岂不比四十金镑的行李宝贵吗？所以他就决定用另一个方法对付他，究竟用甚麼方法，可听戴氏说：「所以我就写一封坦白忠实的信给他，大意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他的罪状，和他应得的刑罚，我本想要把他送到衙门办罪，但一想到基督以善报恶的教训，就决定不要这样作，他可以放心，连他头上一根头发也不受伤害。我又告诉他，真真吃亏的不是我，乃是他自己；我无条件的饶恕他，并劝他加倍奋力，逃避将来的愤怒。我又附带地说，我不希望他将好用的东西送还给我，可是行李中有外国书籍文件，於他毫无用处，於我却很宝贵，最少他应当将这些书籍文件送还给我，如果他的良心能受感动，灵魂能够得救，那比我收回一点东西重要得多，我仍恳切为他祷告。」

这封信碰巧给英国著名的基督徒乔冶慕勒（George Muller）知道了。他极端赞成戴氏作法，并寄钱给他，足以抵补他所损失的。以後不断为戴氏的工作祷告，并给他很多帮助。因为他在这事上对神尽忠，所以神赏赐他这样一位终身朋友。还有他的好友柏迦夫妇送来四十英镑。

这封信在戴氏未离汕头的时候就寄出，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收到，主的应许是靠得住的，「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

（以赛亚第六十五章）八月二十二日戴德生又到了宁波，会到很多朋友。休息了一下就陪卓恩赐往慈溪布道，又陪瓜达满到镇海去传福音。派克医师已替他预备好药和其他必需的用具，他急欲回汕头去。这时长老会魏教士夫妇正预备到上海去，请他等几天一同去，竟等了一个礼拜。路上风不顺，又耽搁了几天，至十月初，才到上海，住在教士公所。包瓦氏船主正要开往汕头，戴氏将行李送上基隆号轮船，忽然伦敦会送来一封宾氏的信，大意说他和宾氏预备在汕头作的事，只好暂时作罢，因为宾氏被人捕送广州，虽无生命的危险，却需要相当长的时候才能回汕头。

戴德生看完了信，愕然木立，莫测高深。一次一次的拦阻，他的药毁坏了，行李被盗窃，并吃了许多苦，离开宁波的日期耽搁了，途中又迟慢，麻烦，现在竟把门关了。以前看为很清楚的道路，忽然像在五里雾中，不见方向。「祂关了，无人能开。」。

第三十三章「我要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廿四至廿五岁

戴德生回汕头的路似乎已被阻塞了，他又到宁波去。在宁波的城南吴家桥，派克医师租了一座房子，作办学校和诊所之用，看见他的同事没有地方，就将二楼让给他。这是内地会第一个家和传道的场所。

城南有一所女学校，内有二姊妹，姓大雅，中国人称她们为大雅大姑娘二姑娘。二姑娘名叫马利亚（Maria Dyer），天真烂漫，秀丽温雅，而又非常属灵，益加可爱。还有一家中国布道会外国教士住在城南，就是卓恩赐夫妇。二姑娘和卓家往来甚密；戴德生与卓恩赐夫妇已成莫逆之交，因此常得机会和姑娘见面。二人志同道合，宛若天生良配，不知不觉，渐萌爱恋。

戴德生用理智将爱情尽力压下，他想到种种反对求婚的理由，如同再回汕头的约言，深入内地的宿志，收入无定的可虑，以及渺茫的前途，又怕对方笑他太不自量。但是随他怎样抑制，越抑制情感越热烈，真是无可奈何。而二姑娘的情绪，也是大同小异。

那时，中英二国忽然进入战争状态，英舰炮轰广州，引起全国仇英情绪。这时候才明白神为什么拦阻戴德生回汕头。「我要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

这是主说的。

客居宁波的广东人痛恨西人，暗谋屠杀他们，并得道台的准许。幸亏有人劝一个替西人服务的朋友离开他的主人，以免危险，因此各教士得以知道屠杀西人的阴谋。于是大家聚会，迫切祷告，求天父保护。正在祷告

的时候，宁波海关监督往见道台，与他力争，说这种作法，结果必闯出滔天大祸，道台方才下令禁止暴动。

可是魔鬼不肯停止它的捣乱工作，所以情形还是很恶劣，结果教会的妇孺大多数决定离开宁波，到上海去，暂避风浪，请戴德生陪往。戴氏义不容辞，就答应了；心里实在不愿意去，因为大雅二姊妹决定陪她们的校长住在宁波。起头戴氏以为离开宁波，或者可以把他的爱情冲淡，而结果适得其反。诗经说：「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西国俗语说：「久违爱更深。」

不到上海还好，一到上海更是为她憔悴不已。诚於内，形於外，终於给他的朋友看穿了。他们都很赞成，以为两人是一对天生的良匹，劝他求婚。就写了一封求婚信。那时一位西人顾先生将往宁波，自告奋勇，愿意亲自带去面交。

可是戴德生不是天天坐在上海想他的爱人，相反的，他更加倍努力工作，希望忘了他的恋爱。

除了主持上海伦敦会一个礼拜堂之外，他常到城隍庙去传道。他作些救济乞丐的工作，内中有一个小孤丐儿，名叫天喜，後来作内地会绍兴教会头一个中国传道人。

不久之後，回信来了，是她的笔迹，那是没有疑问的，字迹清楚美丽。戴氏早已看熟了，决不会看错。回信很短，只说他所求的，乃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他有君子之心，以後不要提起这个问题去麻烦她。假使戴氏知道她写这几句时苦痛之深，他要觉得好一点；可是她在宁波，无法面质，又不敢再写信给她，真是痛苦。卓恩赐夫妇尽力安慰他。事实是她接到求婚信的时候，非常欢喜，她的姐姐也与同乐，姊妹即往见校长欧达世女士，想得她的同意。校长闻言大怒，坚决反对。那封回信差不多就是校长命令的话。二姑娘又羞又气，只好将一切交托给主。这时戴德生尽心研究所罗门所作的雅歌，颇有心得，就写信给他的妹妹说：「这是何等的荣耀，得以面对面的见主。并满有他丰富的爱心。我们不但与主同在，并且属主。雅歌第二章十六节：『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一语预表耶稣基督和我们的关系。」。

第三十四章敬畏祂的一无所缺二十五岁

中英的紧张关系渐渐和缓下来，中国的时局也渐渐好转，戴德生蒙神的引导，觉得应当回宁波去工作。但是没有回去之前，他觉得有一桩事应先办完，就是向中国布道会辞职，理由可以从他的回忆录看出：「我向来不肯负债，无论如何，用钱决不超过我的收入。但是中国布道会却往往靠借贷来付薪水，因此我常写信力争，但是结果不能改变主管人的作风，所以为要顺从良心，不能不辞职。」

「在我看来，对於欠债一点，神的话清楚得很，不容有所误会。罗马书十三章八节说：『什么都不可亏欠人。』我以为基督徒向人借钱是违背圣经的教训。他们以为神故意留下好的不给他们，就下决心靠自己的努力去得着神所不给的东西。信徒个人所认为不应当作的，信主的团体应当作吗？一人作，认为不对，众人同作，就算对吗？有人以为借债的事有例可援，这却不成理由，难道先例能使不合理的事变成合理的吗？圣经给我一个清楚的教训，就是不可和欠债的事情有什么关系。我不会想神是贫穷的神，缺少什么资源，或是有而不肯供给他的工作所必需的财物。我认为替神工作的时候，若遇到金钱的缺少，这表示该工作的那个发展或其进行的时期是不合乎神的旨意。根据以上的理由，并为满足良心的要求，我不能不向中国布道会辞职。」

同时卓恩赐夫妇亦向该会辞职。但是他们对该会许多负责人的感情很好，并且感激他们的代祷和同情。

戴德生回到宁波之後，派克医师将以前让给他一部份的房子全部让给他用。大雅二姑娘照旧住在女学校里，卓恩赐夫人还是常常请她一同出去访问慕道的中国家庭。因此，戴氏还是有机会会见她。她仍旧很温雅，很仁慈，与从前完全一样，但是对於那封信，却不提一个字。

卓恩赐夫人也不谈那问题。可是老校长欧达世女士还是极端反对戴氏的求婚，攻击不遗馀力，乃至到处说戴氏的坏话，并且特访卓恩赐夫人，请她不要再让戴氏在她的家里见大雅二姑娘。

戴德生虽然十分忍耐，却认为这件事不应该无限制的拖延下去。这时他听见人说欧达世女士和大雅二姑娘并无亲戚的关系，就想写信去问她的

保护人塔荫先生。但是觉得在未写之前，应当先征求两个姊妹的同意，所以就叫一乘轿子去拜访她们，到了学校，先见到姐姐，问可否和她们谈几句话，她说须先问代理校长包森夫人，但是叫她的妹妹立刻和她出去。他结果空跑一趟，只好回去将这事交托主，忍耐等候。

有一天宁波各女教士正在观桥头开祷告会，忽然大雨倾盆，潮水暴涨，灌入街道，卓恩赐及戴德生二人也因为大水迟回到家。到时听见佣人说，包森夫人及大雅二姑娘还在卓家等轿子坐回学校去。卓恩赐对戴氏说：「快到我的书房里去坐，让我试一试看能否给你一个机会见见她。」

一会儿回来说：「二位女士和内人在一起，没有旁的人，她们乐意让你上去谈谈。」

戴德生立刻上楼去，就看见他挚爱的人。他本来只想问她一句话，却不由己的，把他的情绪全部吐露出来。她看见旁边二位女士都是很好的朋友都很表同情，就表示她的爱，尽量安慰他。

最後戴氏说：「让我们将这事藉着祷告带到主的面前。」

约在七月十五日，戴德生将信寄出给塔荫。他和大雅二姑娘都很尊重长辈的意志和权柄，就存若顺服的心，等候回信。「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敬畏祂的，一无所缺。」。

第三十五章「以便以谢」「耶和华以勒」廿五岁

在观桥头会所的客厅里挂起一幅对联，上面写着：「以便以设耳」

「耶和华以拉」（古圣经）。

中国人看见这对联，字字都好懂，却不晓得里面的意思。可是戴氏在他一个月的病中，时时和神交通，深深地感觉到这两句话意义之真切。「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主耶和华必定为我们预备」。

这时候观桥头教会有几位热心的会友，其中最有希望的就是一位姓倪的。他本来是一个信佛的人，经营棉花生意。有一天他走过观桥头，听见钟声，看见一所耶稣堂，就走进去看看听听。这时戴氏正讲以下的经文：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倪氏听了很受感动。讲完之後，他站起来说：「我寻求真理很久，我的父亲也寻求真理，都得不着。孔教、佛教、道教、都不能给我平安，但是今晚所听见的，却能给我平安；从今以後，我是一个信耶稣的人。」

戴氏之快乐非言语所能形容。有一天倪氏忽然问戴氏说：「英国信耶稣教多少年？」戴氏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答覆他说：「大概有几百年。」

「几百年？！」倪氏喊出来，「而现在才来告诉我们；为甚麽不早点来？」戴氏病好了没有好久，宁波长老会的教士瓜达满忽然出天花，病很重。他无家眷，他的姊妹魏氏夫人有几个小孩，不能服事他，当地又无隔离医院。戴氏毅然答应去和病人同住，医治他，服事他。可惜医不好死了。戴氏所有的衣服都染上病毒，不可再用，必须烧毁。但是他却无钱再做新衣服，因为他绝不积蓄，有多馀的钱，马上捐助同工或其他穷苦的人。正在这时候，他留在汕头一年多的一箱衣服，被朋友送到宁波。「以便以谢」

「耶和华以勒」!。

第三十六章「早晨便必欢呼」二十五岁

瓜达满患了天花症，戴德生日夜服事他，直到他去世。虽然新近种过牛痘，究竟因为接触太多，终於受了传染，热度很高，睡不成眠，辗转反侧，情绪万种，深恐求婚书得到不同意答覆，病体何堪受此打击？当此牵肠挂肚，情至可悯的时候，他得到一种奇妙神秘的幻觉，当日就写信告诉他的妹妹：「忽然我觉得马利亚在我的面前，走进来的时候，无声无臭，如同空气一般。奇妙的平安，悄然透入我的全身，我确知她就在我身边。霎时，我觉得像被一种魔力抓住。我闭目伸手向她，她用温暖柔软的手握住我的手。我睁开感谢的眼看她，她挥手示我不要作声，将左手放在我的额上。我立刻觉得我的发烧和头痛好像从枕头里下沉而消灭。

她对我小语说不要挂虑，她是我的，我是她的，叫我安静睡眠，我就睡着了。数小时之後睡醒，热已退了，不过身体很弱。『甘甜之梦』我说，只是那时我的醒眼大开，如同此时一样，我感觉她的手，和现在感觉笔和

纸一样的真切。我发热的时候我惧怕的，就是我们的相爱或将成为泡影，因此你可以想像，我从这一场『甘甜之梦』所得到的安慰是多么大。」

好事多磨，欧达世老校长对戴德生的恶感与攻击越来越凶。她不但写信到伦敦给塔荫先生，拚命破坏，而且提出很严重的毁谤语中伤他。连马利亚也开始惊讶自己对於认识不久的戴德生之信仰还没有动摇，然而他们的相爱是出乎神所赐的，爱太深太大了，无法摇动。可是她难免觉得痛苦，尤其是在瓜达满及戴德生病的时候，她不能亲去安慰他。虽然她不知道，但是戴氏在幻想中已看见她。

瓜达满死後，魏夫人要将她弟弟的手提小风琴送给戴德生，可是他不肯接受。恐怕给别人更有攻击的机会。他写信给母亲说：「我若接受此乐器，势必被人看为一种酬劳，那是不可不防备的，因为我不愿意给任何人想，我愿意从主的仆人得到酬劳。」

这时卓恩赐和戴德生看见许多听道的人穷到极点，每食不饱，就立志节衣缩食，开始施粥。

每天早晨约有六十至八十人来听道并吃稀饭。有一天佣人报告说：「明天无米烧稀饭了。」

这时二人囊空如洗，无法买米，立即迫切祷告神赏赐日用的伙食。「就在这一天，」戴德生说：「一封信提早一个礼拜到了。卓恩赐收到二百十四元美金，所以我们再次地感谢神，提起勇气。就拿支票去见一个商人。寻常需要等几天，方才可以拿到钱，这次他却说：『礼拜一可来取款。』那一天他虽不能全数兑换，还是先付给我们七十块钱。所以一切都好，『哦！直接靠那不会误事的主，是何等的甜蜜啊！』」

「礼拜一早上，贫民照常来吃粥，因为我们没有通知他们不要来，知道这是神的工作，祂必预备。我们一想到神不但供给我们，连孤儿寡妇、瞎子、瘸子、以及赤贫的人，都得吃饱，不禁流出感恩的眼泪。『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善。投靠祂的人有福了。因敬畏祂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甚麽好处都不缺。』赞美主甚麽好处都不缺！此外不好的东西，要它作甚麽？」过了几天，神又替戴德生成全一件大事。十一月下旬，期待已久的信来了：赞成！经过详细的调查，塔荫先生认为戴德生是一位非常有希望的青年教士，中国布道会的干事十分夸奖戴氏，至於所收攻击戴氏的信，塔荫先生认为毫无价

值。经过慎重考虑之後，保护人欣然许可，但说须等到满二十一岁，始可结婚，也不过再等两个多月而已。

在极端守旧的中国境内，要见一个女子是何其难啊！怎麼去见大雅二姑娘呢？马上过河去见包夫人，请她帮忙，是礼所不许的。到二姑娘所住的院内去见她，也是不行。请她到自己的寓所，更是不行。真是不好办！可是消息传得很快，美国浸礼会挪尔顿夫人听见了，她很赞成这个婚事。她住在城外河旁一座幽静的房屋，她写信请大雅二小姐到她的家来谈谈，当她来访的时候，若碰巧屋里有其他的客人，那就是在中国，也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戴氏就在挪尔顿夫人的客厅里静候。送信的使者过江去请她。时候过得真慢，好像使者永远不会回来。

最後走廊里来了一位窈窕淑女！秀丽的身体，轻快的脚步，清亮的声音。客厅的门开了，两人第一次独自在一起。四十年後，这一次的快乐，还在他的心坎中，不减当年。「我门二人坐在卧椅上，连肩而坐，她的手握紧我的手，我爱她的心从来没有冷过，现在还是一样。」。

第三十七章完全合一二十五岁

订婚之後，戴德生可以不时和他所爱的人见面，心中十分快乐。「我的健康与精神从来没有像现在的好。」

他说：「愿荣耀颂赞归给行奇事的神，祂叫头被压低的人举首，叫中伤我们的阴谋反为我们造福。」

一八五八年一月初旬，戴德生约他的未婚妻和新校长包森夫人到观桥头茶叙。他又说：「不料，因为周济穷人，开支过多，而自邀约茶会之後，毫无收入，到了约会之日，身边只剩一文钱。

那天早餐尚可勉强供给，中餐既无食物，又无金钱可以购买，只好向天父祈求，他不会忘记我们的需要。最可虑的一点，就是那天晚上无以款待客人。对于这一点，我们特别呼吁天父周济。」

「祷告之後，我和卓恩赐商量如何度过难关，二人同意将可出卖的一件东西卖掉，以济燃眉之急，我们一查，只有一个旧时钟可以出卖，就拿

到邻近的钟表店去卖。店主愿意收买，但是问他要钱的时候，他说自然要先留在店里几天，看看好不好用，才能给钱。他的理由很对，无可反驳，可是缓不济急，还是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还有一个旧火炉可以出卖，可是原有的舟桥，昨晚忽被移走，必须摆渡，才能过去。摆渡钱二文，而我们二人只有一文钱，所以又是办不通。回家之後，我们的厨子求我们先用他的一点储蓄，可是卓恩赐却反对借钱，他说：「就是为吃饭，也不借钱，何况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就要供给我们呢？」虽然这样说，心里却有一点着急。于是二人进入书房，向天父呼求。

祂听我们的祷告，救我们脱离困难，我们还跪求的时候，厨子大叫：『先生，先生！有信，有信！』这封信比所期望的早到几天。内附柏迦氏慷慨的捐款。『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信靠祂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结婚上前数日，戴德生对他的未婚妻说：「你若愿意退婚，我不勉强你守婚约，你已看见我们可能要遇到生活上很大的困难。」

她甘甜的声音打断他的话：「你忘记了吗？我在远方的外乡成为孤儿，神是我的父亲，你想我今後不敢再信靠祂吗？」戴氏说：「我的心因喜乐而歌唱。」

他後来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强调的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著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箴言第卅一章十节。

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日，天气绝好，戴德生在灿烂太阳光上下渡江到英国领事馆。顾牧师证婚，赫德爵士代表领事，魏教士代表家长主婚。新娘貌美丽，而神甘甜。着灰色丝外衣，蒙结婚白纱罩。戴德生穿中国便衣，观者多以为二人外表相差甚远。礼毕，即往魏公馆用茶难，客人恭祝新郎新妇，尽欢而散。新郎新娘即往西山度蜜月。

戴先生的日记说：「一月二十八日：我们真快乐，主亲自将我们的忧愁变为喜乐，赐赞美歌声代替忧伤的灵。二十九日：祂听了我们的祷告，克服要将我们分开的人，又表白祂所赐给我们的信仰之可贵，叫我们真是快乐极了！」。

第三十八章「我们的,,,,喜乐并所夸的冠冕」廿六岁

既度了蜜月，戴先生及夫人迁到东钱湖滨去住一个月，对四周村庄的渔民传福音。可惜因为环境卫生不好，夫妇都患伤寒症，不得不回宁波养病。病好之後，夫妻同心协力，为主工作。

戴先生起头还没有本地人帮他的忙，讲道、教书、开方、配药、通信、招待宾客，处理杂务，旅行布道，甚麽都要自己去作。戴夫人办一间小学校，每日教书七小时，又要拜访邻居妇女，安慰老人，指导妇孺，终日忙碌而态度从容，举止大方，言语中肯，笑容可掬。邻人都敬爱她。

这时长毛军已入浙江，威胁宁波，地方不靖，又兼阴雨涟涟，大水为患，五谷不登，人心惶惶，男女老少，求鬼媚佛，教会工作，大受影响。戴氏开始用有色幻灯影片，宣讲福音故事，听众因而大增。约在此时，倪先生介绍一个作篮子的竹匠，姓方，名叫能贵，他後来成为很有恩赐的传道人，给戴氏不少帮助。这时士大夫肯来听福音的极少，信主的人大多数是穷人，不识字，也无工夫费数年学汉文。所以戴先生就用罗马字教他们宁波白话圣经。聪明的不到一个月就能读全部圣经，真是失学成人补习经书绝妙的工具。有一天，戴氏的中文教员邱先生进来要买一本罗马字的圣经，戴先生说：「你能读汉文，为甚麽不买一本文理圣经？」邱氏说：「不是为我自己，乃是为我的母亲，请你为她祷告。」

戴氏满心感谢，切求主感动她的心，叫她得教。邱老太太听见学一个月工夫就能读书，非常高兴，愿试一下，结果正如她的儿子所说的，十分欢喜，大大运用她的新工具，勤读圣经，又蒙儿子的帮助和戴氏夫妇殷殷教导，不久就得了救，成为有力量的基督徒。

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国和英国在天津签订条约，内有一款，准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旅行，大开传教之门。戴氏素来最爱深入中国内地传道，但是在这时候，宁波的教会还很幼稚，信徒犹如婴孩，戴氏夫妇怎能离开他们属灵的幼年子女呢？只好暂留宁波，日夜教导他们。

戴氏夫妇备印罗马字教科书及圣经，使慕道友学习。他们的目的为要兴起及造就有力传道人往内地传道，至少有六七人被他们所栽培，後来有分内地会工作。。

第三十九章「得人如得鱼」二十六岁

戴德生夫妇心里火热，最爱救人的灵魂，他们引来归主的信徒，也有这个特性，都欢喜救人的灵魂，倪氏，方能贵及邱氏母子，都是有名的例子。邱老太太得救之後，天天到邻居的家里读圣经给妇女们听。育一个老太婆，耳很聋，眼几乎瞎了，每日怨天尤人，老是想自己的苦处。邱老太太用最大的爱心和忍耐，天天教她，并为她祷告，居然得救。戴氏说：「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信徒像她那样快乐。她爱神的殿，她爱神的百姓，不论天晴天雨，天冷天热，她必扶着小孙的肩膀，来作礼拜。有时竟走三四里以上的路。她看不见，也听不见甚麼，但是她与神相会，神也祝福她。她见到神的百姓，得到热烈的欢迎，而感觉愉快。」

还有一位姓陈的老人，他的儿子不肖，把他的产业耗尽而死。老人家穷途末路，每日贩卖针线及杂细东西糊口。势利旧交，都看不起他，给他难堪。後来邱老太太劝他到戴氏那里去作礼拜；他看见大家笑容满面，虽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连死的毒钩，都不能使他们丧胆，眼界为之大开，恍然觉悟，乃将他的重担卸给慈悲赦罪的神，而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

他最爱读圣经，天天向陋巷的贫穷老百姓宣讲福音。

又有一个奉化农夫，和方能贵同乡，他卧病的时候，听见有声音告诉他，说他的病只需吃点草药就会好，并叫他到宁波去，在那里可以听见新教，而得到心的平安。他照所听见的去作，每天割草度日。後来在茶馆里遇见方能贵，听他讲新教，跟他学读罗马字圣经，得以接近戴氏，而彻底得救。後来他回老家去，为主传道五十年。

有一天方能贵挑一担篮子出去卖，有几个女人要买香篮，他说没有，女人惊怪吵闹。他说明理由，又对她们传福音，女人不耐烦走了。忽然高头有一个人问：「你讲的甚么？」原来问者是一个宁波漆匠，站在楼梯上

作工，所以能贵没有看见他。这人便是王来君，後来成为很有力量的传道人。。

第四十章「神为他们行了何等的大事」廿六至廿七岁

一八五九年二月九日，在一间暗室中，戴德生跪在垂危的妻子床边。戴夫人患了重伤风，继而肺发炎，病势沉重，奄奄一息，危在旦夕。医师用尽方法，都无效力。宁波各教士同心为她祈祷。她的丈夫日夜服事她，看见病人鬓边凹陷，眼球深入，形容憔悴，宛若将死之人，心胆俱碎，痛苦达於极点。戴德生这时真像风浪中的船，为万古磐石所触沉。他所抓住的惟一的断桅就是信——坚信在主的旨意中，虽在悲惨的环境中，祂的旨意还是充满着完全的智慧与仁爱。

肃静低头跪在那里，他心中忽萌新的希望。他想山一个新的治疗法，尚未用过，必须火速跑上和派克医师商量。但是她能下能支持到他回来的时候？以下是戴先生的笔记：「派克医师离我家六七里路；每一分钟似乎很长。在路上我拚命祷告，和神力争。祂宝贝的话，带着能力，进入我的心。『在患难的时候，你要呼求我，我要拯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我得着能力，立刻抱着信心向神恳求特殊的恩典，得到说不出的喜乐平安，不再感觉路程之远。派克医师赞成所拟的方法，可是一回到家，立刻看见所希望的治疗功效，已经不药而得到了。憔悴紧张的面容，已转为安静舒适的睡眠了。且不留下一点不利的病状足以延缓健康的戴夫人得到奇妙的医治，她的丈夫当然十分欢喜，而对於他家仆人的得救——灵魂得到医治，也是一样的欢喜。他写：「昨天（二月二十八日）是我们的快乐日：我们的佣人和卓恩赐夫人的女仆受洗归主。我们现在有八们中国基督徒，和我们一同擘饼。真的，我们可存感谢的心说：『那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我现在忙得很，有许多病人，许多聚会，还有许多别样的事待办，难以决定那一件应该先办。神继续增加我们的会友，工作日益重要。但愿神伟大的工作，日进不已，愿中国的民众看见光荣的时日，全国各地得救的人日益增多。」

在这时候，宁波排外的情绪又紧张起来。戴氏有一段话关於排外的原因：「神正大施恩典的时候，撒但大肆其恶毒，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西人利用中国的败类，合办『苦力贸易』——将乡下人绑去，套入麻袋，送上洋船去卖作奴隶，动了众怒。华人的公愤达於极点，到处贴满煽动人心剧烈排外的标语。我们的生命财产十分危险，幸而近来公愤渐平，因为中国人已经知道外国政府业已开始彻查此种惨无人道恶劣无耻的事。希望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

当时，大多数西人上了外国轮船，但是戴氏夫妇情愿与中国同道同冒危险，不肯与其他西人一致行动。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愤怒达於沸点的时候，天气之热也几乎达於沸点。戴宅里面最阴凉之处，竟热到华氏表一百零四度。就在这时候——七月三十一日——戴氏夫妇得到一女，命名恩惠。

一礼拜後，这位新作父亲的写信给他的父母说：「亲爱的双亲：今天虽是主日，我还能写几行字给你们。你们看见。必觉得希奇，连我也觉得希奇（他在礼拜天向来不写信），原因是我今天住在家里，看顾太太和一个小女婴——你们的头一个孙女！哦，亲爱的父母，神对我，对我们大家真好，远超过我这小信的人所期望的。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祂的名。」。

第四十一章「到丰富之地」二十七岁

一八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派克夫人忽患重病，当日半夜去世，留下四个小孩，没有母亲看顾，其中有一个小孩，也病得很重。戴德生夫妇听见，立刻过来安慰派克医师，并竭力帮忙料理丧事。派克医师看见小孩可怜，自己的健康也因五年的过劳大受影响，就决定带小孩回苏格兰去寄在亲戚家里。

但是医院及门诊怎么办呢？医院里充满病人，门诊也天天拥挤得很，穷苦的病人很可怜，需要救济。没有一个医生能负这个责任。怎样解决这难题呢？左思右想，莫如请老同事戴德生先生支持一下，最少也当维持门诊。若是只办门诊，他一定能够胜任愉快，筹经费的责任也可以轻一点。

既想通了，就把他的意思告诉戴德生。戴氏夫妇听见很诧异，但是事关慈善工作，岂可轻易推辞？夫妻跪下，恳切祷告，求主启示这事应否接受。经过多次的祷告，神的旨意渐渐清楚，是要他们负这责任。是的，门诊必须继续办下去，医院也不可关门。主已经给他们助手，就是一小群得救的中国人。他们很乐意利用这个机会作救人的工作。至於经费方面派克医师留下的钱，大概可以够一个月的开支。但是这工作不是派克的，乃是神的工作，「耶和华以勒」。所以就凭着信心，接受这个责任，预备搬到派克医师那里去住，并将原来的工作，全部交卓恩赐办理。

戴氏接收医院之後，就召集全院的职员，坦白告诉他们说：「派克医师留下的钱很有限，只能维持一个月之用，以後的经费没有把握。我向来不借钱，不募捐，也不能靠出诊的钱来补助医院，因为我不是正式的医生，所以职员以及工人，以後没有一定的薪水及工钱，大家只好凭信心，仰望神的供给，愿意继续工作的一律欢迎，不愿意的，也不强留，请各位自己决定去留。」

结果信钱不信神的人都走了，留下来的人，都是真基督徒。人数不够，再补用他的老同道，方能贵、王漆匠、倪先生、王老农。医院里的空气，焕然一新，爱心和喜乐充满院中。

病人都很满意，而礼拜堂的布这工作尤其兴旺。

戴夫人真是一位难得的贤内助。她管理出纳，通信，监督并训练工人，对于属灵的工作，也极有贡献。对於她在医院里的工作，戴氏这样写：「她对於病人的感化力非常之大；病人看见这位英国妇人，肯为他们作一般人所不肯作的麻烦工作，就知道一定是因为她深信一种值得注意的宗教。她对於工人的感化力，也是很大。惟有诚挚的同情心，和不断为他们谋福利，能够使她有那样大的感化力。她看工人不像雇用的差役，乃是像神交给她看顾并引领归主的人。她鼓励并教他们读书识字。工人因她的教导而皈依她所忠心服事的主的不少。」

时候过得很快，派克医师所留下的钱都用完了。戴德生有限的款也快要用完了。全院向事为此恳切祷告，可是没有得到新的收入。病人也都知道了，大家拭目以看结局如何。後来贵华报告说：「最後一袋米已打开了，消耗得很快。」

戴院长说：「那麽，主帮助我们的时候已经近了。果然，米未用完之

前，一封信来了。这封信是柏迦氏寄来的，附上一张五十镑的支票，并说他近日心里有一种负担，就是他的父亲已去世，留下不少的钱给他，他无意自己享受，请戴氏及夫人帮他决定，怎样用这笔款，作最需要，最有益人类的工作。所寄的五十镑，不过是供目前之用而已。

五十镑摆在桌子上。这位远在伦敦的朋友一点也不知道医院快要断炊了，而不先不後，恰在千钧一发之时，把款寄到，并且请教如何用他更大一笔的款子，谁为为之，孰令致之？戴德生受宠若惊，不胜感谢，有何足怪？假使他因为医院没有钱，或是说得更准确一点，因用他没有信心，而拒绝接收医院，岂不可惜？有这样的应许，这样的神，信者仍旧不多，岂非咄咄怪事？。

第四十二章「超过你们所求所想的」二十八岁

真正的属灵喜乐是最富於传染性。一八五九年，宁波医院里满有喜乐；院中的职员工友及病人，个个都欣欣然有喜色，因为主不只在经费上听他们的祷告，更在许多方面垂听他们的祈求。最危险的病居然医好了；设备虽不好，外科手术却极成功，使没有希望的痛苦病人恢复健康。最好的就是死在罪中的人，在基督里得着生命，罪的奴隶得到释放。在九个月之内，悔罪受洗归主的有十六人之多，登记加入宁波各教会的有三十余人。未到年底之前，来医院门诊的有六百多人，入院就医的有六十人，个个都听过福音。一种发出光辉和热力的灵命渗透院内的一切。戴氏这时的写作中有以下一句话：「诚然，主和我们同在，大量赐福给我们。」

可是这蒙神赐福的工作，不无它的代价。「天下凡事各有它的十架。」

这句话是属灵的原则，戴德生所付的代价，就是牺牲他的健康，甚至几乎牺牲他的性命。他在中国，经过六年劳苦的生活，身体留下了消磨的迹象。他接受宁波医院工作之後，日夜工作不停，暴露於严寒酷暑，更使他的身体迅速衰弱下去。一八六〇年写信给他的父母，说他的病恐怕是肺结核。但是他仍然负病工作，工肯罢休。到了夏天，大家都认为除了快同英国养病，必有生命之忧。

到了这时，方才决定将医院停办，往上海候船回国。同行的，除戴夫

人及女公子外，还有宁波漆匠王来君。他愿意因福音的缘故离弃家庭，以便在久长的路上使戴氏的身体及心灵得到安息。同时，戴氏的用意乃使愿意到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有学习中文的机会。

戴先生回国，表面似乎是很可惜，其实他的工作，或说得准确一点，他的预备工作已告一段落。神有更大的事要他作，就是建立内地会的基础，预备多人深入中国内地各省，遍传基督的福音。神的领导是有步骤的。假使他继续和卓恩赐同工，作小规模的工作，二人定能胜任愉快，相安於固定的工作，谅必多年不会想起大规模的组织。但是宁波医院的工作范围大得多，又兼目已身体衰弱，而逐渐增多的信徒需要有人领导，因此就发生两种感想：一是迫切的需要和广大的机会，一是人才的缺乏和自己身体的衰弱。所以他不能不大声疾呼，请人来中国帮忙。一面因病回国，适逢英国教会大复兴的时候，乘机激励热心信徒注意中国的属灵工作，而得到热烈的响应，如此他无意中造成中华内地会的坚固基础。

关於呼吁爱主的信徒来中国作工，可节录他的书信如下：有一封家信说：「你们可曾认得几位诚恳奉献给主的青年，愿意在中国服事主，除维持生活之外，别无物质的要求，而甘心到此地来服务吗？但愿有四五个这等人出来帮忙。大概六个月之後，他们就可以开始传道。我们靠听祷告的神，可以供给他们必需的费用。」

又一封信说：「希望父亲同意我这一点愿望，„„此地的人民不断沉沦失丧，„„神大大祝福我们的工作，可是我已筋疲力竭，需要人来帮忙。„„父亲阿，体恤可怜的中国吧！你已经奉献你的儿子，请再奉献你的感动力量。」

第三封信是给他的大妹和新近结婚的妹夫：「哦！利人的工作范围是无限大，但是作工的人既少且弱，精力都已用尽了。但愿祖国的教会对於她的责任与权利恍然醒悟。如果能觉悟的话，我不知道多少人会要到中国来传福音。我对於你和你的丈夫来这里和我们同工之希望，还没有放弃。我信你们还是会来的，我相信神要差你们来。你们将要发觉这工作是一个快乐的工作。关於我们生活上的供给以及健康的保障和精神的鼓励，只有仰望主，无须仰望其他。神将一切赐给我们，祂最清楚我们的需要。」

「亲爱的弟妹，来吧！过来帮助我们。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生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

乃是基督。你们能为祂作太多的事吗？你们能为这样的救主作足标准吗！」

「使大自然都属於我，全献给主还嫌不够；奇妙大爱不可思议，应全得着我灵魂体！」----------上卷终。

下卷

第一章四年埋头苦干二十八至三十二岁

戴德生回英国的主要目的在恢复健康，因为在中国经过六年的劳苦，他的身体已经弱到极点，迫不得已，带家眷回国。到了英国之後，他的心念念不忘中国，尤其是宁波。他写信给他的父母说：「你们知道，作父母的把生病的小孩留在远处？心里是何等的牵挂。现在我们正挂念着留在中国有病的属灵小孩，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不能立刻回去。我们知道这些属灵小孩是何等需要我们，但是我们回国所要达到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我们只可盼望最好的结果，同时祷告，求主的灵在这些软弱小羊的心里作工，因为他们是祂的宝血所赎的。是的，祂要将小羊抱在怀里，祂比我们更爱这些小羊。」

戴氏在英国不但想念中国，更是不断为她祷告，而且为中华埋头苦干。他一到伦敦，就开始和大英圣经公会及中国基督圣教书会接洽，请求他们刊印他所打算要修改的宁波新约圣经，赞美诗，及其它福音书籍，竟耽搁了将近三个礼拜，方才到巴因斯力去看他亲爱的父母。

回英之後戴氏究竟办了甚麽事？第一是为医病。这是他回国的主要理由，然而他却不甚注意这一点。第二是为完成他未了的医学课程。为上课及实习的便利，他在伦敦东区近医院地方，租一间小房子，并在那边住了二年。一八六二年，即回国二年之後，毕业医学。第三是为中国找到二位教士，宓道生夫妇。他们於一八六二年一月出发到中国来帮助卓恩赐夫妇。不久以後，卓氏、宓道生太太及她的女儿先後去世。戴氏对他们的接济很有秩序，账目的记录也很清楚，因为他单独仰望神，所以神恩够用。

第四是修改宁波语新约圣经，赞美诗，及其它福音书籍。这一类工作

最繁重。他每天平均工作十个钟头以上，有时一天写到十三点半钟之久。此外还要写信、会客、开会、读圣经、祷告，并为穷苦人看病。其工作之忙，实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然而靠主的恩典，他不但作了，而且健康也恢复了。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他们因着信就变为刚强。」

他对修改宁波语新约圣经一事特别注意。不但工作如此繁忙，他的信心和忍耐同时经过彻底的试验，对他以後的成就大有裨益。戴夫人及王来君是他的大帮手。在这工作的过程中他遇到激烈的反对，当时他心中有二种强烈的痛苦：即放弃过去对这工作的心血，及使他回宁波的日期迟延。他完全依靠祷告，真实地将每一细则，每一需要放在祷告中。他的祷告终於得到完满的答应，所修改的宁波语新约圣经得以出版。

第二章「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三十三岁

一八六五年九月，苏格兰柏特开第三次苏格兰基督教灵修大会。代表二千人，都是教会著名人士。戴氏托人介绍，请求大会给他几分钟，将中国迫切的需要报告给各代表。大会主席略阅介绍书，对这位陌生青年说：「你一定误会了大会的性质，这会是为属灵的造就啊！」戴氏不服主席的话，据理力争，方才准他登台说话。轮到他演讲的时候，他十分紧张，登台时，从头到脚战抖，扶着讲台的栏杆而上，先请听众低头祷告。对神说话是他所熟练的，非常容易。各代表一听见他的祷告，肃然起敬，心门已被打开，因为他的祷告诚挚而大有能力，十分天真，透露一种和神亲密的关系，而唤起信徒对神笃信不疑的渴慕。祷告未完，全场异常肃静，大家聚精会神，侧耳而听。

戴德生一开口即入本题，仿佛魂游中国。追述第二祖国一件希奇的事：他坐在帆船里，从上海开往宁波。同船的人有一位曾在英国居住的中国人，名叫彼得。船近松江的时候，戴德生在船舱里忽然听见扑通一声，即闻喊叫声：「有人掉下水去了！」戴氏立刻跳上甲板，周围一看，不见彼得。「是的，」船夫说：「就在那里掉下去。」

说时态度冷淡，若无其事。下帆跳入水营救，立刻可以办到，但是这时潮水急退，不容易逆流游泳，况且岸上无草木，毫无目标可以认坠水之处。如果慌忙入水乱摸，必无效果，空费时间，遗误事机。正在无可奈何，

痛苦万分的时侯，忽然看见几个打鱼的人，手拿捞网，正是所需要的东西。「赶快来！」他抱着希望大声喊：「赶快到这里来撒网！有一个人掉在水里，快淹死了！」

「不方便！」这是渔夫怪谬的答覆。戴氏说：「不要说『不方便』，赶快来，否则来不及了！」渔夫说：「我们打鱼很忙。」

戴氏说：「不要只管打鱼，来吧，马上来，我会多给你们钱」。渔夫说：「你给我们多少钱？」戴氏说：「五块钱，不要站着说话，赶快救命！」他们从对岸喊叫过来：「太少！我们非有三十块钱不来。」

戴氏说：「我没有那麽多的钱，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们。」

渔夫说：「你到底有多少钱？」戴氏说：「哦我不知道，大概十四块钱吧！」他们来了。第一网就把淹没的人捞起来，可是不管戴氏如何努力用人工呼吸施行急救，都是无效。彼得的生命本来很容易救，但因渔夫的忍心害理，麻木不仁，而被牺牲了！讲到这里，听众莫不义愤填胸，诧异天下竟有这种极端麻木自私的人。戴氏诚恳的声音继续讲下去：「难道身体比灵魂的重要性大得那麽多吗？我们定这些拜偶像的渔民的罪，我们说『他们犯了杀人的罪，因为他们很容易救人而不救』。但我们让数万万人民永远灭亡而不救，这怎麽讲呢？主明明白白命令我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们作了没有？还有圣灵责备我们的话：『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须拦阻。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麽？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麽？祂岂不按各人所行的报应各人麽？』」箴言第廿四章十一至十二节。

「你说：『我没有得到特别的呼召，叫我到中国去。』这种推诿的话可不行；现在我已将这些事实摆在你们的面前了，今後你们取甚麽态度？现在你们应当自问：『我有甚麽特别的呼召叫我住在家乡？』如果在神的面前你不敢说，你有特别呼召叫你住在家乡，那麽你为甚麽不服从主叫你出去的命令？就说你十分清楚，叫你留在本乡的，不是娱乐，生意，或是个人的高兴，而是责任，那麽你是否尽心尽力为这些缺乏的人祷告？你有没有利用你的地位和力量促进神的国度在他们中间？在金钱上，你是否作合理的奉献，帮助救人灵魂的工作？」

「或者有人说：『到中国内地传福音的路，现在还没有开。』这却不然，以前或者可以这样说，但是无论如何，现在在中国内地传福音的路早已通

了。在下次的年会之前，一千二百万的中国人已经离世，无法拯救了；我们到底作了甚麽事能叫他们知道基督救人的福音？我们常唱：风啊！愿你快吹送，直到福音遍地极。

风不能吹送福音，可是它能吹送我们。主命令我们每一个人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是不是要对神说『不方便？』你是不是要对祂说你现在打鱼，太忙，买了一块地，五对牛，才娶了妻，或其它不能顺服的原因？祂肯不肯接受这种托辞？我们是否忘记了我们都要站在主耶稣的台前受祂的审判？请你们记住几万万人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中国，为此祷告，劳碌，不然的话，你们将要得罪自己灵魂。」

听众对这一番话得到极深刻的印象，默默散会。许多人跑来和戴氏作个人的谈话，问他许多事，又保证愿意和他合作，并尽力帮忙。内中有人成为内地会有力的终身赞助人。

修改的宁波语新约圣经的出版问题已得解决，但常有另一极重要问题：即如何使中国内地千万人民有听福音的机会。他书房里的墙上挂着中国地图，桌上放着翻开了的圣经。这地图与圣经有密切的关系：他的眼睛看它们，心灵却领受神的话语及切望中国的迫切需要。在宁波时，他因着工作的繁忙，无法多多想起更重要问题，就是广大内地的需要，自己也没法满足这需要。到了英国，他受着圣经及中国地图的提醒，对这问题非常关心。唯一方法使他心中的重担得着减轻，乃是把这问题放在祷告中。此外，他也为此事向各差会代表申诉。他们深表同情。但是觉得有二个困难：即经济及适当人事的缺乏，并且一八六〇年准许外国人到中国内地旅行及居住的条约，当时尚未实行。他深信神差遣祂儿女到普天下传福音的命令不受经济及政治的限制。祂岂不配使我们绝对信靠顺服麽？当宓道生夫妇到中国後，他及少数同道倾心吐意的为这问题向神祈求。在静寂的四年将结束时候，他的心灵已有准备，并得到神对这问题的亮光。。

第三章「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三十三岁

一八六四年十月六日，戴氏搬到一个较大的住所，以应扩大工作的需要。他的家具极少，所以搬家事情既省又快；当天，他就在新会所演讲「中国」。但若与他心中远大的眼光比较，这会所仍是微小，他的心灵极其谦

卑。

约在这时候，戴氏又送出三个教士到宁波差会去。这三人就是巴克敌和郭郎笔二先生及施金娜小姐（到宁波後即与郭郎笔结婚）连同宓道生夫妇共五人，与戴氏及同道数年祷告所求的正相符合。

这时戴氏所属教会的牧师请他写几篇介绍宁波差会的文章，他答应了，并写好了。主笔路易氏将原稿送还，并告诉戴氏说：「大著至为重要，敝杂志销路不大，请将内容扩张到全中国内地，以便设法大量推销，广事宣传。」

那时戴氏本想就要回中国，没有工夫写。到後来因有意外的变动，暂缓来华，所以就答应照办，开始搜集各种统计。看到中国人口之多，信主的人寥寥无几，有许多内地省分，简直连一个信徒也没有，又查出各公会在中国的教士一共只有一百十五人，近来竟减至九十一人，而这九十一人都住在五个通商口岸。他想到教会这样忽视中国广大迫切的需要，非常着急，认为这是基督教先知先觉的奇耻大辱，也就是他们不可宽恕的失职之罪，他已尽了他个人最大的努力，有能力有地位的人都不肯领导，其它则人微言轻，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等候主，听其自然。但是良心却不准许他这样轻易卸责。他还可以用信心祷告，求主差遣工人，不容轻轻放弃。主说：「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

（以西结书第三章十八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戴氏这样写：我知道神在对我说话，我知道靠着祷告祈求，神要差遗作工的人，并供给他们的需要，因为耶稣的名是尊贵的，父神必因祂的名，听我们的祷告，但是在这里，不信的恶心出来了：『假使神给你工人，并且到中国去了，将来必有试炼，他们的信心或将失去，岂不是要怪你将他们拖入绝境吗？你有没有本领去应付这种痛苦的局面？自然没有这种本领。』上面的推测，乃是不信的心所发的自私念头。魔鬼要人想：祷告能把人带入迷楼，让他自己想法于找出路。那时我还不懂那差遣工人并供给他们的需要之主，必有能力维持下去，就是中国的内地，亦非例外。

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在中国每月百万人不得神而死。这一点使我忧心如焚，有两三个月我内心的挣扎，十分紧张，日夜不能睡到一小时之久，

深恐理智丧失。可是我终不屈服，我不能对任何人随便讲出我的心境，就是对我的爱妻也不说。但是她已看出我内心的挣扎，然而我觉得不应当将这压倒人的重担放在她的心里。这几万万人的灵魂的永远存亡问题，就在乎我们有否将福音带给他们。」

戴氏的忠实日记忽然自四月十五日中断了。在此後七个礼拜中，他心里极活跃的思想与挣扎，尽在不言中。他终於和神的旨意面对着面，无可躲避了；接受神的使命，他不敢；躲避责任，他不能。所以他挣扎又挣扎，正如古时的雅各，「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六月二十五日，礼拜日，戴氏疲乏且病，负疾赴卜来墩探望朋友。他不忍见一大群基督徒在礼拜堂里欢喜快乐，遂独自一人走到海边，站在潮水已退的海滩上，环境十分安静，但是他的内心十分痛苦。他知道不能不有具体的决定，因为这久悬的问题实在使他太苦，不能再忍受了。最後他这样想：「好吧，如果神给我们预备人到中国内地去工作，而他们也真去了，即使他们都在中国内地饿死，也不过直上天堂而已。况且，即使只有一个中国人因他们的工作而得救，还不是很值得作麼？换一句话说，即使遇到最不幸的结局，还是值得作的。这样运转信心，可谓奇特得很，然而他的确得到一个转机。神的同在之感代替了被挤出的不信。一个新恩想抓住他，如同黎明驱散黑夜：『可不是，如果我们顺服主，责任在他，而不在我们。』」这一点觉悟，靠圣灵的力量，一了百了地给他的心理有一个永久彻底的大转变。「主啊！」他呼喊出来，心中得到说不出的释放：「你担起所有的重担吧！我是你的仆人，遵照你的命令前进，将一切的结局交给你。」

说完，打开圣经，用铅笔写：「求主差遣二十四名甘心乐意，精明强干的工人，到由国内地去。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卜来墩。」

当时有十一省及西藏蒙古尚未敞开传道之门。戴氏意欲派遣二名传教士到每一省，另二名到西藏及蒙古。

后来回忆那天的释放，他说：「离开了海滩，心里何等安逸，内心的冲突没有了，喜乐平安充满我的心，我觉得好象我能飞回皮尔士的公馆。那天夜里睡得多酣，我亲爱的妻子说：『卜来墩之行，对我大有益处，诚然如此！』」。

第四章不可不有的差会三十三岁

戴德生在卜来墩沙滩上决定负起中国内地各省布道的责任之後，重新得力，精神百倍。第二天黎明即起，六时三十分就回伦敦去了。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和皮尔士往伦敦及邻郡银行，存十镑英金，存户名称中华内地会。他既已完全知道，并顺服神的旨意，满心快乐，兴奋得很，从前犹豫不决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内地会的事情越来越忙，通信、会客、演讲、联络英伦爱主的士女，预备教士出发到中国，各种的事都要自己去办。这时曹雅真（Stott）范约翰（Stevenson）二教士即将动身来中国，预备工作很忙。但是最繁重的一件事，就是赶写路易氏所要求关於提倡去中国内地布道的一本书。他同戴夫人日夜忙碌赶写这书，书名是「中国属灵的需要及要求」，书中每一句话都浸润在祷告中。戴氏回忆说：「我在室内，走来走去讲，马利亚坐在桌旁写。思想如同生物，一直长起来。」

关于这书的内容，我们节录几段如下。

「在这伟大的工作上，我们所必需对付的，就是『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祂永不改变的话告诉我们：『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祂又指示我们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我们务要记得这位施恩典的神，既将无限的大权能赐给用信心祷告的人，也必不轻易饶恕那些不肯用祷告的伟大力量去救将要灭亡的人。能救人脱离死亡而不肯救，就等于犯杀人罪。」

「我们一方面觉得有重大的责任在我们的身上，另一方面，我们处处从神的话得到满有恩典的激励。所以我们毫不犹豫的，向庄稼的主呼吁，求他差遣二十四名英国人，二十四名中国同工，到中国内地还没有听见福音的十一个省及蒙古去树立基督的十字架的旗帜。没有经验过神的信实之人，或者认为差遣二十四个英国人到未信主的中国内地去，而一切需要只仰望神的供给，这样未免太冒险了。但是已经有机会试验过神的信实——不论是在本乡或外国，在海上或陆地，生病或健康，在危险的环境里，或在死亡的门口，而处处都看到神的信实，得到神的救助——这样的人，若再存害怕，或存不信的心，实在是不可原谅的。」

「我亲自经历过，神听我的祷告，而平息狂风大浪，转变风的方向，久旱赐下甘霖，止住暴徒的烈怒与行凶的恶心，将有意毒害我者的阴谋化为乌有，使垂毙不可救药的人起死回生，保存爱神的人脱离夜行的瘟疫和午间灭人的病毒，在八年半多的时光，我看见了神供给我自己，以及我的工作上一切的需要，应有尽有，万无一失。」

「我们不能不考虑各公会的信徒，是否可以和我们同工，传纯正的福音，而不致因良心上见解之不同，发生磨擦。经过了很多的祷告，我们的结论是：与各公会的信徒可以合作。所以我们就决定，不分甚麽公会，一律敦请各同道和我们合作，只要他们信仰圣经全部是神所启示的，并情愿到中国内地去试验他们的信仰，别无所靠，只靠圣经里面所给的保证。」

「圣经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若有人不信神说实话，顶好不要到中国去传福音。如果他相信了，那么神的应许尽够了。经上又说：『祂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若有人行动不正直，顶好住在家里；倘若他愿意作个行动正直的人，神的保证够了。世界上的金银都是神的，千山上的牛羊也是祂的，我们无须吃素菜度日。」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保证金，但是我们觉得没有这个需要，而且认为有保证金，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处理金钱不当，或用动机不正者所捐的钱，都是很可怕的，应当避免。主若决定给我们很少的钱，我们仍可安然度过，但是我们决不可取不义的金钱，或是把钱用在不当用的事上。无钱用，乃至无钱买饮食，比取不义之财要好得多。」

「我们的天父富有经验，他很知道他的儿女每天早晨起来胃口很好。祂必预备早饭给他们吃，晚上也不叫他们空肚上床去睡。『祂的粮必不缺乏，祂的水必不断绝。』祂供养三百万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之久。我们并不希望祂送三百万教士到中国，假使祂这样作，祂有充足资源可以供给他们全体。愿我们大家仰望祂，走在祂的道路上，在凡事上，不论大小，都寻求祂，荣耀祂。请你们放心，若用神的方法作神的事工，决不会缺少神的供给。」

「我们现在所建议要作的，就是抓住神的信实，凭着信心前进。祂叫我们作这一件事，我们听祂呼召，靠祂的大能，为祂的荣耀，扩大我们工作的范围。惟有祂行奇妙的大事，我们只是祂的器皿。或有人说：『虽然

中国内地需要福音，近来也订有条约，准许外国人入中国内地去，但实际上是否可以进去？』我们且问一句话：「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切实的命令，我们应否问：『能不能服从祂的命令？』祂的命令非常具体，祂从起头就告诉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便是各种质疑问难的总答覆。祂不会失败，不会忘记。祂拿着大卫的钥匙，可以随意开关，并要常常和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将来的危险不少，也不小，但是有主做元首，我们可以安心跟从祂。这些危险及试炼，将使我们更觉得自己的软弱，贫穷，而更加不断依靠主，大量仰给於主，绝对安息在祂的能力富足之上及主耶稣的丰富里面。『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加入这工作的人，将要得着这个经验。如果一切所作的，都是为祂的荣耀，为神的国和祂的义，为有关系各方面的益处，就在最危险最困苦的时候，将要看见祂最光荣最显著的拯救。就是软弱的仆人，也要得到充足的恩典，叫祂可以得胜。」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对神有忠心的人，就没有理由担心。神是绝对忠实的，祂要将一个敞开的门，摆在他们的面前，看他们比麻雀与百合花贵重得多。在危险困难，不知所为的时候，祂要和他们同在。当他们极软弱的时候，祂要藉着他们施展大能。表面上，他们的工作或者像将粮食撒在水面，但是主说：『我口所出的话，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打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我们的『耶和华以勒』是造在『以便以谢』的上面（我们相信主必预备，因为祂帮助我们直到如今）。『认识你名的人，必信靠你。』」十月中旬全书写完。柏迦氏担任印刷费，并建议带到密尔德美灵修大会，分送各会员。戴氏漏夜校对印稿，并在开会的第一天送到。在会的人看到这书，大受感动并认识自己对中国的需要的责任。在以後数礼拜中，戴氏从各方面收到很多信件，称赞内地会的工作，很多愿意为这工作奉献的表示，及请他到会演讲。这书大受欢迎，在三礼拜後，又须添印。

当时公卿雷司德奉献一百金镑并写信鼓励戴氏，希望他受到圣灵的感动，推动许多信徒到中国内地布道，并叫他求神差这一百工人到中国为祂工作。戴氏则正在忙碌预备派遣十至十二位信徒到中国。一八六五年年底，八位已在中国，并有廿至卅位愿意加入这工作。

柏迦氏是内地会最热心的朋友，他是一个商人，并一向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在四十岁，他认识戴氏，欢送他头一次离开英国，对他的精神大

受感动。戴氏在中国传道六年中，他们时常通信。在戴氏回英国的时期中，他成为他的顾问，他的太太好似戴夫人的慈母。他们的友谊纯正。柏迦夫妇因为无子女的连累，得以非常关心内地会的工作。

在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三日欢送一位同工到中国的会中，柏迦氏觉得很惭愧，对神贡献太少，乃大受感动并立志为神做更多工作。戴氏将神工作的一切计划与他商量。他们非常的合作。

中华内地会的名称亦在柏迦氏的会客室内定的。戴氏往中国去後，柏迦氏为他的伦敦当然代表。。

第五章「照祂的大能」三十四岁

一八五九年的英国大复兴，亦使戴氏的工作大有功效。中华内地会从开始就建造在坚固的磐石上，所用的方法全凭圣经的教训。内地会的生长适合中国的迫切需要——开垦荒地及新奉献。他心中有神的广大及复杂的计划——一个大信息，吸引任何宗派人士的各种奉献来实行这伟大工作。他和柏迦氏决定在经济上单靠神，既不求助基金，又不向人募捐。戴氏把几个大原则看得十分清楚，所以无论经过什么困难，还是坚定不移，始终如一。他自己说：「从前我的视线很短，当我天天修改宁波语新约圣经的时候，我只能看见这本书可以帮助宁波的基督徒。後来我才明白，若不是因为那时我必须用很多时候细读神的话，今日决不会照现在的原则成立内地会。当我细心研究神的话，我得到这个教训，就是要得到好的属灵工人，不在乎多方劝勉征求，而是在乎预先恳切求神派出他的工人。其次便是求主造就本国教会的信徒，得到更丰富的属灵生命，使他们不能安居在本国。我从圣经看出古时使徒传道，不是先筹备一笔款子才出去传福音，乃是马上出去作工，因为对他们说「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的那位也来供给他们的需要。

戴氏常说：「倘若我们的心是对的，我们可以稳稳当当地靠圣灵，藉着我们，叫我们所接触的信徒和神有更深的交通，如同五旬节的情形。我们无须多讲中华内地会，只让人看见神的工作，让神得着荣耀，让信徒更加圣洁快乐，更亲近主，那就行了，无须请人帮助。我们站在神儿女的地位，出来遵行神的命令，做神的工作，仰赖神的供给，穿中国衣服，深入

内地。

在中国我负领导之责，我的指挥必须依从。」

同时，柏迦氏在伦敦负责一切：与奉献者通信，收付自由捐款，公浮查讫账目，按经济上的许可遣送同工及避免负债。他们同意用微小组织推进内地会初步工作，把紧要的原理向奉献工作者解释。

戴氏又说：「神若愿意先付我们钱，在他是极容易的事。他也欢喜这样作，因为神最有智慧，决不让他的目的，因为缺少一点款子，以致不能贯彻。可是分配不妥，或是用不属灵的方法得来的钱，一定会妨碍神的祝福。但是借钱究竟含着甚麽意思呢？借钱作神的工作者这样想：『我有神的工作，而祂却不供给我的需要，我信靠神，而祂不给我钱，所以就借钱供给自己。』岂不知我们到该作事的时候，神必供给，祂不说谎，不忘记，祂已保证供给我们的需要。」

有人问戴氏究竟有多少人要同他一起出发到中国去，他说：「如果主供给三四个人的旅费，就有三四个人去，如果他送十六个人的旅费，就有十六个人去。」

单靠信心并非停止工作，他需要大约二千金镑派遣二十二位同工到中国。每日中午祷告会中，他们把这经费问题向神祈求。有一天，他注意现金簿的记录：神如何答应他们对於经济的祷告。在头五个礼拜中，内地会收到一百七十金镑。第二个五个礼拜中，他们在这祷告会中求神供给经费，捐款的总数将近二千金镑。

柏迦氏的意见和戴氏的完全一致，他曾用一株树来比一个会。他说：「你必须等它长起来。起头只有一支细茎，数片小叶或嫩芽，後来发出枝子，最後才长成大树。但栽种者必须忍耐等候，如果有了生命，自然会照天然的次序生长。」

现在举一个例子，证明戴氏无论如何不肯开口向人募捐钱。一八六六年五月二日彪捷第上校请他下乡讲「中国需要福音」，讲完的时候听众十分兴奋。主席彪捷第说，他认为听众十分同情戴氏的工作，想都愿意有切实的表示，否则爱而未助，於心不安，所以主席自动宣布，改变常例特别给听众机会，自由乐捐。戴氏请主席准他讲几句话，就说：「我很希望听众回去，心中觉得有责任在主的工作上；钱不是主要的问题。我很感激听

众欢喜捐助的好意，但是更希望他们回家去，很具体的问主要他们作甚麽？若是主要他们捐钱他们还可以送到目己的教会或是其他的会，但是若想到拜偶像国家的可怕的需要，就可知道，或者主要求比捐钱大得多的奉献。可能主要你们奉献子女或自己，到中国去作工，或是在家里为神所差遣的仆人祷告。无论怎么多的钱，不能救一条灵魂；神所差遣的儿女，决不会缺欠必需的供给。

吃晚饭的时候，彪捷第上校对戴氏说：「如果你不见怪，我就告诉你，今天你大错了。」

戴氏多方解释，但是他总不信。次日早餐上校说：昨天我以为你大错了，今天却不然。昨晚我不能入睡，想到中国的情形。我祷告说：『主啊，你要我作甚麽？我想我得到他的答覆。』」他说到这里，就拿出一张五百金镑的支票给戴氏，又说：「假使昨天收捐的话，我打算捐五镑。」

当天，戴氏收到一封信，船公司通知他可将兰茂密友尔（Lammernuir）帆船的客舱全部包给内地会。他立刻回伦敦，付船公司定洋五百金镑，并竭力准备出发到中国来。。

第六章「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三十四岁

既定了兰茂密友尔帆船，戴氏和同工就开始积极预备登船。同行者男女大小共廿二人。这桩事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有人批评说：「他真是糊涂大胆！」有人叹息说：「这是一个超人之举。」

有人替他担心说：「你没有一个董事会在英国代表你，竟冒然带这麽多人到中国内地去，以後谁还记得你们？我怕将来连饭都没有吃。」

但是这些小信之人的话，一点也不能动摇戴氏的伟大信心。

五月二十六日，船自伦敦开出。柏迦氏上船领祷告会，将全体的人交托在主的手里，临行恋恋不舍。船向西南开出，到南美洲巴西附近，再转向东南，绕好望角，进印度洋经东印度群岛，转入中国海。戴氏夫妇一路用心教各同工中文、国语、及宁波话。

除了船主之外，船上职员及水手大多数都不信主。他们看这一群乘客

行为奇特，与一般人迥然不同，觉得有一点讨厌，以为载一个基督徒，已经够受了，满载的信徒哪里吃得消？大副临行对他的太太说：「他们的规矩麻烦，花样很多，愿意逃避他们的，岂止是我一个人？」可是这些开始不受欢迎的人，有一种不可隐藏的基督的同在叫他们心里充满了爱，并表现丰富的服务精神。苏格兰铁匠李格尔，木匠查克生及卫养生技术高明，尽力帮助船员。戴氏替他们治病，又讲饶有兴趣的生理卫生，急救法等题目给他们听。因此渐得各船员及水手的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他们传道。船开二十五日之後，二副信主得救。过了几天，两个练习生又得救了，最使各教士兴奋的，就是大副的得救，因为他本来非常粗暴野蛮，船上职工都怕他。戴氏的日记说：「八月三日，我觉得没有去见卜兰顿之前，不应该上床去睡。夜里十二点，当他作中夜守望的时候，我跑去见他，同他读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关於逾越节一段圣经，并和他恳切祷告。谈论结果，主释放了他。我喜而不寐，先告诉我妻，再告诉卫养生，他起来和我感谢赞美主。二点三十分我又叫醒赛尔先生，报告大喜的信息给他。哦，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快乐啊！」从这一段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戴氏救人灵魂的心是迫切到甚麼程度。

但是撒但决不甘心看他的罪奴一个一个被救出去，所以就大施攻击；先使神的儿女不和睦，彼此批评，往来冷淡，互相妒忌。结果他们失去能力，一个月没有救拔一个灵魂。戴氏为此忧愁，就和李格尔赛尔及卫养生三位同工商谈，决开特别灵修会。大家认罪，并求主赐爱心与合一的心，大家又禁食祈祷谦卑下来，结果完全恢复丰富属灵的生命。

撒但还是不肯罢休，就改变战略，激起滔天大浪，二礼拜之久，把船桅折断了，帆布亦刮走了，船舱灌入海水，几乎一切的希望都失去了，惟有信心没有失去。撒但的毒计终归失败，兰茂密友尔号经过四个月零四天的航海，安然到达目的地——上海。。

第七章寻觅安息的地方三十四岁

九月三十日礼拜日，兰茂密友尔号开入黄浦江，泊在租界对过。上海人看见这船破烂不堪，觉得惊奇。当天戴氏及同人没有上岸，留在船上读经、祷告、唱诗、赞美神奇妙的救恩。随後有一条船入海，船上二十二人

中失丧了十六人，而他们却连一个受重伤的也没有。不但如此，到埠不久之後，大风又起；假使迟到一点，他们破坏不堪的船，怎能受得了呢？这更使他们感谢天父不已。

平安到达上海，固是可喜，然而究竟到哪里找地方给这麽多人住呢？那时候还没有「教士公所」可住。西式旅馆，不但很贵，而且很少，不容易找到房间。中国旅馆是进不去的，至於英美教士一共只有十几家，谁能招待他们呢？想来的确是个难题，戴氏觉得责任重大，相当挂心。

但是，「耶和华以勒」！神必预备，戴氏的宁波长老会朋友甘拔尔，在戴氏回英国之後，搬到上海居住，并买了一座大房子，打算开办印刷所。他听见戴氏带了许多教士来中国，就雇一只舢舨，到兰茂密友尔号来看各教士，将他的大房子交给他们随意使用。戴氏带着宓道生的未婚妻先回宁波并料理神的工作。三天後，戴氏带四位中国信徒从宁波回来，听见这消息，喜出望外，就开始搬入甘宅暂住。

上海的西人对戴氏颇有批评，尤其责备他要送英国妇女到中国内地去，并叫他们穿中国衣服，甚至有人说：「戴德生是个疯子，他和他的同人，若住在英国疯人院，要比住在上海安全得多。」

但是戴氏对於这种辱骂，不加反驳，也不对辱骂者说一点动感情的话，就听其自己消灭。

戴氏和同工的心，全在中国内地，上海不过是一个必经之地。他们把必须作的事办完，就雇一只民船，在十月二十日礼拜六晚上，沿运河开往杭州。甘拔尔送他们上船，临行留一小包在舢舨座位上，并留字条云：「为内地会的丰献。」

打开一看，就是戴氏付给他的伙食费。那天晚上，天气极好，月亮如同水晶一般，民船顺流而下，一会儿到兰茂密友尔号旁边。水手早已看见，热烈欢迎老朋友们上船，就在船头最高层甲板做一个短短的礼拜。大家唱：「是的，我们别离，然而只是暂时。」

临别，大家握手，互说：「再会，再会！」船走了一个月才到杭州。戴氏的重负又来了，离开民船之後到哪里去住呢？戴夫人和全体同工齐心祷告，那天早晨她所读的诗篇有以下的话：「谁愿领我进坚固城？我的神哪，不是你麽？」一会儿，戴氏回来了，满面笑容说：「一切都好了。」

主确定在他们的前头，替他们预备，正如在上海一样，有一座现成的房屋借给他们用。原来戴氏知道有一位葛林先生和甘拔尔同一差会，新近来到杭州，所以就去找他。葛林氏说：「是的，我们知道你们就要来。有一位姓客来亚的美国教士，新近来杭州，预备了一座住宅，他现在到宁波去接他的家眷，几天里头是不会回来的，我曾去找他商量，他说：『告诉他们就搬入我的新屋，在我未返之前，就给他们住吧！』这房屋很幽静，船可开到屋旁。」

大家听见这话，立刻同心敬拜，赞美天父，那时大家欢乐的情景，可以想见。。

第八章「甚愿你赐福与我」三十四至三十五岁

当天晚上，截氏命船老大把船开到客来亚新住宅去，时在黑夜，无人注意，正如他们所盼望的。虽然可在此屋暂住几天，但是仍需另找寓所。那时长毛之乱才过去，地方糜烂不堪，想找一间大屋给二十几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住，实在不容易。但是主仍然走在他们的前头，替他们预备安居的地方。有一位朋友介绍一座很大的房屋，是从前一个作官的公馆。虽然有点破烂，但是底子甚好，稍加修理，尚可居住，此屋一面背著城樯，幽静得很，一面临近大街，便於和人接触，没有比这更合式的了。戴氏说：「此屋有二层，上层可用作卧室，下面可用作会所、客堂、诊所、饭厅、印刷所、及工人宿舍。」

他立刻去找房東接洽，房东看他迫切的态度，认为有机可乘，租钱开得很大；他听见，吃了一惊。次日是礼拜日，照例不谈事务，房东看他不来，以为他不要了，生恐失掉机会，所以下次见面，大大减价。结果双方同意：礼拜二晚上拟定合同，签名盖章。礼拜三，十一月二十八日，天还没有亮，就搬到新开垄新住扯去，一点没有惊动老百姓。屋内的陈设很简单，完全中国式。起居饮食一如中国习惯。每日住在里面，学习中国话，安静得很。院子里几间小屋，还是让五家贫民暂住；所以不走出门一步，就能对贫民传福音。搬来一礼拜之内，就有一个妇人对於福音很感兴趣。耶稣圣诞之前，就有五六十人来作礼拜。内中有一个军人，当他读了一本福音书及使徒行传之後，说：「奇哉！犹大和保罗相差之远——一个作了

学生，竟出卖先生；一个逼迫教会，反变成最忠诚的使徒。」

又有一个和尚，天天来听丘先生讲道，并提出许多疑问。还有一个妇人，听见亲友讲起，走十里路来听福音。

过了中国新年，即阳历一八六七年二月初，诊所正式开幕，很受民众欢迎，平均每日有二百人来看病；参加礼拜的也有同等人数。戴氏之忙，不言可知。三月底之前，就有十二个人申请要受洗礼。

虽然工作进行顺利，并有从英国新来教士的协助，戴氏在某种地方遇到困难。

约在这时，有住在萧山的同工某姓夫妇，反对穿中国服装，写信给柏迦氏，猛烈攻击戴氏，并说他不配作他们的领袖，使柏迦氏非常难过，但是这不能摇动他对戴氏的信任。戴夫人看见他丈夫被人诬告，很难忍受，想写信告诉她的爱友柏迦夫人，但是戴氏不愿她这样作，她就服从丈夫。反对穿中装的萧山教士，改穿西装之後，被官厅驱逐出境。

戴氏来中国的主要目的，在乎深入内地传福音。所以到杭州的第一个礼拜日，就和宓道生及郭郎笔到萧山去传道。住了两天，并租一间小屋，作传道之用。又在台州温州开设教会，由宓道生和曹雅真（Stott）分别主持。以後查克生也到台州和宓道生同工。四月底带童跟福（Duncan）到湖州传道。六月，诊所暂时停诊，又带童氏麦卡悌丘某等，坐船上钱塘江至严州府（建德县），兰溪，沿路广传福音，并留麦卡悌在严州，留童氏在兰溪暂住，继续工作。

在途中戴氏写信给他的母亲说：「我对民众传福音，直到感觉疲倦，我以为他们也必疲倦，所以祷告完了，就把会结束，但是一个也不走。我以为他们还要听下去，所以就开始再讲，很久才停止，他们还是不走。答了几句话，我又长篇大论讲了许多，直到精疲力尽，不得不告诉他们说：『时候不早了，请回家去睡罢。』」神听了戴氏和同工的祷告，并赐福给他们的救人灵魂的工作。他们回想到新年在兰茂密友尔号船上的祷告，「甚愿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

（历代志上第四章十节）神果然应允他们的祷告。。

第九章「扩张我的境界」三十五至三十六岁

一八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戴先生最疼爱的八岁女孩恩惠，在杭州附近山上避暑时，死於水脑病。这小孩十分秀丽，非常聪明。她在兰茂密友尔船上得救。戴氏曾写信给他的父母说：「巴不得你们能够看见恩惠，她得救之後，与从前完全不同。她的容貌更温柔，更甘甜，更愉快。」

八月十五日，他写信给柏迦氏说：「亲爱的弟兄：我不知道怎样写，或是不写；我觉得似乎是在万王之王的至圣所。此刻我坐在将要离世的最亲爱的小恩惠的帆布床边写几行给你。她患了水脑病。亲爱的弟兄，我们的肉体与心，实在受不了这打击，但是神是我们的力量。明知英国妇孺难当中国的环境与气候，我仍然把我的内人和小孩们带到此地。这并不是因为我愚蠢，或是逆情干誉，实在是因为我甘愿把我自己和我的全家，奉献在主的祭坛上。

我们虽然软弱，失败，不配，却是单纯，至诚。我们所勤谨事奉的主没有撇弃我们,,,,,,。

花匠说：『谁摘这朵好花？』同工说：『主人摘的。』花匠默默无声。」

九月间，戴氏写信给他的父母说：「除了在职务忙碌的时候，我们破碎的心只能想到一点——我们亲爱的小恩惠。每天自清早至黄昏，她甜蜜、温润的声音，叫我悦耳欢心。现在家里多麽寂寞，冷静！当我出去散步的时候，她在我身边欢跳跟着。难道我永远不能再握她的小手，听她可爱的嘴唇说话，看她明亮的眼睛发光吗？一想及此，心胆俱碎。然而，她并不是真的『消失』了；我感谢主将她接去，虽然她是我们生命中的太阳光，我却不愿意她再回来，因为她在那边远比在这里要圣洁，快乐得多。」

包雅小姐从杭州写信给亲友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恩惠刚去世後那样美丽的姿容。在地球上不能再看到那样甘甜可爱的表情。」

去世之前一个礼拜，恩惠跟她父亲走上山的时候，看见一个人雕刻偶像，就对她的父亲说：「哦，爸爸！这个人一定不认识耶稣，若是认识，他决不肯作这事。你不去告诉他？」说时，紧握父亲的手。戴氏立刻去对那人讲耶稣，小孩站在旁边注意听。後来他们坐在荫里休息，恩惠还是想

着这件事，一听她的父亲说「当替那人祷告」，如释重负，快乐极了。唱了一首诗之後，戴氏说：「你先祷告。」

她立刻开始，戴氏大受感动说：「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祷告，也没有受过这样深的感动。我的心俯伏在神的面前，我没有法子形容我那时的情绪。」

恩惠去世，使戴氏及同工更加热心传道，并积极扩张传道的境界。童氏带了一个中国助手，名天福，到南京去。他走偏了各街，没有人肯收留他。後来鼓楼的道士准他夜里睡在鼓楼楼上，但是日里必须整天在外头，以免吓跑香客。因此他白天终日在街上或茶馆里传福音，夜里回鼓楼去睡。凶恶饥饿的老鼠闹得他不能入睡。後来有一个木匠肯租给他楼上半间房子，用席子隔成两半。他住了一些时候，又商请木匠祖给他楼下半间，作一间又长又窄的福音堂。

经过很大的努刀，得到一个信徒。

那时候要从杭州汇钱到南京颇不容易。童氏的钱快用完了，只剩下一元。厨子发愁说：「柴、米、油、盐、快完了，无注补充，怎麽办呢？」童氏说：「怎麽办？靠主行善，住在此地，必能得到饮食。」

在杭州戴氏正为接济童氏的问题操心，正在无可如何的时候，路德览不约而来，问有甚事叫他帮忙？戴氏就请他带钱物去南京接济童氏。他欣然答应，即日动身。起头一切很顺利，到离南京二百里的地方，运河水浅，不能前进。路德览决定步行至南京，以便争取四天的时间。这时童氏快要断炊了。他的佣人把全部积蓄五元钱拿出来送给他。不久钱又快要完了，厨子又问：「怎麽办呢？」他又说：「靠主行善，住在此地，必能得到饮食。」

路氏穿不惯中国鞋，两脚走伤，还是拚命赶路。走近南京，问一个驴夫，认不认得童氏。他说：「认得。」

就雇他带路，直入童氏家。童氏把手放在厨子的肩膀上，说：「我不是这样说吗？」在妇女工作方面，福姑娘之成绩非常之好，因为她最能适应中国的环境，并深明中国妇女的心理。她曾对一个杭州妇人说：「我到此地来做一个杭州女人，我吃你们所吃的饭。穿你们所穿的衣服，说你们的话，我愿意你们快乐，我们都是姊妹。」

「好得很！」那妇人说，「那麽我要叫你『姊姊』。」

福姑娘说：「但是你的年龄比我大，」妇人说：「不错，但是你来教我，所以我必须叫你姊姊。」

这一段话，可以表明杭州女界对於内地会妇女工作的态度。戴氏非常重视这一部份的工作。但是竟有内地会的教士，反对未婚妇女在中国内地工作，想尽方法，要把她们调到通商口岸。

杭州教会，在王来君管理之下，蒸蒸日上。在七月，礼拜堂开幕的时候，有十九个会友。一年四个月之後，共有五十个人已经受洗归主。其他的教会，在南京有童氏，温州有曹雅直，台州有查克生，湖州有麦卡悌，金华有卫养生。

可是教会所到之处，十字架也随之而来：麦卡悌的助手几乎被官厅打死，卫养生被赶出金华，也有中国同工被捕下监等情形。结果不让内地会的同人过分重视浙江一省，而逼他们向北发展，这也是神奇妙的领导方法。

戴氏善於应付各种困难，遇事随机应变，颇有机智。略举两件事为例：有一次，戴氏要赶紧进城去看急症，正欲进城，城门已关。一会儿，看见有差役带来重要公文，要进城，城上有人将一个空的大箩坠下来，正要拉上去。他见箩底有绳垂下，急用两手抓住绳，一同被拉上去。有人问：「上城之後，没有困难吗？」戴氏答：「没有，我给他们二百个理由。」

他再问：「那不是要讲一晚上的话吗？」戴氏答：「不，理由是从我的钱袋里出来，无须多费时间。」

还有一件事如下：路氏对中国话毫无办法，越学头越痛。有一工，戴氏对他说：「你肯帮我一点忙吗？」他说：「自然肯的，可是须看我会不会作。」

戴氏说：「请你监督印刷所的工人。」

路氏推辞说：「我不懂印刷，对不起。」

戴氏说：「不要紧，你试一下，工人会教你的。」

路氏只好答应，他时时和工人在一起. 没有好久，竟把中国话学会，头也不痛了。。

第十章一个敞开的门户一点微小的力量

一八六八年四月十日，戴德生夫人带三子一女及两位女同工，从杭州坐包船沿运河开出到苏州。戴氏後至苏州，协助夫人及同道医病传福音。三礼拜之後，从苏州上戴夫人所乘的船，一同向镇江出发。戴氏本来想到南京去和童氏同工，可是一到镇江，看见此地为交通要道，尚未得着福音，就决定在这里租屋，开始工作。当他的同工接洽租屋的时候，戴氏认为一时不易办完手续，就命船主开往扬州。城里有一所旅馆，愿将楼上五间房子一起租给戴氏，所以他就决定将船辞退，迁入旅馆暂住。

这时候戴家的女婴孩患百日咳已久，身体弱得很，必须送入医院治疗，而童氏的未婚妻也快要到上海，必须接她入内地，所以戴夫人不能不到上海去。到後，长老会的朋友甘拔尔氏接待她，并请人替她的小女儿种牛痘；不幸反应极重。後来又出麻疹，瘦弱的小孩同时患三种病痛，戴夫人辛苦与挂心，可想而知。

在扬州方面，戴家三个男孩都患麻疹。最小的男孩，同时又患了气管炎，病势颇重。在上海，戴夫人从伦敦收到重新控告戴氏的消息，使她非常难过。她的天性易受刺激，爱护丈夫，听到丈夫被人诽谤，非常伤心。七月中，戴氏从镇江写信给他的太太说：「我想我已告诉你，扬州的官厅已出布告，准我们在扬州租屋居住。镇江方面尚无布告，希望明天可有布告。我觉得身体有病，必须立刻同扬州。请你写一封信给宓道生，问他能不能来帮我的忙。愿神赐福给你。你若以为好，可到宁波去。愿主亲自带领你去。若是我们必须在这世上分别，愿神的旨意完成。不久之後，我们就永不再有离别之苦了。」

这时候麦卡悌教士因事来上海，可以招待童氏的未婚妻，所以戴夫人马上决定回扬州去服事她的丈夫。小女孩已经好得多，可以旅行。当天恰巧有一只轮船开往长江上游，第二天晚上可以到镇江，但那天是礼拜日，照例不可出门，就牺牲了这个好机会，改在礼拜一雇快邮小船，赶往镇江，日夜兼程的前进。当船夫睡眠或休息的时候，戴夫人亲自摇船，片刻不停。

船夫见此秀弱女子，有此力气，大为惊异。他不明白爱和祷告的伟大力量。戴夫人到扬州之後，看护丈夫及小孩，恢复他们的健康，全家满心

快乐感谢，自不待言。他们的快乐和安全并不久长，严重的危险就要临到，幸而童氏及李德二人亦到扬州与他们同工。

一八六八年八月，扬州的绅士反对外国人住在本城，开会商议对策，决定鼓动人民，将洋人驱逐出境，偏贴传单，诬陷戴氏及其同工，说他们诱拐陷害中国儿童二十馀人。地痞流氓群起暴动，情形险恶。李德教士正欲救戴夫人的时候，眼被一断砖击中，倒地呻吟。戴夫人从二搂跳下，伤腿部很重，流血甚多。秘书白女士从二楼阳台跳下，背击石路，伤左臂及背，浑身酸痛。

戴氏及童氏冒绝大危险，往衙门求救，官府方才派兵将暴徒赶散。兵退之後，暴徒又集，戴氏不得不作第二次的求救。戴夫人写信给柏迦夫人，有以下的话：「我没有法子描写当时的情绪。我们不知道我的丈夫及童氏究竟在哪里，为甚麽还没有回来？我们自己能不能活到天亮？结局如何？但是神决不撇弃我们；神给我们这一点信心，就是从我们极端的痛苦，中国将要得到益处。等了好久，还是没有丈夫的消息。可怜的李德倒在内室的地板上呻吟,,,,,。孩子问：『妈妈，我们今晚在哪里睡？他们已把我们的床烧了。』我告诉他：『神会预备地方给你们睡，』却想不到当晚就能睡在自己的卧室里。」

「末了，我的丈夫来了。我们已经避到隔壁房子，所以他起头找不到我们。有人告诉他，我们都被杀死了。他走进房子，嗅出皮袄焚烧的气味，但不见我们，精神非常痛苦。经过长久的寻找，他寻着我们，并告诉我们，暴徒已被赶散了，可以冒险同到尚未被烧的房间去，因为有兵在那里看守。这时我们的心是何等感谢主，叫我们可以相见於活人之地。我的丈夫快要回来的时候，我已清楚觉得有被救的希望，因为我流血太多，几乎要昏过去；人的末路，是神的机会。我留心不让别人知道我的严重情况，以免他们受惊。我们回家的时候，已过半夜了。一切尚安静，但有几个人整夜不能睡。第二天站岗的兵退去，暴徒又来，目的在盗取东西，丈夫又出去求救，我们又有一度的提心吊胆。大家都聚集在我的房里，暴徒正将冲进来的时候，官兵又来，暴徒跑了。当天下午我们离开杨州。路上有人讥笑说：『再来，再来。』『是的。』我想：『虽然你们料想不到，神仍要把我们带回扬州来。』」。

第十一章最黑暗的时候三十六至三十七岁

戴德生听从中国官厅的要求，带家眷及同工乘船离开扬州。虽然戴夫人和几位同工受了伤，大家还是满心感谢，一点没有报复心，或要求赔偿的念头，只希望早日再同扬州传福音。虽然一时无家可归，东西几乎全部被抢，心里仍是救喜，因「被算是配为主耶稣的名受辱」。他们为神的保护而感谢。小孩岂不都快乐平安吗？大人也无生命之忧，重要的文件及银钱也没有损失，这便是神的大恩。他们到了镇江，外国侨民十分优待，分请他们住在家里。戴氏夫妇把好的房间都让给同人，自己住在潮湿的楼下。

镇江有一个英国人投稿给上海的英文报，细说扬州暴动的经过，激起英侨的公愤。英国总领事麦君及公使阿尔阁爵士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交涉，继以军舰示感，几乎引起战争，最後幸得和平解决。戴氏对於英政府的示威，认为不妥，心中忧愁。他情愿以善报恶，宁可冒险回扬州，用忍耐与慈善感化反对他们的人。但是他没有法子干涉英国当局自动的措施。

俗语说：「祸不单行。」

正在这困难的时候，内地会里面反对戴氏的同人，因为不赞成戴氏的作风，遂作种种不利於他的宣传。他和戴夫人从这一二害群之马所受的侮辱，陷害，中伤，真是罄竹难书。但是他们不愿意为自己申辩，只是含冤负屈，忍受一切。後来因为这种恶劣行为传染到其他同工，不得已下逐客令，免职二个同工，另有三个女同工自动辞职，戴氏心中觉得十分痛苦。七月三日，他写信给柏迦氏说：「最要紧的一点，就是本会所用结过婚的教士，必须夫妇同心同德，合成一对教士，我们若对申请人预先说明我们的标准，岂不是很有益处吗？大概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工作，性质特殊。我们的目标在内地，和你接触的中国人，如果你欢喜侈华，舒服的生活，请你不要加入。除非你愿意你的太太作一个真正的教士，而不是光作一个太太，朋友，或是理家务的，也请你不要加入。在未结婚之前，她最少必须能读一本中国白话的福音书,,,,,，你的职务需要你常常离家，当你不在家的时候，她必须乐於和中国人相处。你也必须克服语言的困难，开辟一块荒地，然後结婚。如果你认为这些条件太苛，牺牲太大，请你不要加入我们的差会。以上所说各点，比主可能要叫你负的十字架，可以算是轻省得多了。』」

「『自私自利，喜欢安逸的男女，决不能替基督争取中国。凡不准备劳苦，克己，并忍受许多挫折的人，对於我们的工作，不会有多大的帮助。总而言之，我们所需要的男女同工，乃是时时刻刻，在一切事上以耶稣，中国，及灵魂为第一的人。就是自己的生命也只可看为次要的。这样的男人，这样的女子，越多越好。他们的价值远在精金之上。』」戴氏所希望的人，确已得着不少。扬州暴动之後，不久就有年轻的祝名扬（C. H. Judd）夫妇表示愿意去工作。戴氏和卫养生由扬州北上到清江浦去传福音，并预备深入河南，山西、及华西。宓这生也准备入安徽。戴夫人带她的小孩回到扬州城里去住。城里要求受洗的有三人，其中一人系他初次到扬州所住旅馆的主人彭某。同时镇江的房屋也租到了，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但是魔鬼不肯轻易放弃捣乱工作，他还是咆哮不休。十二月一日，「伦敦太晤士报」作一篇社论攻击内地会，说戴德生几乎引起中英战争。九日上议院开会讨论此事，引起激烈争辩，有人要求英政府将所有在中国的英国教士召回。一时英伦报纸攻击不遗馀力。结果捐款大减，幸而慕勒先生尽力捐助。尚可维持。

当这时候，戴氏处境之苦，不难想像，但是使他最感痛苦的不是环境的恶劣，经济的困难或妻子的安全问题，乃是他自己内心的渴慕不能满足。他愿常在主里面，而尚无把握，且常有失败扫兴之事，往往和基督失去交通，如潜水者深入水底而得不到空气，如救火员在焚烧房屋之前却得不到水，真是痛苦万分。一八六九年三月十三日写信给他的父母说：「我常请你们记得为我祷告，我实在有此需要，尤其是今日。我受多少人的嫉妒，许多人的轻视，有人竟痛恨我。与我毫无关系，乃至没有听见的事，也拿来作材料攻击我。有时我不能不改革教会牢不可破的旧习惯，天天和教外人的错误与迷信奋斗，没有先例与成规的事往往非作不可，而又缺乏富有经验之人的帮助。身体屡次生病，心中常有疑难问题，环境每每使我进退两难。

若不是因为主特别施恩给我，若不是因为我深信工作是祂的工作，而在剧烈斗争之时，祂常常与我同在，我早已丧胆溃败了，但『争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我们或将失败——且已常常失败，但是祂永不失败。然而我需要你们的代祷，比以前更需要。」

「我的责任越来越重，我更需要特殊的恩典，来帮助我尽这责任。但是我每因远远的跟随主，徐徐的效主而不断悲伤。我不能告诉你们我怎样

有时为试探所压迫；我以前不知道我的心是这样的腐败，但是我知道我爱神，爱祂的工作，在一切的事上喜欢专一事奉祂。我看我宝贝的救主比一切更高贵，只有在祂的里面，可以被神悦纳。我常常自思，像我这样充满罪恶的人，决不是神的儿子。但是我想把这思念打回去，而以耶稣更为宝贵，并以那叫我们在爱子里面蒙悦纳的丰盛恩典为乐。祂是父神所爱的，祂该是我们所爱的，但是，我在这一点，是如何的亏欠祂！愿神帮助我更爱祂，更好好的服事祂。务必为我祷告，求神保守我不犯罪，使我完全圣洁，在祂的事工上更充分的用我。」。

第十二章更换的生命三十七岁

九月四日戴德生自扬州赶回镇江，有一大堆书信等他裁覆，内中有一封是杭州麦卡悌写给他的。打开一看，有以下的一段：「我正想和你谈论圣洁的生活，当你对我题起这问题，我的思想中以此最为重要。非因书中所读过，及同工信札中所题起。乃是我自觉失败，常常不能达到目标，心中不安，并不息的努力追求着，得以享受与神的交通。这交通有时真切，但更多时幻想，甚至遥远。亲爱的主内弟兄，现在我觉得这个挣扎，努力和热望过着更属灵的日子，不是真实领我们得到快乐圣洁及合乎主用的路。虽然比满意我们无价值的成就更好，但不是最好方法。我从『基督是一切』一书内注意到这一段：『接受主耶稣就是圣洁生活的开始；亲近主耶稣，便是圣洁生活的前进；常以祂的同在为事实，乃是圣洁生活的完成。信心（乃恩赐）是铁链，使人的心与基督联合，并使罪人与救主合一,,,,。不健全的信心，绊缠脚步，使人跌倒。』我完全同意最後这一句。当时时仰望主，让祂在我里面，随意行祂的旨意，靠祂常存的大能大力，克服我内心的败坏，安息在无所不能上主的爱里，丝毫不自挣扎。而以全然得救的自信自觉为乐,,,,。怎样增加成圣的信心呢？时时刻刻想到主耶稣，想到祂的生，祂的死，祂的工作，祂自己在圣经内所表显的，不必力求信心。无须求信心的增进，只须仰望信实的主，那就够了。」

戴氏说：「我看了信之後，恍然大悟，即时仰望主，就看见了。喜乐洋洋流露出来。」

同人一见而知。祝氏说：「现在他是一个快乐人，一个满面春风，喜

乐洋洋的基督徒。从前他像一个劳苦负重担的人，现在他的灵大享安息了。」

戴氏逢人便道他自己的好信息。对祝氏说：「祝先生啊，神使我做一个新人！神使我做一个新人！」

十月十七日，写给他的大妹说：「我的工作从来没有像现在的复杂，困难，责任也比从前重大，但是以前所感的重担，都没有了。上一个多月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期。我甚愿写信告诉你主在我心灵所成就的事。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得清楚，因为所要讲的没有甚麽新奇，然而在我的经验上却是新的。一言以蔽之，『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

「现在把过去的情形先说一说，或者可以更明白一点。前六个月或八个月，我觉得我个人及内地会同人，必须有更圣洁的生活，更丰富的生命，更大的能力，才能完成所负的使命，而我个人的需要尤为迫切。我深深感觉到不亲近主的罪与危险。因此，我祈祷，痛悔，禁食，挣扎，立志勤读圣经，用更多时候退隐，默想，但是都不能生效。每天，几乎以祷告为第一件事，决定时时仰望主，但是我的职务繁重，办公常常间断，使我疲劳不堪，以致屡次忘记了神。而恶劣的气候刺激我的神经，叫我不容易克制冲动的情绪，刻薄的思想，与不仁爱的言语。每天生活中纪载了罪过，失败，无能。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问题是到底有救法没有？难道就这样了此一生。不断挣扎，常常失败吗？我怎能够诚诚实实对人传道说：『凡接待耶稣的，祂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就是像神一样）」，而我自己却一点不像祂？我不但是不能日益刚强，反而越来越软弱，不能胜过罪，连信心与希望也衰落下去。我恨自己，我恨我的罪，可是仍然得不到胜罪的能力。我觉得我实在是神的儿子，神的灵在我心里呼叫：『阿爸，父』，但是我不晓得怎样享受儿子的权利。我以为圣洁是从殷勤读经祷告慢慢得来的；我渴慕追求，但是越追求越抓不住圣洁，直到几乎完全失望，而转想或者神不让世人成圣，以增天堂的甘甜。我并不靠自己的力量求圣洁，因为知道我的无能；我也这样告诉主，并求祂赐我力量，帮助找。有时我想主支持我，保守我，可是到了晚上回想，可怜！又是失败，犯罪，只好在神的面前认罪，哀求祂的赦免。这里我必须声明一句，以上所说的情形，并不是每天的经验。有时我不但有平安，而且在主里面有大喜乐，但只是暂时的，而且可怜得很，总觉毫无力量。感谢主，这种挣扎已过去了。」

「基督里有我所需要的一切。对於这一点，我从来没有一点疑惑。但是实际的问题就是；怎样向基督支取我的需要？祂富足，我贫穷；祂刚强，我软弱。我满知道在树根和树干里有很多肥汁，但问题是如何将这肥汁输入我这瘦弱的枝子。我渐渐明白，惟一的先决问题是在一个『信』字。『信』好比手，可以接受祂的丰富生命作我的丰富生命。但是我没有信心。我力求信心，却得不著。试试运用信心，但是毫无用处；越看出主丰盛的恩典，越觉得目己的罪孽与无能！若将我所犯的罪来比罪的源头，不信的恶心，真像小巫见大巫，因为不信的恶心不能，或不肯把神的话当作真的，竟以神为说谎者。我觉得『不信』是世人唯一的死罪，而我屡犯这罪；我求信心，而它不来，我怎麼办呢？」

「当我的灵魂感觉极端痛苦的时候，麦卡悌的信中一句话把我眼睛的鳞除去。神的圣灵向我启示，叫我看见耶稣和我为一体的真理。麦卡悌说：『怎样加强信心呢？不是努力去得着信心，乃是依靠信实的住。』当我读这封信的时候，我恍然大悟，全都明白了。『我们纵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提摩太後书第二章十三节）我瞻仰耶稣，我看见了。当我看见的时候，喜乐如活泉滚滚涌出，真是妙不可言！主说：『我永不离开你。』啊！安息就在这里！我想起我曾徒然努力挣扎，硬要安息在祂里面。我以後不再挣扎了，因为祂岂不是已经应许要住在我里面，永不再离开我，永不撇下我吗？亲爱的妹妹，祂永远不会失信。」

「但是这还不能代表主所启示给我的一半。当我想到葡萄树和枝子的时候，有圣灵的大光照入我心。啊！何等灿烂，何等辉煌！我以前渴慕从葡萄树取汁，向祂支取所有的丰富，那真是大错特错！现在我已看出，不但主耶稣永不离开找，我就是祂的肢体，祂的骨肉。我又看清了，葡萄树不只是根，而是全树——树根，树干，嫩枝，叶，花，果，都包括在内。主耶稣不只是这些，祂也是土壤，阳光，空气，雨露，乃至超乎我们所希望，所需要，所梦想的千万倍。能够看清这真理，是何等的快乐啊！」

「我亲爱的妹妹，能够同复活，与被高举的主成为一体，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福气。『成为耶稣的肢体』，试想这一句话所包涵的意义：和耶稣成为一体，耶稣富足，而我倒贫穷；右手富足，而左手贫穷，这可能麼？或说：『你的头饱足，而身体饥饿，』这话讲得通麼？再从祷告方面来讲：银行里管出纳的可以对主顾说：『这张支票不能照付，因为不是你写的，乃是你的手写的』吗？或是说：『我只可付钱给你，却不便付给你的手』，

天下有这种道理麽？同样的，我们若奉主耶稣的名求，神不能不承认，（意思就是说不是靠自己的名，也不光是为耶稣的缘故，而是以『我们是祂的肢体』为理由。）除非所求的超出主耶稣的存款——这存款极大。倘若我们不照圣经的教训去求，或是违背神所启示的旨意而求，那就是主耶稣本身，也不能这样作的。但是『我们若照祂的旨意求甚麽，祂就听我们,,,,知道我们所求於祂的，无不得着（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十五节）。』」

「最甘甜的，就是『与主合一』所带来的安息。我现在不为任何事挂虑，因为我知道祂必能完成祂的旨意，而祂的旨意就是我的。不论祂派我到甚麽地方，办甚麽事，於我都是一样的，都是祂的事，我无须作杞人之忧。即使祂派我办最容易的事，祂总得给我办事的恩赐。如果祂派我办最难的事，祂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比如我派佣人买几文钱的东西，或买顶贵重的东西，於祂没有多大问题；祂必向我要钱去买，而将所买的拿来给我。照样，神若差我去解决一个疑难问题，祂岂不应该给我亮光麽？在困难的地位，祂岂不给我恩赐，叫我担当得起麽？在紧张艰难的环境里，祂能不厚赐力量给我麽？我无须担心祂的资力不足以应付一切意外的事变。祂的资力就是我的，因为祂是我的，祂和我同在，住在我里面。这一切的权利，都发源於信徒和基督的合一。基督凭着我的『信』，住在我里面，我是何等地快乐啊！」

「我现在并不比从前好，（我也不渴慕，不力求要比从前好。）但是我今已和基督同死，同葬，也和祂一同复活、升天。现在基督住在我里面，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祂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现在我相信我向罪是死的；神也这样看我，并命令我向罪看自己是死的。或者我已往的经验，告诉我事实不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不敢说『不是这样』，因为神说是这样。我也确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後书第五章十七节）现在我还是能犯罪，但是我确知基督与我同在，祂不能犯罪，祂能保守我不犯罪。」

「现在我更看得清楚：『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节），不是影子。我们所信的，大於所见的。眼睛只能看见物的外表，信才能透视物的实质。只在实质上可以得到安息，得饱美食。『基督因信住在心里。』信祂的诺言，就是能力，生命。基督和罪不能并存，祂的同在和爱世界及为许多事情思虑烦扰，也不能并存。以上所说的经验与真理，不是专为少数的人，乃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天赋的权利。放弃这权利，便是

羞辱神。基督就是使人从罪里得释放的惟一力量，基督也是使人事奉神的唯一能力。」

当日（九月四日）戴氏聚集同工及其他家中的人在楼上会客室中，手中拿着麦氏及福小姐的信：（福小姐的信也有同样的见证及语气），将自己从信中所得到的属灵恩赐及亮光告诉他们，如「活水的江河」灌溉他们的心灵，以致都蒙恩典，正如经上所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从这小群，「活水的江河」继续涌流到中国的四周大地，直到今日仍是如此，使四万万中国人民得到同样恩赐及亮光。在百忙之中，他的信札也改了语气，有丰富的喜乐及生命涌流着。他本着服务的精神，多方体谅同工。

当年十一月，他受了一个试炼，在旅行中得着安庆暴动的消息，宓道生夫妇及另一同工被杀。

後来证实他们并未被杀，且无伤害。同时，在伦敦亦受到攻击，经济上的奉献从五月到九月时期中，竟较前一年的同时期减少一千金镑。各种困难不一而足，并且更加严重。工作繁忙，旅途劳碌，但是他的心灵反而更加安息喜乐，因为神的旨意满足他的心。

圣诞节时，在扬州某新同工的回忆说：「戴氏待我和善，亲切可爱，教我学习中文。极其注意发音，在百忙之中，仍有青年活泼的气象,,,,。我们吃中国饭，完全过着简单的中国生活。」

戴氏不顾生活的清苦，神的工作却不可减少。在年底的困难中，他得到意外的喜乐，老友慕勒奉献许多金钱给内地会，写一封公函鼓励安慰同工，并在以後的数年中，继续同情内地会的工作。。

第十三章耶稣真能满足我心三十七至三十八岁

戴氏及其同工的生命更新之後，他们的生活十分快乐，其夫人亦与同乐，且觉希奇。因她早知这奥秘，「安息在耶稣里面」。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戴氏自杭州写信给夫人说：「今晨的太阳，光辉灿烂，但是比起我

心中的太阳，尚有天渊之别。主耶稣教我明白『靠主喜乐』的真义。我真喜乐，不能不喜乐，我愿意你与我一同喜乐。现在对你说的话，并不是新的，但是我的确感觉到新的意义。从前我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与主合一的喜乐，或是因主的恩典加给我，或运行在我里面的喜乐。自然这个解释是不对的。有时我以为是欢喜主所欢喜的，或是因在主里面所保证给我们的福气而乐，但是这个解释也是显然不对的。现在我看清了，喜乐不在主和我的关系上，也不是在祂替我，或藉著我所作的事上，乃是在主自己，纯粹在祂本身的丰富与圣洁。只有在这个，可以得到永久不变，丰满的喜乐。我们和祂合而为一之後，不能不以祂的珍贵，美善，仁爱，圣洁，和祂一切的完满为乐。祂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若以祂保守我们不犯罪为乐，则一次或二次跌倒，便能消灭我们所理想的快乐。若以主在我们里面，或是藉着我们作工为乐，那可不容易知道或感觉主在里面究竟作了多少？而且可能发生不合理的自满或沮丧。若是以主自己为乐，那就不会改变，波动或涨落了。啊！我的爱妻，以主耶稣为乐，才是永久不变的喜乐。这个依据是何等的可靠啊！」

这时候戴氏看见祝氏身体不健康，要他多作运动，就趁童氏沿运河北上传福音的时候，托他买一匹好的小马。马来的时候，戴氏不在扬州。祝氏以为他买马是预备给自己骑，就去买一套本地做的马鞍，马勒，和其他必须的配备，天天骑出去给马运动运动。这正是戴氏所要的。

等他回来的时候，因事情太忙，没有工夫骑马，就请祝氏继续他的好事。不久，他又出门去。

临走吩咐祝氏，不要忘记马需要运动。听见这故事的人问：「戴先生始终没有骑过这匹马麽？」祝氏很兴奋的说：「从来没有骑过，他实在太忙，但是他对於养马的费用，很留心按时支付。

这就是他供给没有办法的人得到骑马运动的巧妙方法。我骑这小马到各村庄去传福音，得到很多的益处。他一向都是这样，他帮助人而不使人知道，更不令人心里感激他的恩惠。」

夏天又要到了，戴氏从往年的经验，深知幼年的英国小孩，经不起江浙夏季的气候与环境。

经过许多的祷告，夫妇决定将小孩送回英国。戴氏的秘书白小姐慨然进言，愿陪小孩回英，代替母亲看顾并教导他们。父母虽舍不得离开年幼

的子女，但为他们的益处，只得把他们送走。五岁的男孩撒母耳，虽然这时生病，也预备一同送回英国，只留下在扬州暴动时出世的小女孩作伴。刚从扬州动身的时候，撒母耳的病转剧，次日清早昏昏的睡；渡扬子江的时候，在江上永离尘世。父母在暴风雨之下过江，将他们的小宝贝安葬在镇江西人的小坟山里。再过数礼拜，送其他的小孩上法国邮船回英国去。夜半戴氏写信给柏迦氏说：「小孩未离开中国我最後一次见他们。现在已有两个小孩，无须我们挂虑；他们睡在耶稣的怀里。亲爱的弟兄，虽然眼泪难免常流，我感谢神，准我这极不配的人，有分於这伟大的工作。我不後悔加入这工作。这是祂的工作，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然而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在里面作事，乃是因为我们是属於祂的，与祂合而为一，所以祂的工作，就是我们的工作。」

这时候中国内地反英的情绪紧张得很。内地会许多内地同工的妇女小孩，不得不退到安全地点。中国政府很可能要坚请英国政府将英侨全数撤出内地。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一日，戴氏写信给柏迦氏说：「我们已面对千钧一发的关头。如果我国政府继续固执现在的（我几乎说）疯狂政策，结果必引起战争。我们的地位越来越难应付。我们路途的崎岖难行，恐怕你在远方不容易了解。」

六月中戴氏写信给一女同工如下：「『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啊！谁不渴呢？谁没有脑中的渴，心里的渴，灵里的渴，身体的渴？不管他有哪一种的渴，或是各种的渴，都『可到我这里来』。来作甚麼？来渴吗？不，不！来喝」。

「甚麼？耶稣能供应我的需要麼？岂但是能，而且远超乎你所需要的。不管我的路途如何崎岖，我的工作如何艰难，亲友死丧如何凄惨，至爱的人离开多远，我是如何无能，如何失望，我魂的渴慕如何的深，耶稣能够满足一切，一切！祂应许我的，不止是安息。啊！只此一点，已足令人极其快乐，而『一切』二字所包括的，岂可胜计？祂不但许我来饮水止渴。不，比这个还要好。『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这可能吗？一个干的人，不但可以止渴，乾土得以滋润，热地转为凉快，而且使地湿透，泉源滚滚，不分昼夜吗？的確是这样！这河不像山洪，下雨时满起来，雨停就乾了,,,,。但是从他的腹中流出江河，如同浩大的扬子江，不论何时，总是深的，满的。大旱的时候，小溪或者会乾，而且屡次乾过的；人所开的河沟，可以把水抽乾，也常被人抽乾；但是扬于江永不会乾。」

七月七日，戴夫人生第五个男孩，名叫诺儿。不幸母亲患霍乱，不能抚养婴孩，等找到中国奶妈，已经太晚了：出世一个礼拜，就回天家上了。七月二十三日，戴夫人安静睡着。戴氏走开数分钟，预备饮食。忽然她醒了；严重的病状叫他急来床边。戴氏写：「天已亮了，日光照出她脸上像死人的颜色，连我至爱的偏见，也不能否认，她已将死了。待镇定一点，我说：『我的爱妻，你已临终了，你知道麼？』『临终？』她同答，『你这样想吗？甚麼叫你这样想？』我说：『爱妻，我看得出，你的力气不能维持了。』她说：『果然这样吗？我不觉痛苦，只是疲乏。』我说：『是的，你就要回天家了，你快要和耶稣同在了。』我珍爱的妻子想到我在这困难重重的时候，即将与她永诀，孑然一身，独饮苦杯，没有她和我共同把一切的困难带到施恩的宝座前。『我很忧愁，』她说。说了，停一下，似乎在纠正她忧愁的情绪。我说：『离世与主同在，你不会因此忧愁吧？』她回答我时的神气，我永不会忘记。『哦！不，不是那种意思。

爱夫，你知道过去的十年中，主与我没有过一点点的隔膜，我决不会不欢喜去见祂，但是在这种时候离开你，孑然一身，实在使我忧愁得很。然而祂必和你同在，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数日之後，童氏夫人写：「我从来未见过这种情景。当亲爱的戴夫人呼吸最後几口气的时候，戴先生跪在她的身边，愁情万种。他把她交托给主，感谢主将她赏赐给他，感谢主让他们作十二年半快乐的夫妻，更感谢主领她到神的面前，永享福乐，并再次庄重奉献自己，作神的工。上午九时正，她停止安静的呼吸。大家都知道，她与基督在一起，比在世上好得多。」

第十四章「永远不渴」三十八至三十九岁

戴德生在这时一切属世的安慰与幸福似乎都被扫除净尽。爱妻去世了，子女远离了，家庭瓦解了，健康低落了，而责任又极繁重，时局极不安定，远在天涯的中国。如果主能满足人心最深切需要的事实，曾受过尖刻的试验，那就是在这时候的戴德生了。到底主能不能叫劳苦担重担的人得到安息？祂能不能使乾渴的人永远不渴？对於这个疑问，戴氏给我们很多见证，我们只须引几段为证，读者不难类推其馀。七月十一口，戴氏写

信给他的母亲说：「凡事都在天父手中，受祂的管辖，祂所作的都是最好的。神所作的和祂所准许的，没有一样不是我们所愿意作的，如果我们能够看得像神所看的那样清楚的话。」

写这封信的时候，戴夫人尚健在。

七月二十三日，夫人因急症去世。八月四日，戴氏又写信给母亲说：「我刚看过七月十一日写给你的信，我的看法并没有改变，但现今已受过神的管教，看得比以前更深刻，更明了。在我灵的最深处，我快乐地知道，神经过郑重的考虑，的确准许人间各种遭遇，使万事互相效力，叫一切爱神的人得益处。」

「祂，惟有祂，知道我爱我的妻子到甚麽程度。祂知道，我眼里的光，心中之乐，都在乎她。

当她在世的末了一天，我们因彼此互表历久不旧的爱情，而深感喜乐。我们结婚之後，几乎每天有这种表示。她为我所作的最後一事，就是将一臂抱着我的颈项，一手放在我的头上；我想是要给我祝福，可是已经不能说话了。但是神认为把她召回是好的，确也是好的。神的慈爱叫她安然离世；而对我呢，也是一样的好。今後我必须单独劳碌，受苦；然而不是单独，因为神与我更加亲近。现在我不能不将我一切的忧伤，困苦，告诉祂，正如从前告诉马利亚一样。她既不能和我一同代祷，就因知道主耶稣『永远活着，替我们祈求』而得到安慰。以後行事为人，当少凭一点感触与视听，多凭一点信心。」

戴氏在他的回忆中说：「在我的房中，度那难过的时刻，何其孤寂！许久不见爱妻，不闻远在英国之子女的小脚步声，使我感觉室虚。到这时候，我才明白，为甚麽主教我对於下面的经节，有那麽切实的认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恐怕一天有二十次，当我的心一再渴了，我向祂呼喊：『主阿！你应许了，你应许我永远不渴。』不分昼夜，我一呼吁，祂必火速来到，安慰我的忧心，使我满意。祂不折不扣的，履行下面所求的话：『主耶稣，愿你为我成为一位活泼泼、亮晶晶的真体，叫信心所见的你，比肉眼所见的形体更真切，且比世间最甜蜜的关系更可爱，更切近。』」他又写给柏迦说：「『爱』给我这打击，使我觉得尘世的沙漠生活更空虚，但是也使我感觉天堂更像自己的家。『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既有小孩的软弱，也得着小孩的安息。」

他又写给白小姐说：「礼拜四、五、六、及昨天的一部份，我睡在床上，这次患疟疾及肝病，使我的健康大大倒退，但愿主的旨意完成。昨天疟疾又来，在发冷的时候，我抖得利害，床也跟着我抖，我觉得主若要我抖，我就为祂发抖，若要我发烧，我也为爱祂的缘故，欢迎发烧。」

十一月十八日，戴氏写信给柏迦氏说：「多谢你因我爱妻去世而给我充满爱心和同情心的安慰。

对於我妻的离世，我不宜用『丧夫』的字眼，我没有丧失她。她现在爱我，不减於在世之日，我爱她，以她为乐，也不少於当年。我天天乐享耶稣的大爱，在最荒凉的时候，从祂洋溢的水泉，满足我乾渴的心，食息在祂的青草地上。我清楚认识过去与现在所遭遇的都已完成，或正在完成祂的旨意。只有祂知道，她的离世使我如何苦闷。十二年半不断的属灵交通，一心一德，协力合作，彼此疼爱，互感满意，如此伉俪，世上诚不多见。但是倘若她的去世使我感觉的空虚，没有这样深刻，那末我对於神的支持、爱护、伟大力量的认识，也必定浅薄些。」

有许多人误会主的话，以为人若到祂的活泉来，一饮就可以终身不再渴了。所以戴氏常常说：「不要改变主的话！祂并没有说『无论何人喝过』，而是『无论何人喝』。祂不是说『只喝一次，乃至好多次』，乃是说『常喝的习惯』。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的完整意思是：『凡惯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时时刻刻信我的人，必定不渴。』凭信心来就主的习惯与不解的饥渴，二者互不相合，不能并存。」。

第十五章你（神）存到永远

一八七二年三月，戴德生又回到英国，住在伦敦柏迦的家里一礼拜，备受老友的欢迎。柏迦氏年纪老迈，不胜内地会日益繁重的工作，决定把圣山的公馆出卖，到瑞士去休息，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负起中国内地会英国差会的代表之责，戴氏毅然决定，暂时亲自担当内地会的全部责任。

这时内地会在中国的同工，有三十个西人，五十个中国人，分布在十三处工作，各处相隔平均三百馀里。每月开支约三百镑英金。戴氏接收的时候，收到存款三百三十六镑有零。交代完毕，柏迦氏首先奉献五十镑。

戴夫人临终时吩咐她的丈夫说：「为子女，为内地会，及为他本人的益处，应当续弦。」

六年前和戴氏同乘兰茂密友尔帆船来中国的女同工福姑娘，曾在杭州妇女中作属灵工作，成绩卓著，为人非常属灵，聪明贤慧。这次因要事必须回英；本欲另觅他船回国，都不成功，惟有戴氏所定之船有舱位，只好和戴氏同船回国。途中见面机会自然很多，二人心心相印，道合志同，益相敬爱。到英之後不久，就决定结婚。

戴氏回英国之後，工作日益繁重，身体又不强壮，勉强日夜工作，颇有不胜繁剧之苦。有两位贵格会朋友写信给他说：「你这种办法不好，一定会积劳成疾，你一个人决不能兼顾这样多的事。」

就劝他用摩西的岳父叶忒罗劝摩西采用的办法（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第十七节至二十三节），并答应帮忙文书会计的工作。

七月间，戴氏往格林益奇访友人郗尔氏夫妇（Mr. and Mrs. Richard Hill）。郗尔先生建议邀请热心信徒，组织一个谘议委员会，分工合作，办理内地会英伦方面一切的工作，让戴氏回中国去处理中国方面的事务。郗尔先生当即表示愿意充任谘议委员会的名誉秘书。戴氏有意请从前在中国当内地会秘书的白小姐留在英国，看顾他的子女，并协助谘议委员会处理文书及其他事务。八月六日谘议委员会正式成立，设秘书二人，即郗尔先生及施亨利（H. Soltan）先生。戴氏将内地会所存的款二十一镑馀移交新成立的谘议委员会，同时和「羔羊与旗学校」合办一个训练班，训练教士候选人，在贫民区工作，藉以观察他们，是否具有基督爱罪人的心。

戴氏说：「能够使人坚持到底，始终成功的，只有一个因素，就是基督的爱——不是我们爱基督的爱，也不是基督爱我们的爱，乃是基督在我们心里爱罪人，爱苦人的爱。这爱不能因一渡海洋，就能得着。如果不是已经在心里，那末改入一个更不好的环境，如何能产生或发展这爱呢？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尽所能的，确定候选人是否有这种爱，而且有坚忍，雅怀，灵巧，及办事能力，并能在英国预先表现出来，然後才可以送往中国。」

「我们一贯的工作本身目的，乃尽量扶助及发展中国信徒的恩赐，引导他们通晓及热爱神的话，使他们可以趁早自立。靠神的庇佑，我们从事竖立十字架的标记在福音未曾传到之地，使万民归主。求神使我们效法祂，

像祂披着我们的天性为要高举我们，使我们成圣。同样的，我们当与中国人合一，愿意接受最低的地位。求主使这宗旨不但能深深的镶入我们的心灵里，也能在行为上彰显出来。」。

第十六章逢春花木欣欣向荣四十至四十一岁

戴氏离开中国一年三个月，预料回到中国，必有许多问题，需要他煞费苦心来解决，因为在中国没有一位同工有资格可以代理他的职务，领导全体的同道。一八七二年刚同到上海，就写信给父母说：「现在面对着各种难题，若不是有主可以仰望，真会使我们发抖。然而，我还是觉得责任沉重。求主赐给我更多的信心。请为我迫切祷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不配。我觉得真是无能把神的工作作得好啊！愿雅各大能的神作我随时的帮助。我不能想像工作途径的方向，到底是向东，成西，或南，或北。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投靠神。但是到了时候祂会领导我们前进。」

到中国之後，果然发觉许多难题。驻南京的童氏因病回国，旋即去世。祝氏夫妇亦已回国。

鱼爱光卧病。扬子江流域的教会，几乎无人监督。本地领袖，或变冷淡，或竟公然犯罪。戴氏为之忧伤，谦卑在神的面前。一八七三年一月初旬，写信给他的母亲说：「我不想告诉你各方面工作的困难，但是我知道你常常为我祷告。困难的事，正可以给我机会知道神的信实，我一想到这工作是祂的，就得到很大的安慰。祂知道怎样用最好的方法进行。祂对於属灵工作的兴趣，比我们要大到无量数倍。『祂的话决不徒然返回。』我们愿意传祂的话，至於结果，由祂负责。可怜的扬州，现状远不如从前了。我听到信徒中可虑的消息，但是他们不宜过受责备，应当多得怜恤，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幼稚信徒应得的喂养与看顾。主帮助我寻找并领回一些迷路的羊。

时届严冬，积雪没胫，戴氏自回镇江，看见昔日所住快乐之家，已变为荒凉的空屋，不胜今昔之感！就召集各同工，各信徒，共聚一堂，迫切劝导，循循善诱。各同道一见所敬爱的领袖，如花木逢春，欣欣向荣，大感兴奋，教会风气，焕然一新。他写信到杭州给戴太太说：「我要他们全体聚集，愿主赐福给我们。虽目前情形可忧，但不是没有希望。靠神赐福，

我们若努力工作，神必赐这工作欣欣向荣。」

後来又到南京住三个月，再沿长江而上巡视各教会，结果都奋兴起来。

戴氏最注意的，就是培养本地的属灵领袖。七月间写信给他的父母说：「工作逐渐发展，尤其是关於中国同工。他们自己需要别人的帮助，看顾，和训练，但是他们的能力已渐大，人数也渐多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是在他们。我以为外国教士，正如造屋时所搭的架子，越早用毕撤去搬到别地方去用越好。」

这时有两件事令戴氏操心难过。一件就是在英国当心他的小孩并协助内地会驻英谘议委员会的白爱妹小姐，健康全失，无法继续工作。其次就是从柏迦氏辞职之後，所收的捐款大减，而同时在中国有五十处房屋，一百个同工，连同小孩有一百七十口要吃饭，又加上在中国及回英的旅费，处处需款甚急，而捐款中许多是指定给某某教士的，行政费却没有着落。戴氏身负全责，急人之急，能不挂心？但是凭着信心，尚能镇静。他写信给伦敦郗尔秘书说：「我一到中国，必须将带来的款，立即分配用途。我们正在求主叫他的管家送款给你，因为我们的现款快用完了。接济品可能用完，接济者永无穷尽，一念及此，曷胜安慰。」

十二月，戴氏往绍兴访范约翰，和他出巡浙江教会。至嵊县，会见宁某，及老关。宁某以前是一个顽固骄傲的书生。得救之後，热心传道，为教会的柱石。老关以前为嵊县土劣，强悍野蛮，无恶不作。猛如吼叫之狮，邻人都怕他。得救之後，温柔如羊。他的老父亲常说，他的儿子前後判若两人。後来老人也信耶稣。邻近一镇有一开赌馆和妓馆的得了救。後将赌客妓女一概驱逐。将最好最大的房间改作福音堂。

一天下午，戴氏在宁某家里领会，宁太太和女儿都来参加。晚上各信徒又在福音堂聚集。戴氏写：「我听到主的救恩如何一一拯救赴会的人，真欲因乐极而大哭。几乎每一个信徒，报告他有亲戚或朋友行将接受耶稣为救主。我在中国，从未见过圣灵这样工作。」

戴氏初到浙江，在暗淡的情况中所抱的信心与希望，至今已具体化，亲自看见了。。

第十七章「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四十一至四十二岁

保罗对亚基帕王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在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十九至二十节）。保罗从亚洲渡海到欧洲去传道，也是服从异象中所得神的呼召（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八至十二节）。照样神给戴德生清楚看见中国内地需要福音的迫切，而他一生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他第二次回中国没有几天之後，就写信给驻伦敦中国内地会秘书说：「我真希望，不久之後，可以看到中国最缺乏的各省有福音传给他们。」

一八七三年一月一日写信给白小姐如下：「我要你天天为我祷告，求神指示我，到哪几省去传福音及如何进行。我们有一位无所不能的神和我们同在，无所不知的主引导我们，又有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所传的话发生效力。请你为我求神，让我更天真的信靠祂，更大胆的试行大事，并请为我邀约朋友，天天恳切求神，为中国闭塞的省分，大开福音之门。基督的救恩必须赶快向他们宣布。至於何人去，及如何宣布，我们必须问主。」

他又写信给伦敦谘议会说：「我们要到内地去；不能吃苦的人，最好马上决定住在家里。我们所要的人，是以工作为乐的，切切实实作事的，（不是在白天作梦过生活）和那些肯牺牲自己，愿为救人而受苦的人。这种人，无论怎麽多，都有地方容纳。他们是神的宝贝，神爱他们，当心他们。」

戴氏在浙江太平传道的时候，有一个七十二岁姓陈的老人到船上来请教他，问他怎样对付罪。

他说他夜里睡在床上，想这个问题，白天一人坐着想，时时刻刻想，但是都想不出一个答案来。吃素，放生，节制，他已作了，都没有用处。中国的学者对他说：「没有来生，他实在不能相信。他真痛苦,,,,。戴氏就对他细说慈悲的活神，罪，和罪的结局，及主耶稣道成肉身，降世拯救罪人等话。老人大得安慰而别。听见戴氏在本地租屋，预备长期讲道，十分

欢喜。

此外还有两个女人，一个男子，也是同样的恳切问道。这些经验使戴氏更加兴奋。更要使福音传入中国内地各处。第二天他写在一本圣经上如下：「一八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台州，求神加派五十或是一百个中国传道人，及必不可少的外国指导，以便开发浙江省尚未听见福音的四个府城及四十八个县城，并求主派人开发没有听过福音的九省，奉耶稣的名求。主耶稣，我感谢你，叫我安息在你的应许上面，求你给我体力、智慧、恩典，作成你伟大的工作。阿门。」

当时戴氏在奉化积劳成疾，信心的效果似乎失望，但他仍旧等候神，他的健康渐渐复原。

他收到一封耽搁了二个月的陌生人的信，内称八百金镑将於二月内奉献给内地会，作为开辟未得福音省份之用。此信寄出时，他尚未向神祈求工人，神的意念超乎人的意念，至此又一明证，心中的快乐可想而知。老同工在各处工作上更具希望，新同工学习中文颇有进步，亟望从事开辟工场。他与同工在镇江有一礼拜的退修会，此後与祝氏沿扬子江上流出发，打开华西布道之门。

还有一个天上的异象，戴氏从来没有违背过的，就是他的工作听需要的经费，绝对凭信心祷告，完全仰赖神的供给——不借钱，不募捐，不因无款而自限其工作。这一个特点，在他的言行上，处处可以看见，现在再引一封信为证：「听说你因无款可以寄给我而感觉痛苦，实在使我难过得很。我岂不曾说：『应当一无挂虑？』（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自然我们应当谨慎使用，尽量节省神所赐的款，但是既尽了这个责任，就不应当再为真实的，或似是而非的缺乏而挂虑。多年靠神的信实而活的我，可以作见证，缺乏的时候，都是蒙神特别祝福，或引起特殊恩典的时候。我郑重求你们，除直接向神祈求之外，万万不可向人募款。神的工作，若变为乞丐化的工作，就死了。神是信实的、必然如此！『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祂曾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甚麽，喝甚麽；为身体忧虑，穿甚麽；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听命胜於献祭，顺从胜於公羊的脂油』（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二节）。亲爱的弟兄，信神的话，不是试探主，疑惑祂的话，才是试探主啊！一八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镇江。」。

第十八章「软弱变为刚强」四十二至四十三岁

一八七四年六月，戴德生同祝名扬教士乘一小货船到武昌，要在那里租屋，开始传福音，以便深入中国内地。租屋时遇到很多困难；才租定了，又被推翻，直到第十二次，方才成功。

这时戴氏写：「我的心何等渴慕，将福音传入未曾到过的十一个省，给一万八千万的中国人民。

哦，但愿我有一百条生命，为这些人民的益处劳苦！」戴氏坐船上武昌的时候，从梯于上滑跌下来，扭伤踝关节及脊骨，痛得几天不能起床，就决定回祖国去，十月到达英伦。脊骨及踝关节发炎渐重，压伤脊脑，以致两小腿瘫痪。医生命他长期卧床休息。他正在壮年有为的时候，忽然受此重大打击，时时卧在床上；明知有许多事应该作，却不能作；照世人的眼光看，这种情形实在太苦了。然而戴氏倒是天天以神为乐。

他躺在床上，不断为中国及内地会的同人祷告，乐意接受神的旨意，认为神所准许发生的事，都是最好的。奇妙得很，内地会重要的发展，就在戴氏的小病房中，向神求出来的。数年後，他所求的一一实现。中国内地各省，都有教士广传福音。有一位苏格兰著名的牧师对他说：「你一定常常感到神是何等奇妙的祝福你的工作，叫你所作的一切这样发达。恐怕天下没有第二个人享受过这样大的荣誉。」

戴氏很镇静的答覆：「我不作这样的看法，我有时想神定要寻找一个很小软弱的人，为祂所用，叫一切的荣耀，都归於祂自己。我就是这样的人。」

在一八七五年年初，戴氏的腿伤更重的时候，他印发一个启事，题为「为一万五千万以上的中国人请求代祷」。内中有一段话如下。「现在我们迫切的需要，就是要得到更多教士去领导中国内地传福音的工作。同道们，可否请你们，每天用一分钟，向神恳切祷告，求祂派出十八个合适的人到中国去，专心为主工作？」这启事并申明，近来有人奉献四千镑英金，充中国内地传道之用。这款就是戴氏及其夫人隐名奉献的。

一八七五年四月，戴氏写信给中国一位朋友说：「你一定欢喜听见，

我的跌伤渐渐好了。经过五个月的休息，我的背力渐渐增加了，现在可以上下楼梯。我深信神使我在病中所作的，比健康时所作的更多。藉着许多慎恩，祷告，和一些通信，传遍福音於中国内地的志愿，离成功之日不远了。」

约在这时，所求的十八个教士，都已向中国内地出发了。

在经费方面，神始终没有忘记接济。现在举出两个例子为证：有一天早上，大家正作中午祷告的时候，有人报告说：「近来收入很少。」

戴氏说：「那麼，我们应该求主，将我们的需要，提醒祂有钱的管家。」

後来大家算一算，那个月的收入，比平均少二百三十五镑。戴氏说：「让我们在祷告中，将这一件事告诉主。」

居然，在当天晚上，就接到一封信，内附一张二百三十五镑、七「先令」、九「辨士」的支票。这笔款是从出卖一个名贵的银器得着的。又有一天，戴氏正在卜来顿候车回伦敦的时候，有一个俄国贵族走来对他说话，并请他同坐。他说：「可是我乘的是三等车。」

这位贵族说：「用我的车票坐三等，没有问题。」

两人谈了一会儿，波布林斯基公爵拿出一张钞票说：「让我给你一点菲薄的款，作中国内地布道之用。」

戴氏一看，是五十镑，就说「你不是要给我五镑麼？请让我把这一张钞票还给你；这是五十镑。」

公爵惊讶说：「我本来是要给你五镑，看来必定是神要给你五十镑，我不能再拿回来。」

戴氏回家的时候，同道正在求神特赐四十九镑十一「先令」，以便汇送中国应急。第二天中午，大家同意将祷告会改为赞美会。

戴氏病时，谘议委员会在他的床边开会，和他祷告。戴氏求神开路，叫内地会的教士可以沿缅甸伊洛瓦底江入云南布道。他们觉得惊异，因为大家认为时机还没有到。正在这时候，英国政府预备派出若干人，去考察怎样可以使缅甸与华西通商。一天有一个素来不认识的人来见戴氏，说他曾到过八莫，并说从八莫入云南很容易。恰巧在十年前就与戴氏注意由缅

甸入华西的范约翰正在英国。就决定派范约翰及秘书施亨利同去。这事居然成功了。真的，「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藉着祷告祈求，戴氏的瘫痪好了。十八个教士到中国去了，所需的款都供给了，由缅甸入华西的希望也成功了。这一切都是在人力最薄弱的时候成就的。「我甚麼时候软弱，甚麼时候就刚强了。」

（哥林多後书第十二章十节）。

第十九章神的信实四十三至四十四岁

戴德生屡次说：「神的工作可分为三段落：第一段，不可能；第二段，不容易；第三段，作成功。」

在这时候，要进入中国内地未开福言之门的九省，似乎是不可能的。所谓不可能者，是一般人的意见。具有伟大信心的先知先觉却不以为不可能。在「中国大众」（China's Millions）的第一期社论，戴氏这样说：「兰茂密友尔帆船开赴中国，至今年五月二十六日，就满了九年。

这九年中，我们得到许多经验，训练不少的中国工作人员，在中国五省里头，设立了五十个教会。我们深信时候已到，我们应该再进一步，更积极的执行主普传福看的命令。靠主的恩典，我们要作，不是只试一试，因为圣经没有叫入『试试』。『试』这一个字，常在不信者的嘴唇上。他们常说：『我们必须照我们所能的作一下。』而神的儿女也常有这种态度。据我们的经验，试作就是失败。主的命令都是说『你们照我的命令作，不是说『你们尽所能的试一试』。根据上述的理由，我们就筹备开始这九省的传道工作。我们不要慌忙，『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但是也不作不必要的耽延。『你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以赛亚书一章十九节）。『衪告诉你们作甚麼，你们就作甚麼』（约翰福音第二章五节）。」

戴氏在「中国大众」所发表的四篇「中华归主」论文有以下一段；「我们的罪与软弱差不多都是出乎信心的缺乏。倘若我们仰望主，察验衪的信实，怎麼会不信衪呢？抓住神的信实之人，不会糊涂大胆或是轻率，但是他随时可以对付意外事变。坚持神信实的人，即使表面上似乎愚昧，还是勇敢服从神的命令。亚伯拉罕抓住神的信实，就把以撒献上，以为神还能

叫他从死里复活。摩西抓住神的信实，把数百万以色列人带到旷野里去。约书亚深知以色列人的悖逆，也知道迦南人勇武善战和他们坚固的堡垒，但因能坚持神的信实，毅然带领以色列人过约但河。众使徒坚持神的信实，不因犹太人的仇恨或外邦人的敌视而丧胆。我又何必多说呢？因为我若尽说凡坚持神的信实而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轻弱变为刚强，争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等等，时候就不够了。」

「撒但也有他的信条：就是疑惑神的信实。他说：『神岂是真说？你对於祂的命令没有误会吗？神不会真有那种意思。你的意见太极端，解释太古板了。』可怜，魔鬼拿这种话，来阻挡我们一心信靠神完全奉献给神，不知道有几多次数。」

「多少人注视自己渺小的资源，而估计困难如何可怕，因此，就试作一点小尝试，而竟在他的小试验上失败了。所有神的伟人，向来都是软弱的人，他们为神作成大事，因为他们坚信神和他们同在。」

「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真有一位信实可靠的活神，我们就应该抓住祂的信实，毫不放松。既抓住祂的信实，我们就可以进入中国内地各省；抓住祂的信实，我们就能面对各种困难与危险，而操必胜的信心。我们可以很靠得住的得到力量，经费，及其祂一切的便利，作成神的工。我们不要局部的靠神，而须天天时时刻刻服事神，彻底仰赖神的信实。」

经过多年的祷告，戴氏的大妹和她的丈夫，决定献身主持内地会英国方面的工作。戴氏十分欢喜，就准备带八名教士回中国，主持内地的工作。因为中英关系紧张，许多朋友劝他不要走。有人说，「恐怕你一到中国，就要回来。至於派人到遥远的省，更是谈不到。」

戴氏不以他们的意见为然，即定妥某只法国邮船三等舱位，一八七六年九月四日开往中国。船开一个礼拜之内，李鸿章在烟台和英国驻华大使签订条约，准英国侨民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旅行或居住。戴氏在海上尚无所闻，但是他因着信，早知神要为他们开路了。。

第二十章华西门户四十四至四十五岁

由於一八七六年的中英『烟台协定』，中国政府准许外国人在中国内

地自由旅行，然而内地绅士却仍抱反对的态度。实际上，除内地会教士之外，外国人少有深入内地者。相反的，内地会教士，多趁机深入，以便广传基督福音。祝氏先入湖南，後由湘西入贵州，在贵阳开始布道。戴亨利入河南，在汝宁布道；由汝宁出发，到河南许多县传福音，备尝艰苦，卓著成绩。

又有义士敦及巴格道深入中国西北，麦卡悌入四川，在重庆设立教会，至今还在进展，为内地会四川工作的中心点。湖北，宜昌有李格尔主持工作。更有人西进直到西藏边境。统计内地会教士所历路程，约有十万里之远。而范约翰及施亨利自缅甸入华的计划，因英帝国的印度政府不给护照，功败垂成。我们想到中国内地之难行，地方绅士的反对，卫生环境与气候之不适合西人，而在短期内有这样惊人的成绩，其热心与毅力，实足以令人钦佩。这些急先锋深入中国内地，一切的接济与策应，非常繁琐困难，都由戴德生一人先由镇江，後从武昌指挥并协助。有时这些热心教士不免受逼迫或被驱逐，乃至绝粮。这更使内地会的领袖难过，然而他已学会一种秘诀，就是将一切的重担放在主耶稣的肩膀上。有一次几位教士正在困难中，李格尔来见戴氏，临走听见他吹口笛，调子是：「耶稣，我正在休息，休息,,,,,。」

李格尔怒向戴氏说：「同工遭遇危险，你还有心吹口笛？」戴氏回答说：「你愿意我着急发愁吗？那是不会帮助他们的，只使我失去工作能力；我只好将我的重担卸给耶和华。」

戴氏在这时候不大健康，而工作又极繁重，若再加上忧虑，非病不可。他的工作之辛苦，可以从他视察九江工作时写给戴太太的信中看出：「风又大又冷，我坐在阁楼矮室里的窗前写信。我坐的凳子不及一尺高，而坐时却能摩着屋顶的瓦。夜里落雹，穿过瓦缝而入；早晨工人扫成一堆，宽广各一尺，厚约一二寸。我一直写到上午三时，手指都冻僵了。人的天性不欢喜这种经验，然而我心里快乐，因为这是天父所安排的。」

戴氏常以各差会的教士不能合作，彼此情疑，互相批评为忧，认为应当开一个联合大会，大家见面，联络感情，交换意见，研讨共同的问题，为此禁食祷告，不断求主捆绑撒但，不让他捣乱。到了四月，十七位华西同工及十位其他差会教士开退修会，追求神恩。一月後，各差会都派代表来上海开联合大会，到时圣灵作工，撒但销声匿迹，各代表非常亲热，一团和气，会毕尽欢握别。戴氏於五月十二日写信给戴太太说：「今天下午

我读一篇论文，蒙神大大赐福。现在各差会的代表对我们的情感很好。」。

第二十一章为爱耶稣的缘故四十五至四十七岁

中国基督教各差会联合大会在上海召开，戴氏为召集人及东道主，责任繁重，异常劳苦。那时他患神经痛，所以更加辛苦。虽然如此，他还是不辞劳瘁，立即准备到浙江各教会视察。

所到之地有黄岩、温州、丽水、永康、金华、兰溪，衢州等府县。从一八七七年五月至十月，一路备受教友之热烈欢迎，并多多造就他们的属灵生命。

戴氏视察浙江各教会的时候，遇到许多中国领袖及传道人，觉得他们也应当开一个会，大家集思广益，联络感情。浙江英美各差会在宁波联合举行全浙中国牧师及传道人大会。结果非常完满，远超乎意想之外。戴氏写：「这次的会是我生平所见最有兴趣的大会之一。我们看到中国弟兄才能之高，觉得又奇又乐。回想在不久之前，他们根本不认识主，我们大受鼓励，并希望以後有更大的成就。愿主叫中国各省都能早开这种大会。」

耶稣圣诞之前，戴氏第四次回到英国。离别十六个月之後，全家团圆，其乐可知。戴家有子女六人，连同一个义女（即董氏的孤儿）共七人。家中时闻小孩笑语声，又适逢耶稣圣诞佳节，更使远来的父亲眉开眼笑。然而，戴氏却不因家庭之乐，而稍忘中国属灵的需要。回国後，立刻筹划如何再送二十四名男教士，六名女教士到中国去。

这时华北饥荒十分严重，将要饿死的入约有六百万。戴氏日夜忙碌，用文字及讲演广事宣传。

英国人士深表同情，捐款源源而来。戴氏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不但可以讲道，并且可以行道。但是，款项虽有着落，施赈的人却很成问题，尤其是女界的领导者。找来找去，没有一个比戴太太更合适。可是她的丈夫刚从中国回来，身体又不大好，需要她的看顾：家里又有七个小孩，而且秀弱女子，深入闭塞守旧的山西，更是困难重重，不但辛苦，而且危险。戴太太还是毅然表示愿去，但是向神要求两个凭据：一个就是有款可以略备行装，另一个就是需有五十镑英金留在家里，供给小孩的需要。神若要

她去，望先替她解决这两个问题。果然，次日就有人送她十镑，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五天早上戴雅各老先生来信，赞成她到中国主施赈，并附五十镑的奉献，第二点又不成问题了。戴氏的大妹说：「既然珍尼（戴太太）蒙召到中国去施赈，我也蒙召看顾她的小孩。」

这更使她十分放心了。同行的有二位小姐。临行收到一封信，内附一千镑，给她办孤儿院。她所担心的一点，就是丈夫的健康问题，神又替她解决了：有两家贵族，正要到瑞士去游历，请戴氏一同去，并代付一切费用。他的健康大大进步，就写信给太太说：「我每天必看你送给我的读经指页带，上有『为爱主耶稣的缘故』等字。我感谢主，天天提醒我，你我离别不是为赚钱，不是为小孩，甚至可以说不是为中国，为教士，或内地会，乃是为爱主的缘故。祂配得着我们的爱，祂正在赐福给你，也叫我所遇见的人都对我很好。瑞士的空气妙不可言，我以前实在想像不出它的奇妙。它好像直入我身体的软弱部份，运行医治，我这一切的享受都是神听你的祷告而赐给我的。愿神保守你，充满你，使祂的活水从你的心里满溢出来,,,,。」

一八七七年未过，所求的三十名教士已有二十八名动身到中国去，内地会的机构也大大加强。

最要紧的，就是推定麦卡悌协助戴氏办理行政及文字工作，豪华德（T. Howard）作英伦本部谘议委员会会长，戴氏的妹夫海便雅悯（B. Broomhall）作总干事，都是一等人才，戴氏大受安慰。。

第二十二章「祂在前头走」四十七至四十八岁

一八七九年的春大，戴氏第五次来中国。船走到印度洋的时候，他患了一场大病。到了新加坡，有一位医师上船来看他，认为病势十分沉重，恐怕未到香港，生命就不保了。可是戴氏仍然决定前进到上海来。戴太太在山西梦见她的丈夫在大危险中，情形可怜，并得圣灵启示，必须赶来上海看护他。这时候山西孤儿院的基础已经稳固，又有两位教士的太太来到太原，听以戴太太可以安心离开山西。

戴氏到上海的时候，内地会许多教士等着欢迎他，并和他商量许多问

题。他一时很兴奋，指示甚为详尽，并计划再入内地视察各教会。因为过分劳苦，旧病又发，危在旦夕。医师说：「若不到凉爽的地方去养病，恐怕不会好。」

就决定到烟台去避暑医病。戴太太陪他去一住几个月，健康渐渐恢复。戴氏想到许多教士，尤其是他们的小孩，和他一样的需要这种天气，就抱着希望，要在烟台建筑几间房子，给内地会的教士和他们的家眷避暑养病，并为此事祷告。正在这个时候，祝氏夫妇受不了武昌炎热的天气，又兼工作非常繁重。身体惭渐支持不了，小孩们更是瘦弱不堪。戴氏写信给他说：「如果可能的话，请到此地来。」

但是身边没有钱寄给他作旅费，後来他把不必要的家具出卖，就带家眷到烟台去。一到北方海滨，如鱼得水，如鸟腾空，精神大振，身体也渐渐强壮起来。戴氏看见祝家小孩，在海滩上玩耍嬉笑，满面春风，快乐得很。

在烟台休养了几个月，戴氏觉得精神身体都很好，就决定回上海工作。在途中船遇到大风，情形十分险恶，戴氏着上游泳带，以备万一，後来回想生死全在神的手中，何必靠此区区之物，又把游泳带解下不用。午夜他求神说：「若是合乎你的旨意，就止住这暴风。」

果然，听见船上说，从一点钟起，风雨表的水银开始上升，风渐渐息了。安抵上海及镇江之後，公务极忙，秋老虎又是热不可当，因此得了痢疾，不得不再回烟台养病。

在养病的时候，戴氏天天坐在小屋里，观看一片广阔的海滩，浩荡的海水，饱吸清气，迎面海风，肌爽神怡，乐从中来。又想到同人的福利，希望能够修一间疗养院，给积劳成疾的同工养病；盖一座学校，给他们的子女读书。但是知道买地困难，经费没有，只好为此祷告，等候神的时候。邻近小山有地，非常幽美，地势高亢，海风常来，又有小河，蜿蜒徐流入海，真是理想之地。可是地越好越难得着，暂时只是羡慕而已。却也为此恳切求神安排。有一天，戴氏和祝氏正在此胜地散步，有一个农夫走上来问：「你要买地吗？」二人一看，地点极好，价钱也极公道。戴氏马上决定把地买下来，立刻付定钱。戴氏回忆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的交易。後来邻居的农夫也愿意把他们的地出卖，就一齐都买下来，价钱极廉。」

其次的问题，就是房子怎样盖？自然非用最经济的办法不可。戴氏说：

「我们就用山地的石头，并用地面的泥作砖。恰巧港内有一条打破的洋船，就廉价买了许多硬木，来作木料盖房子。」

一切由戴氏和祝氏自己设计监工。二人虽非建筑工程师，所修的屋，却很结实雅观。这房子就是内地会著名之烟台学校的起点。建筑未毕，戴氏将这一件事交给祝氏办理，自己和同工郭豁达（Coulthard）坐驴车，沿运河到镇江。後来又到武昌指导及欢送正在预备往四川贵州及西北各教士。他陪一队同工上船。在船上看见同工中有人吃不下菜油所炒的菜，就为他们亲自跑了好多路去买猪油，鸡蛋及蕃薯给他们吃，使他们终身不忘。此外，同行的有一个在扬州得救的男童，身患麻疯。同工某小姐写：「我嫌麻疯儿的铺盖奇臭。次日，把最臭的丢掉；但是戴氏已经和他睡在一个房间。」

戴氏之克己待人，公而忘私，从此可见一斑。後来再见面的时候他对这小姐说：「我和你分手之後，为你祷告不知有几千次。」

他虽然处处牺牲吃苦，心里却有极大的快乐。七月间写信给他的母亲说：「我没有法子对你说出我的心快乐到甚麽程度。现在我们已看见主的福音传到中国最远的角落。这真是值得我们为此而生，为此而死。」。

第二十三章为福音劳苦的妇女们四十八至四十九岁

外国妇女到中国内地去传福音在今日是一桩很平常的事，可是在戴氏初到中国的时候有很多西人猛烈反对，但是过了二十馀年，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後来在江西玉山至广信，一直沿广信江一带地方，就有三十个教士，都是女人。这种奇绩，全出乎戴氏的热心提倡和祷告的力量。戴氏说：「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渴望妇女早入中国内地工作，这是我一生的最大愿望。」

起头外国教士以为中国内地遥远，风气闭塞，因此越是深入，困难越多。後来的经验告诉他们，全中国老百姓的心理与习惯都是差不多。惟一的困难就是交通不便，因此不免跋涉山川之苦，如是而已。

关於中国内地妇女对待外国妇女的表现，李格尔太太在重庆曾这样写：「每天平均有几百个人来看我们，我们的家简直像一个热闹的市场。」

因此她忙得不得了，必须在清早三点钟起来读经写信。有几次她因过度疲乏而昏倒，醒时看见许多妇女围着她，神情非常着急；有人用扇子扇她，充分表现她们的爱。有一个老太太爱她像自己的女儿，常常派轿子来接她到家里去休息，为她预备顶好的床铺，天热坐在床边扇她，直到她睡着。临走必办一席好菜，请她饱吃一顿，然後送她回去。

吉德小姐和麦卡悌夫人从湖南入贵州的时候，吉德小姐曾写信给朋友说：「我最爱这些湖南的女人。她们很仁爱，很喜欢接待我们，并听我们讲道。在一个湘西的村庄，我遇到一件很好玩的事。麦太太因为牙痛，不能和我一同出去传福音，所以我就单独出去；途中遇见一个妇人，身体比我小一半，一手抱着婴孩，一手拉着我的手。又有一个女孩，约十五岁，拉着我的另一只手，领我望村庄前进，告诉我说：『不要害怕，我们会保护你,,,,』开会完毕之後，那抱小孩的女子又送我上船。可爱的女子，愿神赐福给她！」威尔逊及富舌德二女教士，长途跋涉到陕西汉中去，和金氏夫妇同工。途中受老百姓的殷勤招待。威尔逊小姐写信给朋友说：「各村庄的老百姓对我们很好，在他们吃饭的时候看见我们，必殷殷相请，一同吃饭。有一对老夫妇，看见我太累了，就殷殷留我住一晚，尽他们最大的能力，使我舒服。」

六个月之後，有一对新结婚的青年巴格道氏夫妇，也来到汉中，预备前往甘肃。威尔逊小姐，看见新妇年轻，路上需要人帮助，毅然决定陪她去，到甘肃秦州的时候，已是深冬了。

七十年前，这些勇敢的外国妇女，为爱主的缘故，跋涉万里，深入中国内地，心中固然有很大的喜乐，然而也不无重大的牺牲。一八八一年，汉中金太太患斑疹伤寒去世，留下一个出世才五个月的婴孩。又有花国香夫人为在贵州之唯一外国妇女，她最疼爱的小孩去世。她遂转入云南，一年半後，她自己也去世。临终时对丈夫说：「我很惭愧，没有作甚麽事；然而我们去後，有很多人会跟上来的。」

内地会妇女的工作，是多年恒切祷告的结果。早在一八七八年，戴氏已经联络许多英国基督徒，为一万二千五百万没有信主的中国妇女恳切祷告。威尔逊小姐将深入中国内地的时候，戴氏对她说：「务必爱中国的妇

女，每天用最好的时间和神交通。」

後来有许多中国妇女对某外国女传道说：「你来使我们心里觉到宽绰，温暖；我们以前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在自己的娘家也没有。」

从此可知，这些女教士，真能实行戴氏的劝勉。。

第二十四章七十个基督精兵四十九岁

内地会用旅行的方法传扬福音是否重要？旅行各处毫无目标有否效果？日後工作是否由流动性变为固定性？一八八一年戴氏在「中国大众」公开答覆以上一类问题。

内地会教士打开华西各省布道之门，已有四年半了。工作如何发展？估计效果岂是太早？当时，在五个新开辟的省内，已有七十人受洗归主。席胜魔先生为当时山西归主信徒中之最著名者，可见旅行布道亦有成就。一八八〇年，伦敦会的魏立氏对内地会的工作写着：「他们开辟传道之门，这正是需要的。别的差会的工作也是好的，但与内地会的工作不同。」

广传真理知识，是内地会不变的宗旨。戴氏以箴言第十一章二十四节为工作进行的原则：「有施散的，却更增添。」

虽然靠旅行布道，求信徒的增加，远不如集中力量，在老教区工作收效之速，然而戴氏却不因此而稍变方针，所以他鼓励各教士继续向内地前进。除湖南一省之外，贾美仁（Cameron），走遍全中国，连遥远的蒙古西藏也都到过。麦卡悌步行广西贵州云南三省，到处宣传福音。范约翰及施亨利由缅甸入云南，在滇西传道，以後来武昌见戴氏，再到上海。

戴氏既以前进深入为目的，自然有许多新问题发生，更不能不随时作新的计划。对於这一点，戴氏对在武昌聚集的同工发表意见如下：「为神工作有几种不同的方法：一个就是尽心拟定一个最好的计划，然後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实行出来。这个固然比没有计划好，但不是服事主最好的方法。其次就是既已详细拟定计划，并立志执行，就求神恩助工作完成。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和神一同发起，请示祂的计划，奉献自己去执行祂的旨意」。大家都赞成用第三个方法，并开始祷告，求神启示关於新工作的细要。戴

氏继续说：「照这样作法，我们将责任交给伟大的设计者——神，而觉得作祂的事，满有甘甜的安息，除了服从祂的领导之外，没有甚麽责任，因为我们是服事一位会设计，能推行，而永不失败者。」

有一天，戴氏和一同工在武昌蛇山散步，二人计算究竟再请多少新教士到中国来，结论是最少须再增加五十至六十名，但是此数还怕不够。这时候，戴氏忽然想到路加第十章一节的话：「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但是一时又觉得要求七十个人，似乎大多；不是没有这个需要，乃是因为经费不够。正在这个时候，这同工的脚踢着草里一点硬的东西。俯首捡起，是一串铜钱，就说：「你看我捡起的是甚麽！我们固然不得不上山来取，但是神确能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钱。」

二人回家，告诉其他的同工，大家开始祷告凭着信心祈求，深信奉主的名作具体的祈求，神必垂听。内中有一个人说：「当第七十个人来到中国，希望大家再聚集，开一个赞美会。」

究竟希望几时达到这目的呢？大家同意以三年为达到这目的的期限。又有一个人说：「到那时，大家天各一方，不容易共聚一堂，为甚麽不马上开个赞美会，在未分手之前，为这七十个教士感谢主呢？」人家赞成这话，立刻就开会，凭信心感谢主垂听他们的祷告。

在这年中，戴氏家庭亦为多事之秋。夏天，在数礼拜之内，他最亲爱的母亲和他太太的母亲相继离世归主。虽然知道她们灵归天家，得享无穷幸福，总不免多少伤感。十月，在武昌开会前，他送别他的太太回英看护七个子女。。

第二十五章更深处五十岁

戴太太回到英国，才知道戴雅各老先生在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去世。戴氏听见这个消息，写信给朋友说：「我敬爱的父亲忽被召回天家，未受丝毫的痛苦。离世於他是有益的。因为想到严冬凄凉，苦煞老人，又况他五十年的同伴——母亲，早已离他归天，不免为他担忧。现在他不能再有苦痛了。一念及此，满心感谢。但是转想到将来没有老家可归，不能得到父母的欢迎，不禁凄然泪下。可是我又想起他们两位，不但安息在主耶稣之

前，而且重新合而为一，永远没有软弱，没有缺陷。至於老家的思念又回到我的心里，然而只是在我所愿意的上方，而不在下界，这真使我十分快乐。」

同年的十二月初旬，内地会的教士又在镇江开会。到会的人都为希望来华的七十教士恳切祷告，并应许继续祷告，直到他们都到中国为止。大会开完，戴氏就预备离开镇江，有五位教士送他上船，在他的舱里再为七十教士祷告。戴氏同他们相约说：「如果你们答应为这件事继续虑告，我就打电报到英国，请总会如数接纳，并派遣他们到中国来。」

约在这个时候，戴氏的大儿子存仁来到中国，大受父亲的欢迎。他在中国忠心事主共六十四年，先在烟台学校服务，後作旅行布道及教会工作。

一八八二年一月，戴氏在宁波草拟了征求七十教士的文稿，其中有一段说：「同人等蒙召，在中国作属灵工作，经过详细的考查，认为必须即时大量增加工作人员。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每日同心向神恳求，加派四十二名男子，二十八名女子，出来帮助我们推进已经付托给我们的属灵工作，并呼求祖国主内弟兄姊妹，和我们同心求主，再派出七十人到中国来,,,,。」

在烟台，戴氏和内地会同人求主加派七十人的时候，正是经费特别困难的时候。他的回忆说：「当大家同坐在桌旁的时候，从祖国发出的信到了。打开一看，信中只附九十六镑、九「先令」、五「辨士」，而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七百或八百镑。当时我的情绪，殊难忘记。我把信再封起来，进入我的房间，跪下祷告，将信放在主的面前，问他怎样处理不到九十七镑的款子。

那时我们的会共有七十几个工作中心，八九十个教士和他们的家眷，还有一百左右的中国同工。此外尚有一百多个中国儿童，在学校里读书，衣食住都靠内地会供给。我先将我的重担放在主的肩上，然後把这事实告诉烟台的同工。人家很严肃，同心仰望主，求祂帮助，其余的人都不知道。後来就有当地的朋友赓续奉献，足以应付该月一切的需要。十一十二两月的情形，大致相同。每次将信放在主的面前，将重担放在祂的身上之後，都得到祂的帮助。主叫我们的心因喜乐而歌唱，籍着当地人士空前绝後的献捐，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

约在一八八三年二月一日，戴氏和几位同工在烟台照常聚集祷告，求主派遣七十个教士。戴氏会议这次的祷告说：「我们知道天父爱叫祂的子

女快乐，哪个父亲不是这样？我们抱着爱心，求祂引导一个有钱的管家，特别为这目的大量奉献，为自己和家人积福，叫我们欢喜，也能鼓励本国小信的人。」

数日後，戴氏动身回英国。船到亚丁时，接到他的妹夫海便雅悯的信说：「在二月二日，收到奉献三千金镑。」

船到法国时，他在「中国大众」看到这三千金镑的奉献人名字如下：「父亲一千镑，母亲一千镑，美丽二百镑，萝嬉二百镑，玻弟二百镑，爱妹二百镑，亨利二百镑，共三千镑。」

如此，神完全照戴氏及其同工在烟台所求的方式，「为自己和家人积福」，供给经费。这种捐献的方式，以前没有，除了这一家再捐一千镑外，以後没有。。

第二十六章「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五十至五十二岁

戴氏快要离开中国回英的时候，读到西番雅书第三章十七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祂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而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船到法国内时候，戴太太来巴黎迎接丈夫。二入同坐在马车里，要说的话很多，却是默无一言。他们的喜乐太深，非言语所能表达，只是手握着手，默然相爱而已。

他们於二月底回到英国，但见内地会声价十倍，为众基督徒所敬重，大异往昔。经过海便雅悯主任八年的努力，大得国内士女的信任，朋友也年年增加。各方来信极多，剑桥有一个小孩写信给戴氏说：「如果冰还未去世，我愿意将我所积蓄的钱寄来给你，去帮助中国的小朋友爱耶稣。」

各方人士对於戴氏的人格及成就，推崇备至，有口皆碑，请他讲道及演说的，非常之多；不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都敬爱他。

最使戴氏快乐的事，就是英国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对於他征求七十教士，表示热烈的响应。

其中最著名的叫作剑桥七杰，而炮队军官何斯德（Hoste），大运动家施达德（Studd），司米德（Stanley Smith）尤为杰出人才。他们的美好见证，感动了不少的英国大学生到中国来传道。一八八三年，情形甚好，值得纪念。一八八四年更好，确是属灵力量与蒙福的高潮。这时，慕迪氏又到英国，使教会大大复兴，信主人数大增，剑桥七杰中有因他归主者，内地会的工作因以更加兴旺。那时工作十分紧张，戴氏日夜工作，通信、会客、开会、演讲、十分忙碌。十个月内所写的信，有二千六百封之多。而这时所收奉献的款也特别多。一年中献身入中国内地传道的有四十六人之多，连同以前二年出发的教士，合计不止七十个人，真是超乎所求所想的。

戴氏看见那麽多的青年到中国去，认为自己也应当亲自到中国，指挥一切。本想带几位剑桥大学生同行，後来因为爱定堡大学之请，就留这几位青年去作见证，戴氏一人出发。到法国的时候，接到以下的报告：「昨晚有二千大学生来赴会，情况极好，这全是主奇妙的作为。」

阅毕，满心欢喜感谢，继续向中国前进。。

第二十七章进步的代价五十三至五十四岁

一八八五年一月下旬，戴氏离开伦敦，第六次到中国来。他希望把扩大的中国内地会各部工作更严密的组织一下，例如设立中国谘议委员会，开办中国华语学校，设立省主任及总会副主任，并到山西陕西去巡视教会。可是撒但深知戴氏所要作的事关系重大，破坏不遗馀力。

戴氏函夫人说：「作成主的工作，必须经过许多痛苦，比我们现在所看得到的还要多得多；无论在物质上，或属灵上，多结果与多受苦似乎是分不开的。大试炼和大恩典时时与我同在。

撒但此刻很忙，到处都是试探；我确知你必为我迫切祷告，斗争真是剧烈，撒但处处围困我，肉体与心常常失败。让它们失败罢！祂不失败。多多祷告，不断祷告，因为撒但向我们猛烈进攻。有时我觉得几乎被这一件事或那一件事压碎，但是一看到内地会奇妙的进步，大多数同工奇妙的

爱，以及祖国及外国所受良好的影响，又觉得即使因此而压伤二十人，也是很值得。倘若你我被牺牲，岂可後悔？不，我们岂不应该甘心，欢喜、渴慕，出任何代价，以争取真实永久的福分？」进步的代价：代价已出，进步也来，戴氏在安庆设立了一间中央训练所，由顾正道（Cooper）及鲍康宁（Baller）领导。同时，请顾氏为安徽省主任，宓道生为浙江省主任，卫养生为副主任。又请范约翰做中国总会副主任，帮助戴氏出巡各区，并在戴氏回国时，代理主任的职务。

扬州内地会妇女训练所主任穆素英女士，患了一场大病，身体很弱，需要调换空气，并作暂时的休养。戴氏陪她坐船沿钱塘江及广信江巡视浙江江西教会，双方得到很大的益处。回到上海，遇到一件重要问题：上海某人在虹口有一块地出卖，约七亩（见注），地址很适宜。地主要价二千五百镑，内地会这时很需要买一块地，修盖房屋，以应逐年增加的需要，可惜没有现款，就将信件事带到主的面前，求祂解决，奇妙很得，就在这祷告会中解决了。有一位新到的教士，从前是一个富商，听麦卡悌讲中国的需要，献身出来传道。因为一时不能将生意结束，不得已耽搁到这时候，戴氏也因不得已而耽延回国的日子，因此二人得在上海相见，办成这件事。这人立即奉献二千五百镑买地，後来又自动捐款，修盖全部房屋，真是奇妙。

戴氏到这时，方才得到工夫，往华北去视察教会。

注：一九三〇年、该地及其房屋不够应用，乃全部出售，将所得之钱，购得沪西新闸略一五三一号的空地一方，约计二亩，并造大洋房二所及小洋房一所。经一年之建筑设备得以完成，竟於一九三一年中日战争前六礼拜，完毕迁移工作。虹口房屋在战事中受损。神之恩典何其奇妙!。

第二十八章福乐之日五十四岁

戴氏到华北视察教会，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和当地的同工研究怎样使主的福音普遍传入华北，同时访问这些孤零零为福音劳碌的同工，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并和他们商量如何组织本地教会，也希望藉着此行，设立一个中华圣公会四川教区。

这次的旅行是从直隶（河北）的平原，坐驴车到山西太原。一路非常辛苦，泥路崎岖不平，车子颠簸得利害。客店极不卫生，路上难买适当食物。夏天已到，太阳炎热，苍蝇逼人，蚤虱钻肤。行了二礼拜，到达山西太原，住在叶华德医师家里。山西的教士都来太原等候他们所敬爱的领袖，其中有剑桥七杰中五人。当时山西教会开始兴旺，中国同工中有席胜魔和他的朋友张，屈二君为山西很有力的福音使者。

戴氏趁此机会，在太原召集会议。会议的总题是「靠基督解决信徒的个人生活，圣洁问题，以及一切处事应变绰有馀裕」。由戴氏主讲，章必成（Beauchamp）教士纪录，後来编成一本书，名为「福乐之日」。所讲的要点大意如下：「教士应当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多和中国人民接触，多对他们表现同情心，并应以事实证明我们乐意为他们牺牲；不要对人说「世界虚空」，而自己却爱世界，当以基督为中心，医院学堂只是领人归主的方法，传福音是主，开医院办学堂是宾，不可喧宾夺主。如果我们以办医院代替传福音，用教育作用代替属灵力量，若想用教育方法叫人得救，或是迷信金钱、学问、口才，而不专一靠神，那都是极大的错误。

愿我们大家衷心高举荣耀的福音，笃信福音，就是神救人的大能大力，其他一切的一切都应当放在其次。我们若能彻底觉悟，我们所能承担的，都是出乎基督，就永远不会失望。」

太原退修会开完之後，戴氏就和一些同人动身到洪洞去。途中大雨滂沱，泥浆没胫，山洪怒涛，时见沙土崩溃，行路非常艰险。行了两个礼拜，才到洪洞。戴氏会见席氏，印象极好，就按立他为牧师，没有区域的限制。立宋先生为平阳（临汾）教会的牧师。又设立二人为长老，十六人为执事。当日七十个信徒共同「擘饼」（吃圣餐）纪念主。此後大家又向南走了一天路，到平阳府开大会。有许多大宁的信徒在大雨之下，跋涉山川，特来拜会戴老牧师，听他的训话。戴氏又选立屈先生为大宁教会的长老，并派立五位执事，即首途西向，往陕西汉中去。

席牧师的家离平阳三十馀里，戴氏决定到他家里去拜访他，并参观他的戒烟所。同行者有同工四人及戴氏长子存仁。到时已是黄昏，看见一切都布置得很好，院子里张布为幕，预备开会，客厅改作上宾的卧室。大家笑容满面，反映着挂在客堂里朱红幛上的金字「大喜年」三个字。有一段故事使戴氏最感趣的，就是关於霍州戒烟所的开始：有一天席太太对她的丈夫说：「我们为霍州祷告很久，现在是不是就该开始做一点工作？」席

氏说：「我极乐意为霍州作一点事，可惜没有钱，房租又贵。」

她问：「需要多少钱？」席氏告诉她之後，她就走开，不再说甚麼。第二天早晨，她来作家庭礼拜的时候，装饰特别朴素。作完礼拜，她将几包东西放在桌上说：「我想神已听我们为霍州的祷告了。」

席氏看见太太打扮特别朴素，又听这话，有点诧异，就打开一小包来看，乃是她的金银妆饰物：手镯、戒指、簪、钗等嫁妆。席氏说：「你不会把这一切都奉献吧？」

「自然会，」她很快乐的答复，「我可以没有这些东西，霍州不可没有福音。」

席氏就用所得的钱创办这戒烟所。戴氏转向席太太说：「你不为这些美丽的东西可惜？」她回答：「可惜？我有耶稣，还不够吗？」离开了霍州，戴氏赶往汉中，行了二十四天路程，章必成陪他去。天气很热，不得不在夜里走路，白天休息，因此常常走错路。章氏定要背戴氏过小河；老人家起头极不愿意，後来同意了。有时找不到客栈，不得不睡在路旁。走路的时候，常遇到大雨，衣服全湿。在灶前脱衣烘乾。有一次客店主人以为这样触怒灶神，向章氏大发脾气，幸有戴氏作和事老，才把一场小风浪平下来。有一次大雨倾盆，河水暴涨，差一点不能渡过。有时沙土被大雨冲散，以致土崩，几乎遭难。有几次夜里看见豺狼，但是没有来攻击他们。虽然走路十分辛苦，戴氏却是非常愉快。有一次路上无法购买食物，戴氏唱着：「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些伙食。」

章必成听见说：「饮食在哪里？」戴氏笑答：「离这里不远。我们的父亲知道我们肚子很饿，他会快送早餐给我们吃。等到来的时候，你必须先谢饭，我马上就可以吃。」

果然，就有一个人来卖米饭，非常好吃。虽然身体有时不免挨饿，戴氏的灵里却没有饿过。他出门必带火柴、洋蜡烛、及圣经。天未亮之前，他必起来读经祷告。无论地方怎麼脏，怎麼闹，绝不间断。最後到了汉中，看见本地信徒非常热心爱主，大受安慰。本想在这里筹设川东教区，因为上海有要紧事情，催他回去，就决定赶回上海。。

第二十九章求神年内再遣百员教士五十四至五十五岁

戴氏从汉中坐船沿汉江顺流而下，直到汉口，水程约一千英里。汉中教士贝贻士夫妇有一个女孩，名安尼，年五岁，身体瘦弱不堪。她的父母托戴氏带她往海滨疗养。戴氏欣然答应，饮食穿衣，亲自照顾，宛若慈母，其爱心可见一斑。

这次戴氏赶快离开汉中，主要目的在召集富有经验的教士，组织一个委员会，协助范约翰副主任。所以就在安庆召集各省主任，共同退修祷告，然後开会讨论各种问题。自十一月中开到十二月初，并将讨论结果编成一本灰色书，对各职员及教士，都有详明的指示。此外并预备一册华文课程。「内地会工作大纲及施行细则」也加以修改。在上海开委员会的时候，范约翰强调提议，请内地会求主在一八八七年派出一百教士来华，但是大多数的委员以为不可能。

戴氏起头也很怀疑。范约翰说：「是的，可是有这麽大的需要，我们怎麽能够要求比这个更少？」戴氏不能不承认他所说的有充分的理由。在开会期间，大家为此祷告。没有离开安庆之前，戴氏写信回家说：「现在我们正为一八八七年的一百名新教士祷告，原主指示，选择，并供给经费。」

以後他的信心竟超过范约翰。他说：「假使你将一百名新教士在中国所拍的照片拿给我看，不会叫我觉得更可靠。」

戴氏及同工又求主在一八八七年内多给一万镑经费，并求赐下大宗的奉献，免收款手续繁琐之劳。果然，年内收到十一次奉献，共一万一千镑；而奉献自己来中国传道的，共有六百名，但是只能收取一百零二名。十二月八日有一批女教士动身来中国，连同以前出发的，共计八十八人，再加上十二月十五及二十九日出发的人，总数一百零二人。一年前上海有一位老教士对戴氏说：「我很欢喜听见你为增加一大批的新教士祷告。自然，一年内你不会得到一百个，但是比不求这数目，总可以多得几个。」

戴氏说：「我们已经预尝全数来华的喜乐。我敢断言，若是神准你健

在的话，你也要欢欢喜喜的，迎接最後来华的一位教士。」

这话果然应验。迎接末了一批教士数礼拜之後，他就去世了。。

第三十章基督与我之间知者能有几人五十五至五十六岁

戴氏在苏格兰开会的时候，美国纽约州一位青年基督徒，名福亨利（H. W. Frost），来到伦敦，寄宿在内地会会所邻近等候他。关於初次会面所得的印象，他这样说：「我看见戴氏态度从容，毫无私见，温雅仁慈，和蔼可亲，畏心立即消除。从那时，我的心和这位所敬爱的神的仆人，精诚结合，永不改变。」

福氏即向戴氏说明来英国的目的是要和他商量，可否按照内地会一贯的宗旨，在美洲组织一个谘议委员会，协助供给戴氏教士及经费。戴氏一时不能接受这个好意。福氏之扫兴，不言可知。他回忆说：「回到寓所，我经历一生最大的忧愁。当我走入卧室的时候，撒但似乎迎着我，把我包罗在黑暗里。我走了三千英里，而所得的只是一个『不』字。」

福氏虽扫兴，仍不灰心。听见戴氏不久就要回中国，并且如被敦请，愿意经美国，横渡太平洋而至中国，就写信给慕迪氏及「乃阿卡啵湖上圣经研究夏令会」的召集人，建议邀请戴氏来美演讲。他们都赞成，戴氏即於六月底乘邮船到新大陆去。他的次子存义（即此传的原著者），随同父亲赴美。在船上和主有甜蜜的交通与重大的交涉。船上的人谁也看不出基督与祂之间的秘密。正如苏格兰著名基督徒饶得福先生（S. Rutherford）所说：「基督与我之间知者能有几人？」七月，船到纽约市，福氏特来迎接他们到他父亲家里去住，招待十分周到。

戴氏到美国之後，先往加拿大的多伦多开会，备受欢迎。後来到美国麻省北田，慕迪先生亲来迎接到他家里去住。来赴夏令会的有四百个大学生，代表九十个大学。学生最爱听戴氏讲经，慕迪氏不得不宣布在下午另开特别会（平时下午无会，学生自由运动消遣）。

其次就是「乃阿卡喇湖上退修大会」。到会者都是美国及加拿大属灵的信徒，内中有不少是牧师。戴氏只讲两次真理，几乎不提中国或内地会，就到芝加哥去开会。关於这一个会，福亨利说：「有一位布道大家，认为戴氏所说的话，几乎像神的直接启示。有同样感觉的很多。」

芝加哥的会开完後，戴氏又回到纽约州阿帝卡福氏别墅去休息。

「乃阿卡喇退修大会」在戴氏离开之後，有一个意外的大转机；圣灵大大作工，抓住全体会众，青年男女热烈奉献金钱或自己为主服役。福亨利忽然变为中国内地会的临时司库。所收的钱足供八个教士在中国一年之用。福亨利半夜回到阿帝卡，戴氏到车站来接他，等到了家之後，才将会中的好消息详细报告出来，关於戴氏的反应，福亨利这样说：「他庄严静听，似乎说了一句『赞美主』，或是『感谢主』，此外毫无表示。我承认，只这一次，我对於戴先生有点失望。他不但不快乐，似乎反觉得多一个重担在身。他站着深思几分钟，然後说：『我想我们最好作一下祷告。』於是他在床边跪下，求神指示他一切所经过的事的意思。我也渐渐明白祂的意思了。」

经过恳切祷告之後，戴氏清楚神的旨意是要设立一个北美洲分会。慕迪氏也劝他立刻征求工作人员并介绍自己的几个学生。戴氏的征求文中有下面一段话：「有教士而无经费不会使我担忧，因为主必当心祂自己的工人，祂并不要我负这责任。可是有金钱而无教士，那是一装很严重的事。亲爱的美国朋友们，我以为倘若你们给我这个责任，而不从你们中间送出几个人去使用这金钱，那样对待我们是不大仁爱的。钱我们已经有了，人在哪里呢？」在短短的时期内，表示愿意到中国内地去的有四十多人。被选的有八人，四男四女；而这八人的亲友表示愿意供给一切费用，所以原款还是一点不动用。戴氏讲到这一点说：「分别为圣的金钱，如同耶稣所祝谢的鱼和饼，是用不完的。」。

第三十一章十字架并不轻省五十六至五十七岁

戴氏北美之行，得到意外的成功。可是从过去的经验，他深知每次特别成功之後，必有一度大试炼。范约翰也深明这个道理。果然，船到横滨的时候，就听见烟台学校校长挪利时，因为要救学生，自已被疯狗咬伤，

死於畏水病；湖南教会的急先锋吴立诚也去世了；到上海又听说一个很有才德的青年与世永别；又有一位很属灵的女子危在旦夕。一月之内，死丧三个男人，一个女人，殊可惋惜。戴氏写信给戴太太说：「我几乎不能自持。我的心像一刚断奶的婴孩；我愿意单独安静在神的面前。最伤心的，就是一位刚从英国来上海的青年妇女，忽然神经错乱。又有一位聪明美丽的少年女子在内地死於天花。香港最後打电报来说：顾正道肺炎很重，不知能否活到船开入上海的时候。」

戴氏在一八八九年一月，写信说：「试炼如风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的会所以前常当作医院用，今且用为疯人院。然而我知道主是完全对的。现在我们毫无办法，只可忍受试炼，等候神。他没有弄错，绝无错误。就是在今日情形之下，我们也是感谢，顺受祂的措施。虽然目前似乎很神秘，不久之後，必能欢然看见祂的智慧与爱心。」

还有一件事比上面所说的更可虑，就是英国谘议委员会里面有人因为不明白底细，而反对戴氏这次在美国组织分会，甚至声言要辞去谘议之职，情形十分危急。经过戴氏谦虚忍耐的说明和至诚大公无私的感化，各谘议都能谅解，抱着虚心研究的态度。四月五日戴氏写信说：「我们的盼望都在乎神，神能应付一切意外的急变。」。

第三十二章「如鹰展翅上腾」五十七岁

伦敦谘议对於美国分会之组织颇持异议。戴氏认为非回英国亲自解释，不容易使各谘议彻底明白，所以就决定回国。这时那位患神经病的女教士已经渐渐好了，上海会所的设计也已经详密研究，作最後的决定，交与建筑工程师执行了。建筑经费全由捐款购地的那位教士一人负责，不动用内地会的公款，所以戴氏就在一八八九年四月，乘法国邮船回英国去了。

戴氏一生成功的秘诀，就在他的谦虚；事无大小，不敢自负，必须多方祷告祈求，靠主得胜。

这次往伦敦之前，他写信给范约翰副主任说：「想到我可能像参孙，不知道主已离开他，冒然出去迎敌，以致大败被俘；眼睛被敌人挖出，言念及此，不寒而栗。愿主保守我靠近祂自己，否则我们所作的，不但无益，

反而有害。但是为祂自己圣名的缘故，祂必保守我们。」

信徒抱这种态度，接物应事，可操胜券。五月底又写信给副会督说：「我想一切都能顺利解决。从我们的大试炼，可以得着很大的好处。」

七月四日，又写：「在这些事上，我们不能不看见神的手指挥一切。祂俯听了我们恒切的祷告。今日谘议的诚恳，非数年来所能比。为这一切，我们理当感谢赞美。」

不但美国分会的问题都解决，在英国的机构也加强了，在格拉司哥市组织了一个谘议辅助会，辅助伦敦谘议委员会，办理苏格兰内地会教士候选人事宜。在伦敦又成立了一个谘议委员会妇女部，办理关於女教士候选人之训练及辅助事宜。

英国谘议委员会问题满意解决了之後，戴氏应大陆之请，横渡大西洋到美国去。这时北美谘议委员会秘书福亨利，因父亲经商遇到意外的大失败而供给停止，顿入困境，想把华丽房子出卖，但是恐怕他的太太不能同意。有一天福太太读到哈该书第一章四节：「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麽？」大受感动，劝丈夫把房子卖掉，专心为内地会事主。夫妻同心，十分快乐。乃阿卡喇大会的奉献虽然很多，但是大多数指定给某某教士用，所以北美谘议委员会的经费还是没有着落。戴氏将捐给他本人的二百五是元美金转送福君，并对他说：「此外我不能应许甚麽。」

福亨利当时颇觉为难，但是以後恍然觉悟说：「二百五士元美金，再加上主，尽够了。」

假使当时他能够预先看到，在十七年内，北美分会收入五十多万元美金，又加上价值四万元美金的产业，就不会那样的提心吊胆了。

戴氏在美国五个礼拜，到过十八个地点，对四十几个聚会讲演。在麻州北田开会四天，慕迪氏对内地会的兴趣益加浓厚，献北田旅馆供教士获选人训练班之用，并亲自教授圣经一个月。

八月离开美国，应瑞典之请，次子存义随行，备受各教会之热烈欢迎。瑞典女工召见，殷殷招待。戴氏读列王纪上第十章一至十三节，宾主尽欢而散。关於此行之印象，戴氏说：「自从到达瑞典至今，听我讲道约有五六万人之多。我相信，许多听众心里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瑞典人民之仁爱，以及招待宾客之殷勤，超过我所见过的任何国人，而我所见过

的人，不算不多。」

招待戴氏最周到的，就是贺姆格览牧师，六个月之後，并在瑞典京城组织一个谘议委员会。

戴氏凡事必遵从主的旨意，没有清楚之前，必等候主，力求完全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大大蒙神的赐福。他的灵性日进无疆，正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三十一节所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第三十三章「给凡有血气者」五十七至五十八岁

主耶稣快要离世升天的时候，吩咐祂的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万民」二字英文圣经翻作「每一个受造者」，意思就是每一个人。有一天，戴氏看到这节圣经，恍然大悟，觉得以前真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主明明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每一个人听。」

而他却以为倘若中国内地各省，都有几个教士去传福音给人听，就心满意足了。那真是大错特错！他後来作一个比喻说：「假使一个国王派出一百个兵丁，想要征服地广民众的中国，岂不可笑？」戴氏还有一点新觉悟，就是主耶稣的每一条命令必须绝对服从。我们不能略微服从祂——高兴时就服从祂，不高兴就听自己的便；觉得容易就服从，不容易就偷懒；对於自己有利就服从，否则规避。祂若不是完全作主，就是完全不作主，绝无半是半非的关系。他认为对中国每一个人传福音，不但是应该作，而且是作得到的事。他从前和宾惠廉作旅行布道，一天平均可以传给五百至一千人听。以当时英美各差会力量之大，再加上数万中国信徒，若能同心协力，分工合作，就没有作不成的道理。所以就趁着各差会第二次教士联合大会开幕请他讲道的机会，把这个大问题提出来，并於同年十二月将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国大众」，以广宣传，得到全世界教会热烈的响应。现在节译几段如下：「讲题：主给五千人吃饱。听主讲道的人很多，门徒认为没有法子给那样多的人吃饱。然而这大众的确需要饮食，并且必须立刻给他们吃饱，否则来不及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单有门徒是不够的。他们

或者会说：『可怜的人！』『可惜我们不能多得一点面包。』虽是这样说，大众却只好空肚回去。但是主就在旁边，因此大众都得吃饱，得到力量，满足而归。」

「门徒很迟钝，容易丧胆，容易灰心，但是主与他们同在；他们可以听见主的声音，服从他的呼召。主也不责备他们，不轻看他们，不弃绝他们，而很仁爱的领导他们，任用他们，没有一件事不是藉着他们作的。今天这位坐在天父右边的耶稣，是否也须籍着我们作事，藉着我们这些枝子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可否让我代表各位说：『现在我们重新奉献给你，愿你的灵教训我们，充满我们。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为你所用，以拯救这伟大的中华民族』。」

「今天我们是否对主耶稣保持这种关系？我们能否在祂的面前作无限制的奉献？我们不知道将来的结果如何，也不知道需要出多大的代价；但是祂知道，那就够了。」

「那麽我们就来试一试吧。遍查新旧约圣经，没有一处叫人『试一试』。我们不要试一试服事主，乃是要爽爽快快，切切实实的服事祂。我们若完全服从祂，必得到圣灵的充满，正如五旬节门徒得到充满一样。凡顺服祂的人，祂必赐给他们圣灵。祂的资源没有限量。在祂的手里，贫穷变为最大的财富,,,,让我们只管顺服，不尚理论。祂不会错，永不改变。」。

第三十四章络绎来华的一千教士五十八至五十九岁

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教士联合大会决议，向全世界的基督徒请求，在五年内，遣送一千教士到中国来。同时大会公推若干人为执行委员，并指定戴氏为主席。执行委员会送出一篇文告如下：「为三万七千万未听过福音的人民呼吁：我们深知这工作范围之大，责任之重，同心迫切呼吁。我们以不能动摇的信心，藉着复活之主的大能，呼召一千人进入神的葡萄园工作，并求主感动祂的管家，慨解义囊，供给神的工人。我们将不断向祂呼求，成就这件大事，并叫我们亲眼看见，大功告成。」

在这时候，神已在全世界开始工作。远在澳大利亚洲的美尔布恩有四位神的仆人，圣公会牧师马卡缔尼及助理牧师巴光明，长老会牧师莫东，及浸礼会牧师玻德，这四人都认为澳洲基督徒应该有份於「中华归主」的大运动。因此他们就开始和中华内地会通信，结果巴光明被选到中国来。此外有人建议组织澳洲分会，正如美洲分会一样。

澳洲之南有海岛名叫塔斯曼尼亚。岛上居民李德夫人有女儿曾到中国内地传道，後来因病回到母家疗养。玻德牧师请李德小姐和她的妹妹到美尔布恩去推进「中华归主」运动，一时大受当地信徒的热烈欢迎。有许多人献身来中国传道。也有很多人奉献金钱。李德夫人请施乔治秘书写信请戴氏到澳洲去。戴氏闻讯，大受鼓励，就打一个电报到美尔布恩去。对於澳洲组织分会表示同意，并表示乐意来澳洲一行。至七月底工作较轻的时候就动身去了。章必成及一个秘书随行。

戴氏到了澳洲，男女老幼信徒都很爱他。有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在一年多之後，作成一套洋囡囡衣裳，非把它送到中国给戴氏不可。她说，「因为我太爱他了！」新谘议委员会开会，戴氏列席，参加意见。有一位谘议员说：「我们所决定的，几乎都是他所贡献的意见，而却好像是自己的意见。戴氏帮助人，而不让人知道，真是妙得很！」戴氏感动人的力量非常之大，事实可以证明。他到澳洲一行，六十多人献身到中国来传道，金银的奉献，更是源源而来。随戴氏即来中国的，有男女教士十二人。七月二十一日船到中国上海，戴太太从英国到上海等候他，给他很大的安慰。在半年之内，从各方面来到上海的内地会的教士共有一百三十一人。

戴氏所作「给凡有血气者」的文稿被一位瑞典牧师傅兰仙看见。他深表同情，并在欧洲北部，鼓吹不遗馀力。与德国同道组织「德华同盟联合会」，与内地会分工合作，除受本差会管辖之外，并受内地会总会之指挥。傅兰仙原籍瑞典（後来入美国籍，所以又在美国力事鼓吹，劝勉瑞典侨民信徒，并建议每一教会，负责供给一名教士，大告成功。就在美国组织「瑞华同盟联合会」，与内地会合作。

有一天本书原著作人之一看见两个好看的北欧洲人走入内地会上海总会所，副主任范约翰去迎接他们的时候说：「这一定是瑞典国人。」

副主任问，「你们一共有几位？」他们回答，「三十五人，还有十个或十五个下礼拜来。」

大家聚会的时候，他们善弹六弦琴。全体高吟，歌声嘹亮。他们祈祷用瑞典语，英美教士只听懂「耶稣」，「中国」而已。然而在属灵的交通上，大家没有丝毫的隔膜，因为都是在一位主的里面。。

第三十五章掘深水道五十九至六十岁

各差会求主差遣一千名教士到中国传福音，撒但立刻大举反攻。长江流域到处有暴动，毁了各差会不少的产业。这时候范约翰已回英国，戴氏十分忙碌，辛苦得很。他写信给朋友说：「人类的大仇敌撒但肆行攻击，至为毒辣。我认为近日的暴动就是对於联合征求一千名教士的答覆。但是神会对付他；他固然大有权能，但是神是无所不能的。」

戴氏认为教会遇到危险的时候，正是教士为主作美好见证的好机会。因此，他就写一封公函，送给每一个教士，大意如下：「我们常常勉励中国信徒忍耐艰苦，为主牺牲。倘若他们看见我们安稳舒服，就必以为这样开口劝人，谁也会作。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必细察我们的行为，看我们是否真信神的保护是完全可靠的。倘若他们以为我们靠军舰与军队过於靠永生的神，那就太可惜了，在危险的时候，我们的一举一动所给他们的印象，比几年的教训更深。我们若肯为福音受苦，必能得到他们的同情。危险的时候，乃是用榜样教训中国信徒的最好机会。」

这次各地的暴动约有五个月之久。大多数的内地会教士并未离开岗位。後来神听祷告，一连下了一个月的雨，暴动才停止。

在暴动的时候，戴氏对於各工作中心同工的关心，可以从写给伦敦内地会的信中看出，「豪华德先生：就是你也不容易了解我在中国工作的底细，例如怎样认识并爱惜每一个亲爱的同工，注意听他们的忧虑，困难，失意，分争与疾病；如何设法帮助他们，以及收阅电信，报告危急死亡，杀人放火的事，并指示对付的办法。至於寻常繁琐的职务，以及五百名教士每月的供给，更是一言难尽。只有一个方注可以使我不致完全被重担压倒，就是将每一件事带到主的面前，求祂帮助。祂诚然帮助了，祂绝不误事。」

有两件事令戴氏非常操心。第一件就是二三年来英国方面的自动捐款

逐渐减少。对於这一点，戴氏谦虚在神的面前自问，在自己心里或上作上，有甚麽不对，足以拦阻神的赐福。结果，英国的奉献虽减少，别方面的收入都有增加，足以补足一切的需要。

第二个难题是：中华内地会最高的权柄，究竟应该操在中国，或是在英国？对於这一点，戴氏的意见可从下面的信看出：「想爱的范约翰：柏迦先生的意见很对，最大的问题，就是关於最後的决定权。这权只在中国行使，但是我们必须用最温和，最忍耐的态度，把理由放在谘议委员会之前。这是主的工作，他的兴趣最大，他必帮助。」

後来戴氏亲自到英国去，请各谘议员同心祷告，等候主，同时用最好的态度，详细说明，内地会的最後决定权，应由久居中国，富有经验的人就地决定，方能切合实际问题。结果，伦敦谘议员都能谅解，皆大欢喜。

这时候上海内地会教士之中有人追求圣灵充满，结果有几位得到能力，信而归主的人大增。

戴氏在这时候送出一封公函给各教士，大意如下：「今日各差会最大的需要，就是圣灵显然的同在。我们已分送了几十万份的福音书籍，作过几万里的旅行布道，然而信而重生的人太少了。我们必须谦卑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恐怕没有几个人满意我们的工作。也许有人以为若扩大我们的组织，就能得到更好的成绩。可是我深深感觉，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组织的扩大，乃是圣灵的充满。假使我们所接触的十人，或是一百人，全然无效，那末再加一信的人，有甚麽用处呢？我们若停止工作，谦虚在神的面前，求圣灵的充满，掘深水道，让他不可抗拒的大能，从我们流出，岂不是好得多麽？」

「现在多少的灵魂，因我们缺乏能力而灭亡。神正赐福给凭信心求圣灵充满的几位同工。我们若预备好，一切都预备好了。让我们求衪检查我们的心，扫除一切阻挡衪工作的障碍物。

使衪可以藉着我们施行大能。倘若我们中间有人时出怨言，诽谤同人，喜欢妄谈笑语，让无关紧要的事妨碍神的工作。或是忽略读经祷告等事，就当向神认罪，要求衪照衪的应许，饶恕我们，并当心以後不再犯罪。既已除掉一切障碍，降服在神的面前，就当从新奉献，用信心接受圣灵的充满，让衪占领，并管理这已经洁净的殿。」。

第三十六章前进六十一至六十二岁

戴氏写信给范约翰说：「最近我们得到很大的鼓励。昨天我们收到一千六百镑，作前进运动的用途。当我们勇敢前进的时候，神每次叫我们所作的，尽都顺利，是不是这样？」为推行前进运动，戴氏两次到德国去鼓吹，深信必能从德国得到很多很好的教士到中国来。此後，又预备到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去呼召青年深入中国内地。这时候「中国内地会史略」已经出版，销路甚广，感力也大；在一月内，竟能收到一万金镑的奉献。

此後，戴氏到美国向信主的大学生演讲「圣灵充满」的意义，听众多蒙恩典。再回上海处理会务。後来又要去华北帮助各处新来的瑞典教士和中国人的纠纷。他的次子对他说：「亲爱的父亲，五月已到，天气炎热，这遥远艰难的路程，恐怕你受不了。或者因此牺牲生命，也未可知。」

戴氏很温柔的说：「是的，但是我们应当为弟兄舍命。」

儿子不敢再说，就决定随同父母一路去。此外还有二媳妇金氏，及女婿郭豁达，一共五人同行。一路备尝辛苦，目不待言。

到河南周家口郭氏的教会，会见教友陈珠波。他是一位退休的文官。他对戴氏十分景仰，上书致敬，亲送筵席，款待嘉宾。再三对戴氏说：「若不是因为您老先生的工作，我们不会知道主耶稣的爱。」

有一个穷苦信徒对戴氏说：「我常想到我们的首席老牧师，他的生命是何等的贵重，但是他不很健康。我还未老，可能再活一二十年，但是，戴先生——老师，我愿意你知道，如果我忽然死了，那是因为我已经求神将我的馀年加给老牧师。这事不足道，不过是我在主面前一点意恩而已。」

从周家口往西安进发，途中大雨不停，山洪怒冲，路面如同泥沼。有一次，正将过河，有一驴车抢先入河，在河中被山洪冲倒，驴仰人翻，车子打滚，几乎丧命。戴氏及同伴得前车之鉴，绕行安全之路，得免危险。走过西安平原，看见沿路教会工作处甚多，与八年前的黑暗时期不可相比，给戴氏不少安慰。再走十七天，安抵西安，在那里和瑞典教士们开了几天会，划分西安以北至甘肃省为瑞典教区，任用濮多马为主任。从此内地会和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

一切会务处理完毕，戴氏和同人就从西安向东入山西运城。这时天气极热，车中温度华氏一百二十度，不得不改为夜行昼息。将到平阳府的时候，有人迎面而来，操英语问：「前面客旅莫非是戴老牧师及其同伴？」一看乃是何斯德及席牧师，特来欢迎。席牧师请戴氏及同伴到他家里去住两天。家中布置甚好，招待之殷勤诚敬，无以复加。当戴氏向他致谢的时候，席牧师凝涕说：「想到先生为传福音给我们所受的劳苦，今天的招待，真是我一生最快乐的一天。我怎能不款待先生呢？」。

第三十七章「我的杯你们能喝麽？」六十三岁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戴氏在平阳府席牧师家里作客的时候，听见中日战争爆发，第二年四月就结束了。这一年就是征求一千名教士来中国的末了一年。在五年内由各差会派来中国的新教士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三名，其中男教士只有四百八十名。戴氏一面感谢听祷告的主，一面提醒各教会不可自满，因为主要的目标——传福音给每一个中国人听——离成功之日还远得很。

戴氏从华北回上海不到一个礼拜，就开始收到书信，报告内地许多地方暴动的消息。从沿海到西藏交界，各省都有暴动。除重庆外，四川各工作中心都受暴徒的攻击。秘密会到处活动，被裁的兵带枪四出骚扰人民，圣公会的司徒华德夫妇及他们的小孩与八个同工都被暴徒杀死。

青海西宁回教的变乱最久，也最利害。二年内被杀人民有八万之多。当时内地会教士竭力救助受伤及饥饿的难民。浙江温州亦有暴动及霍乱流行。教士及中国信徒死於霍乱的共有九人，真是祸不单行。

从另一方面看，可使戴氏得到安慰的事也正不少：就如教士所办救济的事，引起中国人士的信仰，使传道工作容易推进，中国信徒忠勇救护外国教士，证明过去的工作不是徒然。至於神奇妙的拯救，更是处处可见，叫各处的信徒感赞不已。

在英国方面，各处信徒也纷纷开会为中国祷告，并立志加倍努力，认为这种不幸的变乱更足证明中国绝对需要神的救恩。而对於惨杀的详细情形，却不愿提起，以免刺激舆论，致引公愤。如此，个人的情感完全消灭，

竟如基督舍去性命，为欲拯救万民。

戴氏得到暴动的消息，非常焦虑，但是远在数千里之外，缓不救急，爱莫能肋，只好将各教士及信徒的生命交托在神大能的手里，并日夜为他们祷告。「这杯你能喝麽？请看戴氏怎麽说：「在忧患之中，许多灵魂得救。有的虽受阻扰，仍然得救；有的因受试炼而得救。一八九五年得救的人，居然比以前任何年更多，想到这里，大得喜乐。」

他又说：「圣灵似乎在全世界为中国作工。」。

第三十八章再前进六十四至六十七岁

戴氏感觉自己的身体渐渐衰弱，而且病後健康的恢复远不如从前之速，就注意预备继承的人才，并设法使内地会的组织健全起来。於是任顾正道为助理主任。在各省设立主任，督导各该省的工作。又在上海任用专门人才，分掌文书、会计、运输、建筑、医药、等事宜。在浙江视察教会的时候，又将衢州一带地方划为德国同盟差会教区。一切重要事务处理完毕之後，就应友人之请，和戴太太往印度，参观印度的教会工作。又从印度赶回上海赴内地会春季例会。会议完毕之後，将主任职务交给顾正道代理，就和戴太太回英国去了。总干事海便雅悯就在戴氏这次回英国的时候退休。他会为内地会忠勇负责二十年，贡献极大。

回到英国之後，戴氏最关心的事，就是「前进运动」。他在英国不断旅行，对各处信徒演讲。

因为过度疲劳，弱体支持不了，就应柏迦氏之请，到法国南部去休息两个礼拜，然後转往德国演讲。到了柏林，住在彪克拉公爵的家里，备受公爵的优待。戴氏到德国之後，方才发觉德国的教会领袖对於内地会的制度，非常怀疑，态度一点不好。德国贵族妇女大维巴纳夫人对於戴氏的工作非常同情，同时也很知道德国牧师的态度，所以就在她的公馆开一个茶会，邀请戴氏及柏林的著名牧师，藉以沟通意见，解除误会。关於这一次的茶会，她有笔记，略译如下：「英国来宾站在我们的中间，身材并不魁梧。他的淡黄卷曲头发，令人感觉他的年龄比较轻些。」

但是这位虚怀若谷，以天为念的客人，真能克服听众对於他个人及其

工作所持隐藏的偏见！在交谈之中，有人问：「近来内地会接纳德国教会中几位很有才学的青年。他们怎能和美以美会及浸礼会的教士同工呢？」戴氏回答说：「最要紧的，虽然内地会的同工来自各公会，但是他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我认为救人的伟大工作，可以胜过神道学的派别。我们的标语是：『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体了』。主所选择的器皿，在祂的手里，就是最卑微的，也能荣耀祂的圣名，正如在大自然之中，有山林中的大树，也有草地里的小花。无论大树或小花，都是神所栽种的。比如我个人，并无特别天才，天性有点退缩。但是我慈悲的父神倾向我。

我自小信心软弱，祂却加强我的信心，教我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安息在祂的里面，为小小的事情求告祂。」

有一位牧师说：「听说你向来不找人捐款，但是所得到的捐款却是很多。但是我们主张训练信徒作有系统的捐献。」

戴氏说：「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是甲得到一种引导，乙得到另一种的引导，各人必须按照自己所得到的亮光去作。刚才我说过，因为我的软弱，神承认我所用的工作与祷告方法。我绝无意劝人模仿我的方法。你训练个人及教会全体作有系统的捐献，用意很好。」

正在这个时候，太阳照在他的脸上，更彰显他心中的喜乐平安。有一个人用手遮眼说：「在这人的面前，我们都该自觉惭愧！」散会时，有一位白头的老教授走过大厅，抱着戴氏的颈项和他接吻。

戴氏从德国回英伦之後，又忙了一个夏天。因为过分劳苦，头痛与神经痛同时发作。医生命令他完全休息几个月，所以就到瑞士去养病。这时候内地会有特殊经费问题，戴氏为此迫切祷告，并拟再到美国澳洲和中国一趟，忽然接到一封信，说莫东先生捐给内地会行政费一万镑，就欣然动身回英国去了。後来又听到莫东先生的遗嘱里还有一笔十万镑的捐款给内地会，戴氏受宠若惊，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因为知道金钱多，不无危险。况且金钱不能救灵魂，惟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才能救灵魂。因此，迫切求神赐下圣灵给各同工，使他们有髑髅地的爱及五旬节的能力。。

第三十九章「父啊！是的„„」六十六至六十八岁

在晚年的时候，戴氏深深感觉要使福音普遍中国各地，最要紧的一点，就是求主兴起圣灵充满的中国基督徒来负起责任。关於在「前进运动」的第二期主文，他说：「可能在这时候，神灵正在未信之人中间大大作工，预备他们的心来接受福音，并叫已信的人，得到更深的祝福，更从他们兴起清楚被召，才学合格，生活圣洁，欲罢不能的布道家。」

戴氏一生谨慎虚心，每有显著的成功，必益加警惕。在第十次来中国的途中，他写：「倘若神的灵大人作工，我们就可以断言，撒但也必格外活动。当我们求主差遣一千名教士到中国来的时候，撒但立刻反攻，使教会遇到空前的暴动与惨杀。这不是教我们畏缩，只是教我们不论何事，必须靠神发动，惟有靠神，才能继续下去。」

戴氏到中国之後，常常生病，天天睡在房里。他写信给一位卧病的皮尔逊博士说：「神费很多心思，把我们倒空，叫我们看见，没有我们，祂的工作还是一样进行。自从这次到中国以来，我的身体非常衰弱，不能不辞去一切公务，但是在不足令人注意之时，尚能为许多事情思想，祷告，并和同工商量问题，相信将来可以结出一点果子，也已学到一点教训。有时神不用我们，而成绩更好。最好的工作不都是藉着很多人作的„„。」

戴氏的健康复原後，就作几次的旅行，藉着通信及会议，促进许多事业，并在上海和二百多名教士作个别谈话。後来又往烟台，牯岭去，工作范围更广。同时他藉着通信，帮助了许多人解决个人或教会的问题。此後英国布道家尹怡德先生来中国到处领奋兴会，神大赐福。

中日战争之後，人民不满意前清政府，时局日坏。欧洲报纸公然主张瓜分中国，引起中国朝野的仇恨。华西发生变乱，光绪皇帝被西太后软禁，慈禧下令倡导仇外运动，西人生命，岌岌可危。澳洲教士明鉴光在贵州与一个黑苗信徒同时被杀。戴氏往重庆赴内地会华西教士大会。因过分辛苦，又患重病，危在旦夕。戴太太日夜服事，毫无起色，就跪下向神呼求说：「主阿！我们不能作甚麼，随你的意思替我们办罢！」戴氏全不知道太太的祷告，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我觉得好些了。」

从此就渐渐好了。

回到上海之後，他们又到杭州去。回想三十馀年前的事，不胜今昔之感。後来又到莫干山去，再往烟台，住了一个月，眼见一百五十个外国教士的儿童，健康活泼，欢天喜地，至感愉快。

此後戴氏又到澳洲及纽西兰去推行「前进运动」，正在这时，慈禧下令残杀西人，义和团起而响应，到处惨杀中西基督徒。那时戴氏已回到英国，转往瑞士养病，接到函电，知道数百教士及中国信徒殉难，黯然魂销，心脏几乎停止跳动，微声说：「我不能看书，不能思想，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仍能信靠祂。父阿！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第四十章风浪中的休息六十八至七十二岁

一九〇〇年，内地会教士殉难的有五十八名之多。此外还有二十一个小孩，有些和父母同时被害，有些不堪其苦而死。戴氏忧心如焚，八月中消息最恶劣的时候，他毫无力气，几乎不能走动，脉搏每分钟从八十次降到四十次，心中极端的痛苦，好像一把快刀，正在杀他。惟有将一部份的消息留下，不给他知道，才将不绝如缕的命救活。

内地会教士虽然横遭惨杀，房屋衣物损失殆尽，却无一点怨言。遍查受害者及其亲友的书信，不见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戴氏主张内地会公物，一概不作赔偿之要求，即使中国官厅情愿赔偿，也不接受。英国外交部及北京英国公使馆，对於这种态度，深表钦佩与同情。

戴氏身居瑞士，心在中国，渴想早回中国，安慰惨受逼迫的教会。一九〇一年夏天，一日在松林中散步，松缄铺径，戴氏滑脚跌倒，脊骨老伤又发，不能行动，中国之行，只可作罢。

数月之後，回英一行，看到许多老友，深得安慰。七十岁生日之前，又回瑞士与老挚友柏迦夫人为邻（柏迦先生已去世），往来甚密，快乐得很。闲时拿照相机，遍摄山、水、木、石、奇花、异草，研究动植物，嬉游於光天化日之下，宛若儿童一般。读经时间很多，把新旧约圣经读完第四十遍，并搜集各种译本，互相比较，兴趣非常浓厚。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向谘议委员会辞去主任之职，并介绍何斯德为内地会第二任主任，谘议员及各同工全体表示同意，深佩戴氏知人善任。

一九〇三年，戴太太发现身上有瘤，因为她的母亲曾死於癌，颇为恐惧，即电召次子存义医师来瑞士侍医。这时美国分会谘议员癌症权威凯立医师，正在瑞士游历，就请他来诊病。一查确是患癌，且病已深，开刀无益，乃婉言：「无须用手术。」

戴氏夫妇以为不是毒瘤，故无须开刀，大得安慰，欣欣然度其馀年。。

第四十一章「祂的道是完全的」七十二至七十三岁

戴太太直到去世以前的数日内，不断写信给亲友，劝勉他们，安慰他们。她最后一举，就是奉献一百镑给内地会，为感谢天父恩典的表示。临终虽然呼吸困难，仍一再对戴氏说：「没有痛苦，没有痛苦。」

天将亮的时候，看见戴氏露出忧容，就对他说」求他快把我带走。」

戴氏一生没有作过这样难作的祷告，但是为她的缘故，就向神呼求，快释放她的灵魂。五分钟之後，她的呼吸停止了。戴氏的孤寂痛苦，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他独居的时候，屡次举起泪眼，看挂在墙上的蓝色法文金句：「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三节）稍得安慰。

几个月之後，戴氏的健康显然有了进步，就想在次年的春天再来中国。到时本书的原著作人（戴氏子媳）随父亲经美洲到中国，一路服事他。一九〇五年四月十七日，船到上海，中国谘议委员会正开春季大会，因此得以会见内地会主要负责人，如何斯德，范约翰，宓道生等教士，从新交旧友得到很多敬爱的表示。数日後往扬州，和穆素英女士过耶稣复活节。在镇江时，步行至教士公墓，看戴夫人及四子女的坟，抚今思昔，不胜依依，转思地上作客之日快完，天家再会之期不远，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平安。

从镇江坐轮船到汉口，看到老友杨格非（Griffith John）及马丁（W. H. P. Martin）二博士，久别重逢，欣慰无似。三人在中国传教，合共一百五十六年之久，堪称难能可贵。休息几天之後，又从汉口乘火车往河南。从

前需走二礼拜艰难的路程，现在一天就可到达。火车开至郾城，戴氏及同行者下车，住在澳洲教士饶裕泰夫妇的家里，见其工作，深感满意。次日往襄城赵理明夫妇的工作处，行了一日陆路，宿过一晚的小客栈。第二天夜里十至十一时之间，有人敲门，欲见戴老牧师，赵理明说「老牧师旅途辛苦，今已安睡，不便打扰他。」

客人说：「不要紧，不要紧！」就从衣袋中拿出一包东西，从纸窗塞进。问是甚麽东西，回答说：「没有甚麽，只是一点小意思，老牧师远道而来，我们当尽东道主的责任。」

说完就走。赵理明一时匆促，未问姓名，有点後悔。到礼拜日那客人作礼拜，戴氏当面致谢。从襄城戴氏决定要到周家口去，因为他的女儿便是该地第一个女教士。礼拜日有人送一乘八人抬的轿子，来接老牧师去讲道，他不肯坐，徒步走去。後来又往陈州府，当地信徒排队迎接，客人自远处看有物发光，近看才知道是「内地恩人」四个金字。又有陈州基督徒勉励会的妇女欢迎他们，并赠送银质徽章，特请戴氏等作陈州教会勉励会的名誉会员，戴氏非常欢喜，将这徽章挂在衣上，直到去世之日。

邻县太康信徒走了一天，特来敦请戴老牧师光临。在路上听说戴氏太累了，恐怕不能去，劝驾的人立刻祷告说：「主阿！我们作了甚麽错事，以致我们的老牧师，走了几万里，离我们只有一天路程，却不来看我们？我们也是他的属灵子女阿！求主帮助他来看我们。」

到了陈州，看见老牧师的身体还好，正在参加施洗礼拜，并对新信徒谈几句劝勉的话。他们就接他到太康，後来又到周家口去住几天，恰巧到时是礼拜日，五月二十一日。信徒知道这一天是戴氏的生日，就送他一幅朱红缎幛，上写「心悦诚服」。

五月二十六日，戴氏又回汉口。这一天是「兰茂密友尔」帆船载内地会同人到中国来的第三十九周年纪念日。五月二十九日坐轮船经洞庭湖入湘江，六月一日下午到长沙。次日礼拜五，早上下雨，不便出门，下午坐轿出去游览长沙城名胜地点。礼拜六上午对中国人讲道，下午赴茶会，见长沙各教士。晚上觉得太累，不愿下楼吃饭，由他的儿子送上楼给他吃。媳妇在房里伺候，她写：「正说话的时候，忽然看见戴氏的头一转，喘一口气，以为要打喷嚏。又连喘两口气，而不呼叫，不说话，不窒息，也不对我看，似乎没有甚麽知觉。我跑到房门喊存义，但是他未到床边之前，

就已安然归主了。脸上的安息与镇静，令人不可思议。宛若一个孩童，安然睡着，连房间也有说不出之平安的气象。中外的朋友接踵而来，站在他的床边。

有一个女人说：『师母阿！千千万万的天使接他去了。』最後一个青年的传道人来了，他抚摩他的手说：『老牧师，老牧师！我们真爱你，今人特来看你，渴慕见你的面。我们也是你的小孩，你为我们开天路，爱我们，多年为我们祷告。你似乎很快乐，很平安，你正在微笑。我们不要你回来，我们要跟你去，我们一定来。老牧师！不久之後，你要欢迎我们。』」一会儿，李牧师和几个同道带一具棺材来，请在长沙安葬老牧师。家属说明家坟在镇江，老牧师有遗嘱说，他若死在中国，必须与夫人合葬，就不再坚请，而将棺材送给家族。大殓之後，众人结队挽送老牧师上船，开往镇江，葬於扬子江边，戴夫人及四子女坟茔之旁。随後上海，伦敦、美洲、澳洲、欧洲各地，纷纷开追悼会，虽帝王丧事，无此哀荣。主人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入，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时，义人在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

第四十二章「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

戴氏挚爱中国，甚至为她舍命，留给她及教会的成绩何其丰富伟大！正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的一生恰如主耶稣逐日向自己死，向世界及其财宝福禄尤其如此。在神藉他所作成的工作中这生命仍然活着结果。

在他离世的一年，已有基督教传道人散布在十八省，蒙古及东北，其中八二八名，系该会教士。是年，因该会工作，信而受洗者共二五〇〇人。拳匪後十年中，该会工作有非常的发展：中国东北的复兴蔓延至中国本部，成为普遍的运动，教会人数因以激增。同时，在四川东北，西藏边界等地开始传道工作，且设立传道中心五十二处。自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五年，该会所创立的教会的数目，自四一八增至七五四处，布道所则自五二一增至一一〇〇所，又在一九一四年受洗的有四五〇〇人。

一九一一年，各差会的教士大半停止传道工作，从事其他慈善事业。

但几乎全体内地会同工仍旧推进布道工作，直接遵行主的使命。如此，神赐戴氏的启示又为继起者所担负。

一八七三年，戴氏说：「我希望开办一个神学院，藉以透彻训练中国传道人士。」

在离世前，这希望并未实现，可是在一九一二年，该会负责四所圣经学校，又於一九四九年，与十八所圣经学校及神学院合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妨害工作的进行，只有些经济的困难。在一九一八的一年中有六千多中国人归主受洗。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初期，中国的教会遇到其他的困难，因不纯正的信仰到了高峰，有些差会受到影响，渐次改变方针，惟独内地会的广大团体仍本原来的基础。一九二六年，该会觉得不能与开办已四年的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合作，因之退出。

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国时局不靖，教会工作大受威胁，该会教士亦遭遇土匪，绑票，及暴徒的伤害。以後，排外运动几使各教士被迫退至沿海一带，使内地会同工有良好机会检讨过去成就，重新计划未来工作。当时，有些其他差会人士对工作前途似乎悲观，但该会同工却以一切困难危险实足激励前进，更靠祈祷，遂重申该会宗旨，其中最主要的乃是将福音传遍中国。为欲完成这使命，教士不必在教区内工作，却须积极到福音未闻之地布道，并使教会仍以自立，自养，自传为目标。一九二九年，为增加二百名新教士事，该会向世界呼吁。

二年後，其事竟成，新教士如数到了中国，预备参加「前进运动」。一九三二年，一队青年教士进入新疆，设立二处传道中心，并加强在迪化的教士阵容。一九三六年，有八八四一人受洗，打破已往纪录，何斯德先生的总主任职位也由唐进贤先生（Gibb）继任。

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日外交关系日趋恶劣，以後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中国遭到无限损失，内地会工作亦受影响。一九四〇年，总主任职务改由华福兰会督（Houghton）担任。在他的领导之下，会务日盛，且能适合需要。太平洋战争发生後，上海及多数其他华东教士被迫进入集中营，临时总会已设於重庆，其余教士逐渐西迁，在不惯的环境中继续工作。

当时该会教士开始学生工作，参加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工乍，果实累累，

自一九二七年起，该会所提倡之教会自立的计划有了明显的效用，在日人所占领的区域，虽然失去教士的团契和帮助，但仍能在患难危险中，站立得住，继续见证福音。所有的成就，真可使这伟大的创办人在天上灵喜乐。他曾流泪撒种，他的同伴也参与劳力，以後的同工却在喜乐中收获。

在中日战争未结束前，该会在祈祷中寻求神的未来工作计划，重新考虑与教会的关系。教士早已明内表示不愿在地方教会中占着领袖地位，而由中国信徒担任一切责任。那末该会教士的地位又如何呢？以弗所书三章十节所说「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的话可作答覆。神以教会为计划的中心，并以她为沟渠，来达到他的目的。

该会的地位既然分明，即成为教会的辅助机关，教士个人则为她之不可少的分子，并以她的名义作工。对那欢迎他们的任何教会，则愿奉献自己的一切恩赐。至於没有教会的地方，他们亦愿以教会名义，或与她合作，来促进布道工作。一九四四年，战事突然结束，这计划得以立即实行。自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九年，内战继起，政局不定，但教士照常回到中国。至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共有教士八百多名，他们决定不因环境的变迁而撤退。他们随时随地的力求与教会及圣经学校合作。局势虽不乐观，信心却可运用。戴氏以屡次经历极大的患难及逼迫为更大的赐福及前进约预兆。

在「中华归主」的事工上，戴氏寻找哪种人呢？在今日谁配受神的托付，以完成这工作呢？他说：「中国需要为救灵魂的缘故，愿意过着任何生活，及忍受任何遭遇的，真实的渴慕救灵魂的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得以补充或接替。这心愿远胜任何才能,,,,。我们所需要的人就是相信真神乃无所不知及信实的神，以致信靠他的；『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以致成为『祷告的人』；相信全部圣经乃神的话，并承认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的宣告，以致准备实行这『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传福音使命的；以及相信永生，以致为此而生的人，凡肯努力工作，而不求赞许的，重视神的喜悦而不管人之反对的，及深爱中国的人，必能计算灵魂的收获及在将来得着荣耀的冠冕。」

当时，他想着外国教士，但在今日，这呼声也对着中国的青年，因「中华归主」之事工终成中国教会的责任。他又说：「为欲拯救世人，我们必须舍己，正如基督将祂自己舍给世人。」

「愿神使我们确知地狱，以致我们必须使人逃避；确知天堂，以致必须引人同去；以及确知基督，以致我们的最高动机和目的乃是引领万民归主。这样，基督始为『忧伤之子』，终成『快乐之王』，正如祂所求的：『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全卷终